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邪神门徒

(二)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金梭传柬

夜幕低垂，一轮皎洁的明月，若银盘也似，自东方缓缓升起，柔和的光辉，轻轻笼罩大地，也笼罩着一片只有数十户人家的荒村。

这小小的村落，便是三姓集。

这时，在三姓集村尾，有一栋孤零零的土屋，门前，尚挂着一方色褪漆落的招牌，上面写着四个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的字“张家老店”。

店门口，这时却极不相衬的拴着六匹高大的骏马，这六匹矫健的骏马，拴在这破旧的店门外，不是透着有些离谱么？

但是，这却正是大旋风白孤、红面韦陀战千羽及江青等四人所驻足的那家酒店啊！

这家残破的酒店，只有一间正厅，里面摆设着几张简陋的桌椅。

这时，正厅内的木桌，已完全并排在一起，上面摆满了热腾腾的菜肴。

江青、夏蕙、钱泰、祝颐与白孤、战千羽等六人，正围桌而坐，吃喝得兴高采烈。

酒店掌柜的，乃是位年约五旬左右的矮胖老人，他正为厅内加燃起两盏油灯，马不停蹄的来回张罗看。

坐於首座的红面韦陀战千羽，这时喝了一口酒，说道“来，江贤弟，大家不要拘束，尽量填饱肚皮……”

大旋风白孤笑道“好不容易吃到战老儿一顿，今天非叫你大大破财不可！”

战千羽大嘴一咧，手抚秃顶，洪声道“老旋风，钱财有如浮云，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更如流水自指缝泻逝，哈哈，老夫绝不肉痛……”

这时，江青已举杯与白、战二老连干三杯。

白孤一面提壶为江青斟酒，一面说道“老弟台，适才你骤见老夫之际，恐怕已准备与老夫功手了吧？”

江青面上一热，腼腆的傻笑了一声，白孤又道“这也难怪，若老夫昔日未明真相，今天见到你，也非要大打出手不可！”

白孤这番话说得夏蕙等三人如坠五里雾中，他们尚不知晓，到底江青与白孤二人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误会。

江青低啜了一口杯中醇烈的烧刀子，说道“昔日白兄未待小弟解释，便骤而出手相逼……其实，杀害白兄拜弟之人，实是那黔灵三魅中，老二仇忌所为。”

白孤用力颌首道“不错，老夫当时眼见拜弟惨死，死因又似是中了苗荒千蛊子那灭魂香雾之毒，故未怀疑到黔灵三魅身上，当时急怒交加之下，便几乎使江弟对老夫终生怀恨。”

江青一笑道“在下甚为了解白兄当时心情，所以一直欲寻白兄解释此事……那日在下被黔灵三魅老大胡同，劈落壁间深洞后，便遭到”轮回神火”的烤炙，恢复如今面目，若不是有白兄这一段事插在其中，小弟却未见得会如此幸运哩……”

白孤眼见在座各人，全以迷惑的神色，聆听着自己二人的谈话，他明白各人尚不知晓自己与江青之间，昔日到底有着什么梁子。

於是，白孤便略约将三年前，阴阳崖底紫龙秘穴夺宝及自己拜弟因而丧生之事，为各人扼要的讲述了一遍。

他此刻又呵呵笑道 “若不是黔灵三魅的老大胡同，一掌将江贤弟震入崖洞之内，江老弟怎能恢复如今的俊俏模样？老夫又怎会对胡同起了疑心？”

江青这时急急问道 “当时白兄又怎会怀疑到胡同的身上呢？”

白孤微微一笑道 “老夫当时只是一时悲愤蒙心，却不是个三岁幼童，那胡同出人意料的一掌将你震落崖洞后，老夫不由得疑心大起，因为，你身上当时尚怀有几件龙穴异宝，大家想抢都来不及，如何尚会没头没脑地将你震落崖洞呢？胡同此举，定然含有深意……老夫细一寻思之下，立时恍然大悟，定是那胡同因你知道一件秘密，而这件秘密，又关系他切身的利害，故而他才宁舍异宝而将你劈落崖洞，以图灭口……老夫又猜忖你所知晓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对他如此不利呢？而令这老小子在你正待开口与老夫说话之前，便猝然出掌暗袭？经老夫细一推敲之下，便得到一个结论，便是，你定然知晓那杀死老夫拜弟之人，而欲向老夫言明，胡同猝而暗袭，分明已暴露出他的弱点，因为，他若不是暗算老夫拜弟之人，便不用着如此急切……”

“想不到大旋风白孤，头脑竟如此细密，只是，当时他却太也鲁莽，险些将自己一条性命送掉……”

想着，他又启口道 “未知白兄事后如何处置？”

大旋风白孤傲然一笑道 “嘿嘿！老夫拜弟的一条命，岂是如此廉贱么？当老夫推想出来之后，那胡同早已暗中溜走，老夫顾不得其他，当时即纵身追去！”

江青急切的问道 “追上了么？”

白孤又哈哈一笑道 “这还得感激老弟你呢！那胡同因早先与你对掌受伤，故而逃去不远，便被老夫追上，他当时尚图狡赖，坚不承认，但老夫费了一番手脚，将他制服后，又给这老小子吃了一顿苦头，他因忍受不住，始将情形全盘说出……”

江青明白，在白孤知道拜弟死因之后，必然不会轻易放过仇人的，因此，他便没有再问，目光却向桌上凝神倾听的四张面孔微微一瞥。

白孤举杯喝了口酒，一抹嘴角酒渍，又大声道 “老夫闻言之下，不由怒火中烧，一掌便将那老杀才劈了，又四处找寻那黔灵三魅的老三朱昆，可恨这小子却是命大，一直未把他找着……”

江青忽然插口道 “黔灵三魅中的老二仇忌，已然在紫龙秘穴之中毙命。”

白孤颌首道 “不错，这个老夫也听那胡同述及。”

他说到这里，又一举手中酒杯，大笑道 “来，老弟台，老夫敬你这杯水酒，一则向贤弟赔罪，二则亦是感激老弟在紫龙秘穴中，将那杀害老夫拜弟的仇忌宰了，也等於替老夫洗雪此仇。”

江青连道不敢，举杯与白孤干了。

这时，红面韦陀战千羽哈哈大笑道 “自古以来，英雄不打不相识，咱们全体干一杯，庆贺白、江二位老弟化干戈为玉帛。”

说罢，众人齐齐举杯一干而尽。

杯觥交错中，云山孤雁夏蕙悄然一扯江青衣角，轻声道 “青哥，你那些英雄往事，怎么从未讲给我听过呀？”

江青目光迅速向桌面上一瞥，亦低声道 “蕙……这些事情，我早晚也会给你知道的，以后的日子正长着呢！”

夏蕙嫣然一笑，玉手轻握在江青手背之上。

这时，天星麻姑钱素，向大旋风白孤道 “白前辈战前辈尚不知道，我家主人今日又将那白马红绫给挫败了。”

白孤及战千羽闻言之下，不由微微一震。

战千羽急切地问道 “江老弟，此事可真？”

江青微微颌首，遂将日间客栈发生之事，娓娓道出。

红面韦陀战千羽那红润的面孔，此际已被烈酒烧得更加油亮，他这时微喟一声道 “白马红绫这封小夫妻，在江湖上能博得今日名声，亦颇为不易，此二人行事正直，一丝不苟，唯性情过於傲慢，目高於顶，因此，却得罪了不少武林朋友……”

白孤又接口道 “白马红绫二人技出昆仑，尤得昆仑五伏罗漠之首，伏龙罗汉明月大师之宠爱，贤弟将那司徒宫打伤，只怕昆仑派不会干休……”

江青心中虽然微有惊愕，却绝不畏惧，他晒然一笑道 “多谢战、白二兄指示……”

他说到这里，又突然道 “不知昆仑派除了『五代罗汉』外，还有什么厉害人物？”

白孤手捻着稀疏的胡髭，略一沉吟道 “昆仑派除了掌门人明禅大师外，便属『五伏罗汉，青黄双绝』的武功为最高……那青黄双绝，乃是青衫客展平兴黄袍书生赵二忌，这青黄双绝与五伏罗汉，一在僧，一在俗，皆为明禅大师之师弟，金发红绫便是黄袍书生赵二忌的掌珠……”

白孤正说到这里，心直口快的天星麻姑却急急问道 “白前辈，未知这些人的武功，较之龙虎追魂束九山等人如何？”

白孤尚未及说话，红面韦陀已洪声道 “昆仑派掌门人明禅大师，闻说功力盖世，已达登峰造极之境，只是明禅大师佛理精深，名利之争看得极淡，世人从未见他亲自出手过……至於那五伏罗汉、青黄双绝，其中任何一人的武功，只怕也不会在龙虎追魂束九山之下……”

此言一出，钱素立时惊得哑口无言，不安的向江青瞥去。

江青豪迈的一笑道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昆仑门下只要寻及在下，那么，即使利刃加颈，在下亦只有倾力以赴。”

大旋风白孤一拍双掌，赞道 “好骨气，老夫到时定然助你一臂之力！”

红面韦陀战千羽这时微一沉吟，缓缓的道 “白老儿如此一说，倒令老夫好生为难……”

白孤环眼睜，大声道 “战兄，你有什么为难之处？”

战千羽苦笑道 “昆仑派约五伏罗汉，虽与老夫素无交往，但青黄双绝中的青衫客展平，却与老夫有数面之缘……依老夫之见，不若由老夫出面，为江贤弟尽力从中斡旋……最好能化解这场兵凶之危……”

白孤又紧接着道 “若是昆仑派不肯答应呢？”

战千羽略一沉思，毅然道 “若昆仑门下，不肯赏予老夫这付薄面，那么，老夫亦只有得罪他们了……”

大旋风白孤豪迈的一笑，一拍战千羽肩膀，洪声道 “老哥哥果然豪气干云，呵呵！昆仑门下虽然难缠，老夫便不信，他们就能把吾等给压扁了……”

江青眼见红面韦陀战千羽，萍水之交，却如此维护自己，不禁由衷的感激。

大旋风白孤的这股忠义之情，更是令江青难以忘怀。

他激动的双手学起酒杯，朗声说道“白、战二兄竟如此抬爱在下，更不吝下助，江青虽然未见畏惧对方，但对二位这关怀热情，却永铭五内。”

在白孤、战千羽二人狂放的笑声中，三人又连干数杯。

忽然，在江青以酒就唇之际，骤而又停杯不动，面色亦转为凝重。

白孤及战千羽二人，目睹江青此状，不由皆感微怔。

但是，随即二人面色亦倏然一寒。

云山孤雁夏蕙等三人正感有异，大旋风白孤已狂笑一声，身形猝然急旋而出。

但是，比大旋风更快，就在大旋风白孤身形始动的一刹那，一条淡淡的青色身影，已似闪电般先他掠出门外。

大旋风哈哈一笑，笑声又逐渐摇曳而去……

红面韦陀战千羽静坐不动，面含冷笑，他沉声对夏蕙等三人道“吾等适才饮酒之际，已有道上朋友在屋外窥视……嘿嘿，老夫眼皮之下，还没有见过如此大胆之徒。”

战千羽目光炯然，向这土室墙壁上，那扇尺许宽窄的窗户一瞥，又道“夏姑娘，倘请尔等自加小心，老夫出外一探，稍停即来……”

“来”字始才出口，红面韦陀的身形，已闪出室外，瞬息无踪。

天星麻姑这时咕噜一口，将杯中残酒饮尽，呲牙一笑道“夏姑娘，咱们最好散立於室内，围聚在一起，容易惹眼……”

夏蕙微微颌首，二人立即迅速离座而起，分立墙角。

这时，那位矮胖如缸的酒店掌柜，却兀自坐在一支长条板木之上，摇头晃脑的打着瞌睡，毫不知晓室内发生之事。

屋外，一片无尽的夜色中，江青此时正展开邪神嫡传的“百里流光”轻功绝技，宛若一颗流星的尾芒，以令人骇异的快速，追赶着前面一条匆匆逃逸的淡漠黑影。

那条黑影的一身轻身功夫，极为卓绝，纵跃之间，宛若老猿越枝，迅捷狂活无比。

江青暗中一晒，将身体一口至精至纯的真气，做着急速不息的流转，於是，他的身形立似黑夜中的一抹流虹，以无可言喻的去势，在原野中稍纵即逝。

他这种速度，不由令人感到怀疑，是否尚为一个人类天赋本能所能得到的？

这时，前面的黑影已越来越近，江青嘴角浮起一丝微笑，潇洒的驾驭体内流转的真气，轻松已极的飘然而起，悠然而落。

这时，他距那前奔黑影已不及寻丈。

他可以看出前面这人，乃是个背影瘦长，头发灰白的老者。

但是，这倾力奔跃的老者，此刻似乎尚不知晓，衔尾追来之人，已距自己仅隔咫尺之遥。

也许，他尚正在为自己这身绝佳的轻功，而在沾沾自喜哩。

江青暗中一笑，极为清雅的开口道“前面那位老兄，跑了这么一大段路程，难道还不嫌疲倦么？”

前行老者闻言之下，不由全身一震，霍然回身。在如此快之下，这位老者的身形竟能骤然停住，他这身功力之纯，可见亦是非同小可了。

江青微微一笑，飘然在这老者身前五尺之处止步。

暗影中，江青渐自看清这老者的容貌。

只见他双眉浓厚平板，极具威武之概，但是，双眉下的眼、鼻、口封极不均匀的挤在一起，与整个面部轮廓，显得极不调和。

江青这时背负双手，和声道 “阁下为何方高人？未知窥探在下等人行动，有何用意？”

这老者仔细向江青脸上凝住了一阵，微微颌首道 “果然金玉其貌，武学深渊……”

江青见这老人忽出此言，不由暗中一愕，怔道 “阁下尚未回答在下所询……”

老者倏而双目电睁，大声道 “想阁下必是那火云邪者江青了？老朽耿忠，江湖上有个匪号，人称入云神枪……”

江青闻及这入云神枪耿忠的名号，觉得十分陌生，从未听人提及。

他正在微微沉思，那耿忠又哼了一声，说道 “阁下名气虽大，然而在江湖礼数上却有失气度……哼哼，适才像阁下那样说话，未免太也欠缺风范……”

江青估不到这入云神枪耿忠竟然反宾为主，不但不向自己解释适才行动的含义，反而教训起自己来了。

他正自哭笑不得之隙，暗影中，黑衫骤掠，大旋风白孤那苍劲虎虎的语声已自响起道 “喔哟！原来是烟霞山庄的大管事，尊驾又在发什么穷威呀？”

入云神枪闻声之下，急急抬头望去，一阵风声倏旋，大旋风白孤已落在地上。

他唇角含着一丝讽嘲的笑意，冷然道 “耿大管事，咱们久违了，烟霞山庄的差事，还过得去罢？”

入云神枪见白孤才一朝面，便毫不留情的向自己冷嘲热讽，不由气得老脸煞白，大声吼道 “白孤，老朽受飞索专诸全庄主厚待，自然食人之禄忠人之事，这又关阁下什么闲事？嘿嘿，须知老。夫亦未见得畏惧於你！”

大旋风白孤狂笑一声，厉声道 “耿大管事，你便是给飞索专诸舐脚丫，老夫也只会放在心里做呕，老实说，阁下放着大好河山不去兴一番作为，却寄人篱下，听候使唤，这种天生奴才性之人，老夫却不屑与之为伍。”

入云神枪原来也是武林中一个响当当的脚色，只是，在一次贫病交迫之下，被飞索专诸全止援助，故而他感恩图报，甘愿投效在烟霞山庄之内，任总管事之职。

飞索专诸对他甚为器重，因此耿忠亦乐得清闲自在，不做他求。

但是，他的一身功夫，原可在武林之中做出一番作为，只是为了感恩图报，却将他一身所学辜负了。

他这时听到大旋风白孤的讽刺，不由有冤无处诉，直气得浑身微颤，面青唇白。

大旋风白孤昔年曾与入云神枪耿忠有过一段不算深的交往，但是，他却极为不齿耿忠投身烟霞山庄，做那仰人鼻息的差事。

白孤这时又冷冷一笑，说道 “耿大管事，咱们虽然鼎林相别，各有

天性，却自来是河井不犯，未知大管事因何雅兴大发，竟学起那下九流的勾当，凿壁听音起来。。”

入云神枪耿忠这时再也忍不住白孤的讥讽，厉吼一声，双掌猛推而出。

大旋风白孤哈哈一笑，叫道 “这就叫做『恼羞成怒』!”

叫声中，白孤始待出手相拒，空中却蓦然传来一声震人耳膜的长笑声。

随着这阵中气十足的长笑声，一股令人口鼻皆窒的劲气，已自斜刺里急冲而到，与入云神枪袭来掌风相触。

轰然巨震中，入云神枪耿忠立时歪斜着退出五步，空中那条人影，亦翻了个空心筋斗，飘然落地。

入云神枪耿忠急怒交加中，仰首望去，只见在大旋风白孤身旁，这时已立着一位身形胖大，面色红润的秃顶老人。

此老不是别个，正是那随后赶至的红面韦陀战千羽。

战千羽声威极盛，在武林中人缘又好，入云神枪耿忠如何不识？

他这时只觉血气微涌，双眼亦微感昏花，知道自己适才与战千羽对掌后，已然受了内伤。

此刻，红韦陀战千羽大步踏前，沉声道 “老夫还道是谁？原来竟是昔日风云一时的入云神枪耿兄……”

他说到这里，面色一寒，冷然道 “老夫与耿兄素无恩怨可言，耿兄竟深夜窥探老夫等言行，未知是何居心？”

耿忠此时已是强敌环伺，四面楚歌，他心中极快的忖量了一下，始干咳两声，缓缓启口道 “兄弟料不到战兄亦在此处……嘿嘿，兄弟今夜此举，乃事非自主，实奉兄弟居停之命，特来投柬相邀……”

战千羽闻言之下，不由微感一愕，疑惑的道 “飞索专诸全大侠与老夫素无交往，据老夫所知，全大侠与白老弟之间，亦似无相识，未知耿兄以此种方式投柬，邀请何人？”

入云神枪神色之间，显得有些尴尬，他一指正负手卓立的江青道 “敝居停投柬邀请之人，乃是火云邪者江大侠。”

耿忠此言一出，战千羽与白孤二人的四支眼睛，皆不由十分惊异的注视到江青脸上。

江青双肩微耸，苦笑道 “兄弟与烟霞山庄订过一次约会，会期乃是明日，可是料不到烟霞山庄却如此尊重其事，专门派遣耿大管事前来投柬相邀……”

江青言出无心，但这一声耿大管事，却又将耿忠听得老脸一热，有气发作不得。

战千羽久走江湖，自然听出江青言语之内，尚有文章，但是，他却不再多问，向白孤使眼色，转首说道 “耿兄，既然如此，老夫等亦只好不再追究，不过，耿兄亦是久走江湖，吃过酸，喝过辣，称过字号的人物，今后有事，尽可堂堂正正而行，无庸如此缩首畏尾，这样做法，也未免显得太小家气……”

战千羽说罢，向白孤江青二人招呼一声，头也不回的齐齐飞身掠起，消失於黑暗之中。

入云神枪耿忠被战千羽抢白一顿，不由面色气得青一阵，红一阵，呆呆立於当地，良久，他才狠狠的一跺脚，反身自去。

XXX

三姓集张家老店中。

江青、战千羽、白孤等三人始才掠身入内，天星麻姑钱素已哇哇叫道
“公子，烟霞山庄的杂碎，可都是些老狐狸……”

江青等三人不由一怔，这时，云山孤雁夏蕙自门后闪出，向江青低声说道
“青哥，适才你们离去后不久，室外忽然传来一阵奸笑，随着笑声，一支金梭突然破窗而入，插在桌上。”

江青急急回首向桌上望去。果然那白木桌的正中，正斜斜插着一支长约尺许，通体金光灿然的锋利金梭。

这时，红面韦陀战千羽急步行近，伸手将桌上金梭拔起。

只听战千羽惊呼道 “啊！这支金梭竟是那九梭绝命冯雄之物！”

白孤一听战千羽说出“九梭绝命冯雄”这六个大字，一向沉练的面孔上，亦不由微一抽动。

他浓眉紧皱，沉声道 “战兄，你可是看准了么？”

战千羽沉吟不语，却自那金梭尾部的一个圆孔中抽出一个纸卷，他并未展开，顺势交到江青手上。

江青接过后，缓缓展开，只见一张三寸宽窄的玉版宣纸上，写着一行铁划银钩的苍劲字体
“明日午时，烟霞山庄内恭候大驾，全立拜上。”

这一张不大的纸条上，却并没有写上江青的名字，也即是说，无形中
对江青是一种藐视。

这时，江青正自一笑置之，大旋风白孤已在咆哮道 “妈的，想不到耿忠这老杂碎，还在吾等面前耍这连环套，竟然用调虎离山之计，由另外一个人投梭传柬！”

战千羽这时摆手阻止了白孤的叫骂，略一思忖，缓缓的道 “老实说，九梭绝命功力之高，绝不在我之下，他们之所以如此，据老夫推测，只不过给吾等一个下马威……”

白孤此时犹自忿然道 “冯雄这老小子固然功力卓绝，他既然不含糊我们，大可以堂皇行之，耍这鬼域伎俩，也不怕丢人？”

战千羽佛摇摇头，向江青道 “江贤弟，你与烟霞山庄可曾结有什么梁子吗？否则他们也不用如此郑重其事，大费周章了……”

江青微微一笑，遂将会泽城自己在酒楼之中，与双飞仙子冲突订约之事，向战、白二人说了。

红面韦陀战千羽那红润的面孔，这时已变得十分忧戚，他微微一叹
“贤弟近月以来所结的仇家，皆是些极为难惹难缠之人，任是其中之一，已是令人无法应付……这烟霞山庄乃是武林中出了名的龙潭虎穴，其威名之盛，实不亚於昆仑门下……”

红面韦陀战千羽行事，素来均极稳重，他此际不由寿眉紧蹙，在室中徐徐踱走起来。

这时白孤仰首略一沉思，彷彿毅然决定了一件事，他大步行向江青，洪声道
“江老弟，你可愿折节下交，与老夫结为异姓兄弟么？”

江青微一怔愕，随即正色道 “承白兄抬爱，在下只怕高攀不上……”

白孤豪迈的一笑，大声道 “那里的话！火云邪者能与老夫结为异姓兄弟，老夫正感到无上荣幸呢！”

他说到这里，拿了一个酒杯过来，在杯中注满了烈酒，张嘴一咬右手
中指，几滴殷红的鲜血，已滴落在杯中。

江青心中甚为激动 b 他尚是有生以来，首次结拜异姓兄弟，何况，这人更是大名鼎鼎的大旋风白孤。

这时，他向白孤诚挚的一笑，亦依样做了。

二人当即面门跪下，上对苍天。

白孤正待开口说话，忽然几滴群血，宛似空中划过的流星，闪耀看猩红的光华，准确的落在二人身前的酒杯之中。

随即一个胖大的身躯，也傍着白孤跪下。

江青转眼一瞧，原来正是那适才尚在沉吟不绝的红面韦陀战千羽。

白孤哈哈一笑，说道 “战老儿，咱们老兄弟早该有这么一天了，我还道你是畏惧了烟霞山庄的威势，而想将老弟我撒开了哩！”

战千羽尴尬的一笑道 “为兄不过是遇事稳重些而已……”

这时，三人身旁又响起一个羞涩而惶恐的声音道 “江……江兄，我知道我不配……但是，我也想……”

江青闻声循视，原来这说话之人，竟是那悄立一旁的祝颐。

江青急忙起身，将祝颐拉至身旁，歉然道 “请祝兄恕在下一时失周，在下早思与祝兄结为生死之好……祝兄切勿像适才那样说话，须知一个真正的挚交，并不在于他的名声及地位，而在以真诚相交……”

大旋风白孤大声道 “江老弟说得对，祝老弟，老夫等衷心欢迎你参加？”

祝颐感激的大步向前，旁看江青跪下，咬破中指滴血入杯。

这时，大旋风白孤洪声说道 “上有浩浩苍穹，下有茫茫大地，今有战千羽、白孤、江青、祝颐四人，愿结为异姓生死兄弟，今后荣辱与共，心连心系，若有二志，天诛地灭。”

说罢，四人已当空磕了三个响头，又举起面前酒杯，每人轮流一口饮干。

四人起身后，又分别叙了生辰月日，红面韦陀战千羽年事居长，是为大哥，大旋风白孤为二哥，祝颐却较江青大三个月，做了老三。

江青肃雅的一笑道 “三哥，四弟这厢有礼了！”

说着，众人又大声地笑了起来。

大旋风这时又庄容道 “自今日起，无论是吾等兄弟何人之事，都得四人鼎力承担了。”

说罢，白孤又向战千羽斜目一瞥。

战千羽呵呵笑道 “老旋风，你休要调侃老夫……”

江青暗自莞尔，轻轻上前，将云山孤雁夏蕙的一双柔荑握住，二人做了一个会心而甜密的微笑。

凌波渡水

这是一个优美而奇妙的所在，四周群山矗立，青峰隐隐，眼前却是波涛万顷，烟水迷茫。

沿看这浩瀚的湖泊，却不知是天生抑是人植，生满了无尽无绝的枫林。

此际丹红欲滴，凄嫣引人的一片红叶，正迎风摇曳着，几片落叶随着风势飘然落地。

澄碧的湖水，衬着血泪也似的丹枫，组成了一幅令人陶醉的图画。

这，就是丹阳湖。

湖边，此时正立着适才赶到的江青等六人。

只见江青仍是一袭青衫，卓立湖畔，恍如玉树临风，他望着眼前的万顷碧波，如火丹枫，不禁心旷神怡，极目远眺。

红面韦陀战千羽这时手搭凉篷，四周一望，沉声道 “怪事，飞索专诸既然能侦知四弟驻足之处，更遣人投柬相邀，便应准时在此备船迎候才对……”

江青回首问道 “大哥，莫非烟霞山庄，尚在这湖泊之中么？”

战千羽微微颌首道 “不错，你曾否瞧见湖波之中，有一片隐约浮於水面的暗影？”

江青再度举目眺望，果然看到在距离岸边约五里之处，有君一片恍若岛屿般的暗影，耸立水面。

江青惑然道 “莫非那烟霞山庄就在那片岛屿之上？”

战千羽正待回答，耳际却听到一阵极轻微的划水之声，他双目倏睁如炬，霍然环目四顾。

果然，一艘形状怪异的黑色木船，已自岸边枫林前的一道隐秘水叉中缓缓驶出。

这艘怪船，首尾全然尖锐如削，船身亦十分狭窄，船上并无桅杆风帆，封以一块形似牛皮般的物件，严密覆盖其上，远远看来，便似一条分波而出的凶恶蛟鲨一般。

这艘木船船舷之上，却有着一面菱形铜牌。

这菱形铜牌擦拭得黄光闪烁，耀人眼目，牌上浮雕着九条带环长索，一条生翅金龙，却盘绕在九索之上，铜牌四周，更精镂着一片祥云雾气，弥散散。

这艘形状怪异的黑船方始出现，战千羽已冷哼一声，沉声道 “四弟，这便是昔日武林之中，与厉老前辈齐名的『双飞』之一，九索飞龙全柱的『黑蛟船』。”

江青一指那船舷上的菱形铜牌道 “这雕刻着九条长索，一条飞龙的铜牌，又有什么含意呢？”

战千羽沉声答道 “此牌乃代表昔日武林双飞中之九索飞龙，昔日此『索龙牌』一出，江湖中人，无不退避三舍，鲜敢招惹……如今全立却承继先人遗荫，袭用此牌……”

这时，大旋风白孤却冷冷一嗤，忿然道 “烟霞山庄真是故弄玄虚，伏了一艘破船在此，却不早些驶出，尽自藏在林前水道之中，做那缩头乌龟……”

红面韦陀战千羽正微使眼色，示意噤声，那黑蛟船船舱盖，已霍然移开。

几在这舱盖移开的刹那间，一条白色人影宛如隼鹰般猝然掠向空中，带着一阵狂笑，向岸边飞落。

而这时，那黑蛟船距离岸边尚有七丈之遥。

江青等六人，心头齐齐一震，却俱皆沉默无言，冷然注视着这功力绝

高的来人。

红面韦陀战千羽双目如电，向那如闪电般掠至的身形凝眸一瞥，面色不由微变。

他低声呼道 “九梭绝命！”

战千羽呼声始毕，一个身材矮小，形容枯槁的白衫老人，已站在江青等六人身前。

大旋风白孤强自稳住心神，哈哈一笑道 “冯兄，别来无恙乎？咱们可以是久违了！”

这瘦小瘪的老者，果然正是纵横武林几乎已达半甲子，自来桀傲不群约九梭绝命冯雄。

此老年逾七旬，功力卓绝，日常独来独往，目无馀子，行事手段更是毒辣无比，无论何行、何道，只要犯在九梭绝命冯雄手中，便休想有活命的希望。

大旋风白孤风闻九枝绝命與飞索专诸素来交好，却料不到他果然会在此处。

这时，白孤一言甫毕，九梭绝命冯雄却阴沉沉的一笑道 “料不到红面韦陀战千羽与大旋风白孤二位，也变成江姓小子的跟随了！”

红面韦陀战千羽为人稳练，涵养较深，闻言之下，虽然气忿，但却只冷哼一声，强将心中怒气压下。

但是，大旋风白孤却勃然大怒，他大喝一声，吼道 “冯雄，须知老夫敬你年长，却并非畏惧於你，有狠到别处卖去，我白孤可不吃你这一套！”

九梭绝命冯雄皮肉不动的一笑，冷嗤道 “白孤，阁下最好少在冯某面前称英雄，道字号，告诉你吧，阁下，你还差得远哩！”

白孤狂吼一声，就待出手。

红面韦陀战千羽却深知冯雄武学精博，手段狠辣，极为难惹难缠，只怕白孤尚非其敌，何况，在未到烟霞山庄之前，实不宜先行动手。

他急急拦在白孤身前，向他连使眼色。

九梭绝命冯雄夷然不惧，哈哈一笑道 “白孤，老夫不会令你失望的，早晚你能见识到老夫的手段，哼哼！若不是全庄主一再吩咐，现在就叫你血滅三步！”

大旋风白孤闻言之下，早已气得全身发抖，他狂喝道 “大哥，你不要拦我，我白孤倒要看看九梭绝命有什么出类拔萃的绝活？”

白孤正在狂吼厉喝，冷然卓立一旁的江青却缓步行上。

他斜目一睨九梭绝命冯雄，嘿嘿一笑道 “这位便是昨晚凿墙洞，投暗柬的冯老英雄吗？嗯！在区区盟兄滅血三步之前，在下却更要先行一步，老英雄，你多慈悲吧！”

江青这番讽损之言，顿时为白孤心中消失了一半怒气。

但九梭绝命冯雄却霍然变色，因他在武林之中，声威久着，乃是出了名的难惹人物，如今，劫被江青按上“凿墙洞，投暗柬”六个字，怎不令他怒火顿炽，恶念陡生。

他这时，仍然尽力控制心中怒气，缓缓向江青移近，阴森森的笑道 “这位想必是此次的正主儿，新近崛伍起的火云邪者江青了？嘿嘿！邪神厉老鬼的传人，果然有那么一股子邪气！”

江青正自为这句尖刻的言词感到忍受不住，九梭绝命却狂声笑道 “晚

辈，老夫这就试试邪神后人的厉害！”

冯雄一句话尚未讲完，身形已如鬼魅般倏然幌闪起来，举手投足间，凌厉无匹的向江青攻出十掌九腿。

江青大喝一声，不闪不退，身形蓦然的如陀螺般半旋，双掌幻出漫天掌影，两腿足尖，也闪电般踢向冯雄下盘十二重穴。

这正是天佛掌法中的半招“佛光初现”，及七旋斩法中的半式“波呈万点”。

人形疾闪，劲风回旋，九梭绝命刹时就被江青这诡异深博的绝技所逼退。

江青大笑一声，天佛掌法中的第二招“金顶佛灯”，与七旋斩中的“液涌如山”一式融汇而出。

一时罡风激烈，带着凄厉的怒啸，狂猛无伦的袭向九梭绝命冯雄。

冯雄贝状之下，心神不由大震，知道凭自己的一身功力，亦未见得会在此招之下占得便宜。

他厉喝一柱，身形立卸奇幻无伦的闪向江青身侧，百忙中，抖手劈困十掌。

冯雄这应变之快，身手之绝，亦令所有在场之人感到惊愕。

但是，江青却暗自一晒，双掌急合倏推，“佛问迦罗”已迅速震出。

一片浩浩无际的劲气，彷彿九天之上，绵绵不绝的罡风，又似瀚海之内，滔滔不尽的波涛，含看无可比拟的巨大力量，向九梭绝命冯雄卷合而至。

冯雄骤觉一片令人窒息的劲力压到，知道对方已经使由那倾绝天下的天佛掌法了。

他为人自来狂傲不驯，昔日虽闻天佛掌法之名，却一直疑信参半，未置心中，但是，眼前的事实，便是最好的证明。

九梭绝命这时才深深体悟，当年武林邪神，确实有其成名的因素。

他此刻欲待闪避，已自不及。

九梭绝命冯雄能有今日的声名，自亦非泛泛之辈，虽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却仍能心神不乱，极为奇异的把握住一丝微小得几乎不易察觉的间隙，向外奋力倒翻，双掌同时向后猛劈而出。

冯雄此刻，早已提聚了一口先天真气，将其成名江湖的“断碑掌”使出。

大旋风白孤见状之下，大喝道“二弟小心！这是断碑掌！”

江青骤觉一股劲气逆袭而至，不由双掌连续推出，在“佛问迦罗”一式的浩浩劲力之下，九梭绝命冯雄名震遐迩的“断碑掌”力，却好似激流中的一个浪花，稍事接触，随即消逝得无影无踪。

冯雄枯瘦的身躯，却被江青所发出的掌风，送出两丈之外。

但是，奇事出现了，九梭绝命竟未像各人意料中那样受伤颓倒。

只见他身形略一翻转，已若无其事的飘然落地。

江青见状之下，不由微感一愕，他不明白，对方如何能在那凌厉罡猛的掌风下，犹能完好无损。

这时，红面韦陀战千羽却不由心头一凛，忖道“四弟武学之深，只怕武林之中，已难有人与之抗衡，但他经验到底不足，始才这九梭绝命冯雄，翻身倒跃之时，看似抖掌向后劈出，其实，他却未用全力，仅藉所发掌力的含劲，加速向后仁退之势而已，否则，他如出掌硬挡，只怕此刻早已受伤……”

战千羽所推测的果然不错。

原来，九梭绝命冯雄，适才看似倾力反劈，实则却藉掌势反劈之力，向后加速跃退，他此刻表面之上，虽然若无其事，他却自己知道，只觉心头微闷，血气略阻……

江青望着九梭绝命那苍白而干瘪的面孔，正待开口说话，九梭绝命已阴凄凄的一笑，双拇指与无名指微微圈合，缓缓向腰隙提起……

红面韦陀战千羽蓦然大喝道 “四弟留神，冯老儿要使出他的看家绝技了！”

江青正自一悚，冯雄已狂笑一声。

几乎就在他笑声始起之际，金茫骤然闪耀，一枚锋利的金梭已来至江青面前。

江青估不到这九梭绝命的身手如此卓绝，他这时待要跃身后退为时已晚。

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江青那削瘦的身躯，却蓦然如水中游鱼一般，在极不可能的方位，以奇异的形态，快异无伦的横身跃起。

而那支势如奔电也似的金梭，也在瞬息之间，从江青胁旁掠过，带着尖锐的呼啸声，消失於杂草之中江青这深奥奇诡的身法，乃是邪神嫡传的绝技之一 “如意三幻”。

九梭绝命冯雄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素来没有失手过的绝命金梭 “光闪命绝”的手法，对方竟能洒然避过，而且，所用的身法，又是如此玄妙，可说真是前所未见。

冯雄惊愕之下，竟然忘记连续施展他的金梭绝技。

直到江青身形落地，九梭绝命冯雄始悚然惊悟。

他一抹额际冷汗，右手正待探入囊中，那距岸尚有七丈之遥的“黑蛟船”内，又已冲天掠起一道人影，以令人骇异的快速，斜掠至岸。

来人身形始才落地，已振吭大喊道 “冯兄且请住手！全庄主谕令吾等迎接来人的时间，只怕已经迟了！”

这人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九梭绝命闻言之下，始悻悻住手，冷然不动。

江青等人抬头向来人望去，只见这突兀而至的不速之人，的是好一付生像。

此人亦是一位年逾七旬的老者，却生得又细又长，宛若一根竹竿，颌下尚留有三扭黑柱，言行之间，却显得精练沉稳无比。

此人身形始现，红面韦陀战千羽与大旋风白孤二人俱皆不由暗暗一凛，忖道 “今天真是怪事，怎的这足迹一向不出关外的关东大豪，百步弯月傅泉也来了！”

二人正在惊愕，那百步弯月傅泉已行至九梭绝命身旁，向江青微微拳道 “火云邪者江兄果然盛名之下无虚士，老夫百步弯月傅泉，奉全庄主之命，特来迎驾！”

江青长揖还礼，口中连道不敢。

百步弯月又同红面韦陀战千羽及大旋风白孤二人施礼道 “久不见城。白二兄，兄弟却想念得紧，便请二位与江兄一同登舟。”

百步弯月手腕极为圆滑，言词之间，亦十分含沉，空空洞洞的几句寒暄，已将面前尴尬与紧张的局面化解於无形。

红面韦陀战千羽哈哈一笑道 “ 傅兄客气了，兄弟等亦渴望重睹傅兄风采…… ”

这时，九梭绝命冯雄向百步弯月傅泉冷然说道 “ 傅兄，咱们也该去了！”

傅泉正自肃手让客，九梭绝命却已身形猝然凌空，宛若脱弦流矢般，掠过中间一段水面，准确而潇洒的落入舱内。

江青等六人与傅泉行至岸边，那艘“黑蛟船”却仍然未向岸沿靠近。

红面韦陀战千羽的江湖经验何等老练，一见此状，已知百步弯月傅泉等人，有心为难自己。

因为，那艘“黑蛟船”静静的泊於七丈之外，并无靠岸之意，这即是说，要江青等人设法渡过这段七丈宽窄的水面，自行登舟。

战千羽功力深厚，忖量之下，知道凭自己一身所学，尚可勉力飞越，大旋风白孤想也无甚困难。

但是，他却为三弟祝颐、云山孤雁夏蕙、天星麻姑钱素等三人暗暗心焦。

因为，这七丈宽窄的水面，非比等闲，一个武林成名的高手，亦仅能勉强跃出六丈，若在六丈之上，则非有极为精纯的武学，不能办到。

红面韦陀战千羽故意打了一个哈哈，向百步弯月傅泉道。

“何兄等武学探湛，登舟下地，俱皆凌空飞渡，只怕兄弟尚无此等功力哩……”。

百步弯月被战千羽一语道破心事，不由面色微显尴尬地嘿嘿一笑道

“ 喔！老夫却未注意此点，且请各位稍候，老夫即令陋舟泊岸。”

傅泉正说到这里，大旋风白孤已冷然一笑，与江青低声说了几句话。

江青当即面含微笑，洪声道 “ 傅前辈好意，在下等心领，在下却正想一试，这七丈水面，到底有何难渡…… ”

说话中，江青已暗将右掌贴放大旋风白孤背心。

一股绵绵不绝的潜力，亦如浪潮般涌进白孤体内。

白孤这时向静立一旁的祝颐一使眼色，祝颐向百步弯月傅泉拱手道

“ 傅前辈，在下有僭，先行登舟了！”

百步弯月傅泉正感不信，要一睹江青等人的尴尬情形，祝颐却蓦然跃升三尺。

百步弯月心中比忖道 “ 这小子在弄什么玄虚？难道跳起三尺便能渡过这七丈水面不成？”

他正在疑惑，只听大旋风白孤已大喝一声，双掌猛力往祝颐鞋底撑去。

於是，祝颐那精壮的身躯，彷若流星般飞掠出五丈之外。

这时，祝颐身在空中，双臂攸展，立时斜掠至那“黑蛟船”舱顶之上。

百步弯月看得不由心中一震，他正暗自骂声 “ 取巧！”

天星麻姑钱素，也依样画葫芦的被白孤托力送至了舱顶。

其实，依大旋风白孤的功力，手持数百斤的物件，乃是件易如反掌之事，但是，一个人的身躯重量，却不能与一件物体的重量相提并论。

因为，人的身体总是极其不易着力的，况且，更要借力撑出五丈之遙呢？

因而，白孤为了慎重起见，便与江青暗自商妥，以江青暗注内力於其体内，合二人之力，将祝颐与钱素两人送至船上。

这时，大旋风白孤向江青一眨眼睛，低声道“有劳四弟了！”说罢，又回头向百步弯月兹牙一笑道“傅兄，兄弟便先行一步！”

“步”字始方出口，白孤身形猛然暴转，一阵“呼噜噜”的劲风回旋，直如旋风突起般，白孤身形已凌空射出六丈之外。

半空中，只见他双臂一振，飘然立於舱顶。

红面韦陀战千羽这时，始将心头的一块巨石放下，向江青石一笑道“四弟，夏姑娘多有偏劳了……”

说着，只见他那胖大的身躯，也猝然倒射而出，半空中一个大翻身，眨眼间就飘落在船上。

江青这时右臂挽住夏蕙纤腰，向百步弯月一笑道“傅前辈，在下献丑了！”

语声中，他单臂急振，人已彷彿一头巨鸟般，冉冉升空。

江青这时，将体内一股真气急速的流转着，身形在空中划了一道优美的弧线，恍如被空气托住一般，缓缓降落那黑蛟船顶。

他身形之轻灵，就好似飞翔空中的鹰隼，那有带着一个人的吃累之状。

百步弯月傅泉睹状之下，不由暗自一叹，忖道“此子功力之深，已达登峰造极之境，稍停烟霞山庄那场约斗，己方好手虽多，却尚不知鹿死谁手？”

想着，他跃身而起，掠向七丈之外的黑蛟船……

烟霞山庄

江青等六人，在掠身飞到的百步弯月傅泉带引之上，鱼贯舱顶的一条铁制狭梯上，走进舱内。

只见这条形状怪异的黑蛟船，外形虽然狭窄，内面的布置，切是十分清雅宽敞。

这间船舱，四壁尚嵌有八面透明的玻璃镜，可自镜中望见舱外的一切动静。

众人始才落舱，百步弯月傅泉伸手拿起一柄小巧银锤，往舱中一面悬挂的钢锣轻轻敲去。

於是，在一阵悠长而清亮的锣声中，这条黑蛟船已缓缓驶动，头顶的舱盖，亦渐渐封闭。

江青望看这艘奇异的怪船，心中不由十分惊疑。

因为他适才已经看到此船的船面，乃是全然被一种形似牛皮般的物件所严密遮盖，并无桅杆、风帆之类，自己落舱以后，又未见有船工成舵手在上，那么，这条船是怎样行驶的呢？

他正在猜疑不定，船舱中的一块地板，忽然轻轻移开，露出一个茶盘来。

接着，一个葛衣大汉由舱底爬上。

这葛衣大汉自底层行上后，极为恭谨的将盘中茶杯，置於各人身前，又转向那移开的舱板处隐没。

江青不由心中奇道 “料不到这黑蛟船看似狭窄，内部不但十分真大，更且分为数层，只是，不知它切无帆无桨，究竟以何物催行前进？”

江青正在沈思，忽见百步弯月举杯齐眉道 “船上无佳品，谨以清茶一杯敬客！”

江青等人连忙道谢，纷纷取茶就唇。

这时，大旋风白孤目光微转，切发现那九枝绝命冯雄，正独自坐在船舱一角，脸上微含冷笑，身前茶杯丝毫未曾移动。

白孤灰眉微皱，正在怀疑各人面前的清茶，是否被对方做了手脚，百步弯月傅泉这时微微一笑道 “白兄且请安心用茶，武林双飞行事光明磊落且不庸说，就是兄弟本人，亦决不屑为那些下九流之举。”

傅泉正说到这里，独坐一隅约九枝绝命冯雄，切自冷笑一声，举起面前茶杯，深深的啾了一口。

冯雄这时才举杯饮茶，已无疑是对大旋风白孤是一种沈默的讽刺。

白孤面上一热，切发作不得，只得哈哈一笑，顾左右而言他。

这时，红面韦陀战千羽向百步弯月一笑道 “传兄，兄弟有一疑问，未知是否问得？”

傅泉故做大方，颌首道 “战兄有所指教，但请垂询……”

战千羽一抚唇上几根疏落的胡须，笑道 “傅兄客气了，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兄弟只是尚不明白，这黑蛟船无桨无帆，更无舵工水手在内，切为何竟能行驶？”

战千羽说到这里，环目自那玻璃镜中向外一瞥，只见这时波浪翻转，水花自船舷两侧进溅，船行速度已加快了不少。

百步弯月傅泉听战千羽如此一问，不由双目攸转，微微沈吟起来。

因为，这艘黑蛟船乃是在烟霞山庄秘密制造，其玄妙之处，自是不能向外透露。

百步弯月傅泉，平素与烟霞山庄庄主至立交稍莫逆，故而，此次为江青之事，至止遣人万里迢迢赶赴关外，邀请傅泉到来。

傅泉甚为钦仰这飞索专诸至止，因此，他目前虽受至立之托，来此迎接江青等人，自己切也是客卿身份。

他虽然知道这黑蛟船的构造秘密，但在未得到烟霞山庄庄主至止的同意之前，他切不好迳自泄漏出去但是他始才话已出口，又怎好遽食前言呢？

百步弯月傅泉正在沈思犹豫，九梭绝命冯雄却冷冷一笑，大步走过来，同战千羽说道 “战兄不是要看看这黑蛟船的秘密么？嘿嘿，此事简易之至，便请各位随同老夫下去观赏！”

九梭绝命此言一出，不由顿使傅泉暗吃一惊。

他近日来，已对九梭绝命那种狂傲之性。暗生不满。但冯雄与飞索专诸交往甚深，颇待全立倚重，因而，傅泉亦只得与之表面敷衍，不好发作。

这时冯雄擅做主张，应诺战千羽等人落舱观看，傅泉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有暗将不满之意隐藏心中，他干笑了两声道 “既然战兄等有兴，又得冯兄首肯，老夫自然无话可说！”

傅泉随意的一无形中已将责任轻轻推卸在九梭绝命冯雄身上。

冯雄暗自冷笑道 “傅泉也是江湖上成名露脸的人物，没想到竟这般缩首畏尾，哼！自己既让这六人看到了此船的秘密，难道说，还能让他们再出烟霞山庄？”

九梭绝命那干干的唇角，含着一丝嘲弄的冷笑，亲自将舱板移开，请江青等六人落舱。

江青心中，正十分殷切的想知道这黑蛟船的秘密，故而此刻也没有注意到九梭绝命的神情，轻扶着云山孤雁夏蕙，缓缓沿看另一条窄梯，进入舱底。

他始才落舱，便觉得舱内空气十分沉闷，而且，尚含有一股沈重的汗臭之气。

江青急急举目望去，不由心中大为惊讶。

只见这底舱之内，彷若一道狭窄的长弄，二十名赤膊露膀的彪形大汉，正分坐两旁，每人手中，皆握着一个钢铁把柄，在闷声不响的用力转摇。

这舱底尽头，便是一个舵手，在这二十名并坐的赤膊大汉之前，尚有着一个身着葛布短衫的瘦小汉子他正坐在一把与舱板相连衔的特制高椅上，面对着前面一个大约面盆般的玻璃镜，手中转动看一面红旗，在指挥着舵手行船的方向。

江青望着舱内鸦雀无声的二名大汉，只见他们虽然喘息甚急，却是绝不让任何一丝表情，流露在面孔之上。

这时，九梭绝命冯雄面含阴笑，故意道“各位若有不明之处，尽管询问，凡是老夫所知，无不奉告！”

大旋风白孤早已注意到九梭绝命冯雄那含有深意的神色，他这时距离九梭绝命最近，备准一旦有变，便抢先出手发难。

红面韦陀战千羽佯做不察，呵呵笑道“老夫尚不明白，这些人手摇把柄，是在催动着什么？”

九枝绝命冷然答道“他们手摇的把柄，乃是连在船外的一个带叶铁轮上，这轮子约有桌面般大小，每边并放十个，而且深入水中，各人用力转摇之时，这些铁轮风叶亦跟着转动，於是便可催动船身前进，故而骤看此船外表，决然察觉不出其动力何在！”

九梭绝命一望各人惊愕的赞叹神色，不由傲然一笑道“此船奥秘之处尚不止此，各位自舱玻璃镜中向外窥望，当可清晰见物，一目了然，但是，在每一个玻璃境外，皆连有两张可以任意封闭的犀牛皮，在平素之时，船外之人，决然无法探视舱内动静……”

江青闻言之下，不由十分感叹。他向云山孤雁夏蕙微微一笑，低声道“蕙妹，这烟霞山庄的邪物异事，可真不少……”

夏蕙回眸一笑，轻轻点头。

这时，众人又在九梭绝命冯雄的肃手之下，纷纷行上中舱。

只见百步弯月傅泉正负手立在舱中，面色十分冷漠。

显然，他对九梭绝命冯雄的不满，已经达到使这位深沈不露的老江湖感到忍受不住的地步。

时间在不调和的翳闷中，缓慢的移动着……

这时，船舱底忽传出一个声音道“启禀傅当家，山庄水道已经在望，本船即将拢岸。”

百步弯月傅泉冷然道“知道了，老这就上去！”

说罢，百步弯月亲自掀开那犀牛皮制就的舱盖，请江青等六人登岸。

江青首先行至船顶，他展目环顾之下，但见一片满目青丛的岛屿，出现在眼前。

这片岛屿，乃分成两堆矗立水面，中间却以一条石砌长桥相连。

靠右那座岛屿，在一片深幽的树林中，隐约露出一角红墙绿瓦，一见之下，即知这所建筑依山望水，静雅中尚带着一股俯瞰全岛的威势。

左面这座岛屿，除了满目青翠外，沿着岸边，仅见一条巨木连成的码头伸展入水中，两艘与此船相似的“黑蛟船”，静静的停泊在那码头之旁。

这巨木连成的码头上，这时已站立看数十名黑衣大汉，为首者，却是两位气度轩昂的中年人。

江青等人所乘之“黑蛟船”，此际缓缓靠在码头的一旁，当即便由岸上的四名黑衣大汉伸过一条窄梯，搭於船沿。

江青等人依次下船后，那两名中年大汉立时趋前一步，其中一位面色焦黄的中年汉子，洪声一笑道：“敝庄庄主因适有远客过访，不克分身前来接驾，特遣在下等在此恭候，不适之处。尚请江大侠谅解。”

江青在未达到烟霞山庄之前，便已预料到飞索专诸全立，定会摆出这等场面，故意轻视於他。

因而，他此刻毫未感到惊愕与意外，微微一笑道：“在下久仰全庄主英名无双，此次至贵庄践约，甚期能一睹全庄主风采……”

他说到这里，又转向二人道：“在下尚未请教二位高姓大名？”

那黄面大汉咧嘴笑道：“不敢，在下飞斧周毕……”

他一指身傍那容貌平板的同伴道：“这是在下盟弟，人称飞刀李奇，与在下同为敝庄前岛游巡。”

江青运道景仰，回头一瞧，那迎接自己等人来此的百步弯月傅泉与九梭绝命冯雄二人，此际却都踪迹不见，但战千羽却早已察觉，他二人适才已搭乘原船，向另一座岛屿驶去了。

战千羽心中不由深感不满，因为，江青乃为近日来武林后起之雄才，且不去说，便是自己与大旋风白孤二人，亦是成名露脸的人物，名望之盛，较之双飞后人并不逊色，日下却遭烟霞山庄之人如此轻视，怎不令这位声威桓赫一时的中原大侠感到忿然。

这时，江青等在那飞斧周毕的前引下，离开码头缓缓行去。

只见肃立在四周的数十名大汉，却个个目光凝聚在江背脸上，色之中，皆不自觉的流露出一股惊畏之色。

因为，他们早已风闻这位近日崛起武林的邪神后人，那些风云事迹。

而且，他们更料想不到的是，这位当年武林邪尊的传人，竟是一位如此年青俊逸的美少年。

一行人正缓缓沿看一条碎石小道，向前行走，天星麻姑钱素却趋近祝颐身旁，低声骂道：“祝公子，这烟霞山庄庄主虽然名震一方，却也未见得比我家主人强过多少，摆这种臭场面，也算是迎接我家主人的礼仪么？”

祝颐连忙嘘了一声，低转道：“钱姑娘，说话千万留意，须知隔墙有耳……吾等既然不顾四弟先时的劝告，定要来此，便不论对方有什么花招，也全得接着。”

这时，大旋风白孤早已憋了满肚子的怨气，他环目四扫，发现这条碎石小径两旁的树林，建筑着一些与树木同色的矮小房屋。

这些房屋全然以石块砌成，隐藏於树下草鼓之内，若是不仔细察看，极为不易被人发现。

白孤极有兴趣的环目扫顾之下，却又已发现那些参天巨木之上，亦筑

有一间间鸽笼也似的木屋。

这些木屋。渗杂在巨木枝叶之间，彷彿连成一体。

而且，白孤更已察觉，四周隐蔽之处，时而有人影幌闪，竟好似有人在向自己这一行人，暗中监视并且进行包围一般。

他正待转身向红面韦陀战千羽点明，战千羽却向他微微一笑，以目示意。

目光中，透露出一股了然的神色。

江青这时紧靠看云山孤雁夏蕙，一面却与飞斧周毕、飞刀李奇二人闲谈。

江青这时结束了一个话题，目光微斜之间，却发觉路旁草丛中微微一亮。

他不用细看，就知草丛之内，必然铺设得有专擒夜行人的“倒须锦网”。这时，云山孤雁也发现那些高大的树木之间，间或露出一截截的“弯勾竿”。

。她与江青相视一笑，俱未做声。

但是，二人已深深对烟霞山庄严密的布置警惕起来。

其实，他们尚不知道，这仅是“双飞岛”前岛的防卫，那烟霞山庄所在地的后岛，机关布置，却较之前岛尤要严密十分。

这时，一行众人，通过了那道石砌的长桥，进入后岛的范围。

这“双飞岛”后岛，方圆较那前岛更为辽阔，四处皆是些别具匠心，搭盖着一些八角凉亭，置满奇花异卉。

再衬看周遭的湖光山色，景致显得十分清雅可人。

众人沿看青石阶道，缓缓登临，行不甚久，已望见一排排的枫树，迎曳风中。

在这些嫣红的丹枫之后，便是一所占地甚广的红墙庄院。

这时，那红墙庄院约两扇兽环铜门，正静静的敞开着，屋檐下的一方巨匾，四个闪光生辉的“烟霞山庄”巨字，正在秋阳照耀之下，发散着其不可一世的光彩。

飞斧周毕与飞刀李奇，陪同众人踏上庄前石阶后，当门而立的四名黑衣大汉，齐齐向二人躬身一礼。

这时，周毕回身笑道“在下奉谕迎驾至此，稍停自有庄内之人前来接引，在下因职责系身，不克久留，就此告辞！”

说罢，向江青等六人微一抱拳，身形起处，立即如飞而逝。

江青望着二人消逝的身形，微微一笑，回过头来，却望见那四名腰跨鬼头刀的黑衣大汉，个个均似木塑一般，傲然挺立不动。

江青感到十分奇怪，忖道“这四人为何尚不入内通报，一直呆立不动怎的？”

想着，大旋风白孤已大步上前，向那四名大汉道“喂！相好的，吾等来此是为了赴约，并非为贪图欣赏贵庄风景来的，四位像个呆鸟似的站在那里干啥？”

四名黑衣大汉目光微转，齐齐冷停了一声，转头不理白孤。

大旋风白孤纵横江湖数十年，自来就任性惯了，那曾受过如此轻辱。

他不由面色攸变，大骂道“狗娘养的，老夫若不活劈了你们四个呆鸟，你等也不知道大旋风白孤的厉害！”

那四名黑衣大汉闻言之下，始才惊惧的往侧傍微退，但是，大旋风白孤的掌势，已骤然如狂般涌起，向四人扑去。

这四名黑衣大汉，不过是烟霞山庄之司值手下，武功十分平庸，在白孤声威久着的“卷龙掌”下，如何能躲闪得开？

四人才觉眼前一花，白孤掌势已到了他们头顶。

正在这危急之时，烟霞山庄那敞开的大门内，如鬼魅般掠出一条人影，狂笑声中，带着一股劲风迎向白孤。

但闻一阵有如连珠炮般的“劈啦”密响过后，白孤与来人已在倾刻之间，连换了一十三掌。

江青等阻止白孤不及，这时抬头一望那突来之人，竟是个年约四旬，生像威猛无伦的银袍中年大汉。

白孤与此人对掌之下，凭他那一身卓越拔萃的功力，竟亦被震得退后两步。

红面韦陀战千羽骤见来人，不由脱口叫道“银衫青轮万兆扬！”

银衫大汉宏声一笑，大声道“战兄别来无恙？愚弟迎接来迟，尚祈恕罪！”

这银衫大汉生像威猛，言谈之间，更是语声铿锵，有如金铁互击。

此人乃是武林中一个鼎鼎有名的怪杰，凭看手中一柄“青刃轮”，及一身奇奥卓绝武功，不知挫败了多少江湖上成名露脸的高手。

此人性情豪迈磊落，与红面韦陀素交不恶，但是，他的师承派别，却一直深讳不露，是故也从没人知晓他的来历。

战千羽切料不到会在此时此地，与这位银衫青轮万兆扬见面。

这时，万兆扬回身向白孤一揖道“兄弟为了救这匹人一命，故而不向白兄先行出口招呼，孟浪之处，还祈白兄恕之！”

大旋风白孤适才与银衫青轮对掌之下，已略略吃了一丝暗亏。

但这万兆扬出言文过在先，况且，白孤昔日亦曾与这万兆扬有过数面之雅，此时怎与人家翻脸成仇？

白孤一肚子冤气无处发泄，无奈之下，只得干笑两声，支手连拱道“不敢，不敢，万兄客气了……”

这时，银衫青轮又同江青一礼道“在下万兆扬，这位想是人云邪者江兄了？”

江青连忙还礼道“岂敢！在下正是……”

万兆扬哈哈一笑，洪声道“各位贵宾，快往里请！”

江青略略一让，然后一马当先，与众人行入这烟霞山庄之内。

各人进入庄中之后，流目四览，但见楼阁重垒，深沉无际，红墙碧瓦，衣华辉煌，四处亭台水榭，假山花棚，端的不啻人间仙土，世外桃源。

这时，红面韦陀战千羽心中不由暗自纳闷，忖道“银衫青轮与自己相交有年，却从未闻及他与飞索专诸全立有过什么交往，怎的他也来倘这浑水？而且，看情形银衫青轮好似与那飞索专诸，尚有着极深的渊源，否则，他也不会受命出来迎接我们~...”

战千羽越想越觉形势不妙，那一张红润油亮的面孔，亦不由逐渐转为凝重。

大旋风白孤这时也感到情势有些紧张。

因为，目前对方现身之人，个个俱是武林中不可一世的成名高手。

而且，这些人彷彿俱与烟霞山庄交往甚深似的。

这时，烟霞山庄内之主要人物尚未见面，仅只目前露面之人，已非易与了。

白孤宛如直觉到自己六人，已一步步的踏入一个预设的圈套之中，而且，更在对方明暗两面的环伺之他内心不由随着脚步之声，逐渐沉重起来……。

一方雄才

在银衫青轮万兆扬的引导下，一行七人缓缓穿过一道曲折的回廊，踏上一道大麻石的台阶。

台阶上，却是一个宽阔而幽雅的庭园，随着各人缓缓踏升的脚步，江青白银衫青轮的肩头望去，已可看见在这庭园中，一座恢宏雄伟的大厅前，赫然立着男男女女形形色色的一群，约有数十人之多。

当江青踏上最后的一级石阶时，他已然看清站立在最前面的一个人，是位身着儒衫，面庞晶莹如玉的中年书生。

这中年书生身后束手恭立着两个身着紫衫，神态冷峻的高瘦老者。

另外一个风姿绰约，已届中年的美妇，却立於他的身旁。

而那俏娇慧美的双飞仙子，正立在这中年美妇的两侧。

此外，最令江青注意的，却是一高一矮，两个腰缠虎皮的披发怪人。

这时，那中年书生文质彬彬的踏前两步，优雅的含笑说道“老朽全立，这位想是昔日邪神传人江兄了？烟霞山庄幸蒙玉驾莅临，可谓蓬壁生辉，只是老朽过迟来迟，万祈江兄勿怪才是！”

江青一见这丰神俊朗的中年书生，竟是雄霸一方，威声垣赫的飞索专诸全立，不由觉得十分惊愕。

而这飞索专诸言谈之间，却又如此尔雅有礼，那像是一位在武林之中，威震半边天的雄才？

江青这时连忙整容一揖，沉声道“在下江青，为月前与令媛在会泽酒楼之事，特谒贵庄，以践令媛之约，幸蒙庄主庞台下迎，感惭十分……”

飞索专诸全立那如玉般的面容上，浮起一丝浅笑，他又向红面韦陀战千羽及大旋风白孤道“战兄亦赏光至此，实乃全某之幸……白兄与全某虽未见过面，全某亦久仰之至，各位玉趾光临，全某谨代敝庄各人，表示无限欢迎！”

飞索专诸全立侃侃言谈，神态雍容，顾盼之间，棱棱生威，确实有着一派霸主的风范无度。

大旋风白孤见状，暗自骂了一声“口蜜腹剑！”

但面孔上却仍旧挤出一丝笑容，连道不敢。

这时，飞索专诸全立，并不为江青等人引见他身旁之人，便迳自肃手让客。

全立引导各人行不数步，江青已看见在那大厅之前，一座宽敞的花棚之下，摆着两桌酒筵。

花棚外，尚立着八名黑衣大汉。

飞索专诸尔雅的向众人一笑道 “各位远来不易，粗茶淡酒聊表地主之谊，倒是委曲各位了！”

说罢，招呼江青等人与烟霞山庄各人分别落坐。

这时，江青目光环扫之下，发现这花棚之前，尚辟有一方约三丈宽阔的广地，其上铺满了银白色的细砂，看来清爽无比。

他心中微感一动，已知道稍停的这顿酒宴，必是不易下箸的了。

他正在举目回顾，云山孤雁夏蕙忽然悄声在江青耳傍道 “青哥，这些武林中，威名盛极一时的高人，气度多么恢宏！若不是和你在一起，我恐怕一辈子也见不着这些人呢？”

“而且，烟霞山庄的这些人里面，还有一位美耀的姑娘一直目不转睛的瞧着你...”

江青闻言一惊，目光微掠；果然发现隔席，坐在那中年美妇身旁的双飞仙子大姐 全玲玲，正在美日盼兮含情脉脉的注视着自己。

江青不是白痴，全玲玲这时目光中所流露出的神色，其中隐约合蕴着些什么，他岂有看不出来的道理？

而且，聪慧明镜的云山孤雁夏蕙，早已更确切的了然於怀，全玲玲目光中对江青所透露出的情意。

因为，夏蕙是女人而且，女人在“情”这一方面，似乎更较男人来得敏感些。

江青急急转过头来，同夏蕙尴尬的一笑，低声道 “蕙，你别瞎疑心，这姑娘便是那双飞仙子之一的全玲玲，她与我目前是誓不两立，恨不得将我剥皮抽筋！”

夏蕙嘴角一翘，喂道 “哼！爱之深才恨之切呢！”

江青不由连忙低声向夏蕙解释，一方面尚要面带笑容，向在座各人做着表面功夫。

天星麻姑钱素依着夏蕙而坐，她这时是旁观者清，暗自网笑道 “公子与夏姑娘真可说是一对欢喜冤家，卿卿我我的，目前却是不得其时哩.....”

这时，坐在江青右侧的红面韦陀战千羽，一面看着八名黑衣大汉，正在全立的招呼下端菜送酒，一面沉声对江青道 “四弟，为兄料不到烟霞山庄之内，竟然到了如此多的武林高手，而且，这些人物，好似都与那飞索专诸渊源不浅.....再加上烟霞山庄原有的好手，威势之大，确实令人头痛，今日吾等若不妥为应对，恐怕便要弄个灰头土脸.....”

红面韦陀仅知双飞仙子与江青在会泽酒楼之中所发生之事，故而，他以为这次订约仅以此事为主因而已。

其实，他却不知道，武林“双飞三绝掌”的后人，早已沉湮一气，为了他们今后的基业与名声，联手合力，要将邪神的后人毁灭。

而且，其中更关连着一件邪神昔日牵连极深的仇怨在内.....

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及飞索专诸所包含的祸心，又岂是别人所能逆料得到的。

这时，战千羽游目四顾，又低声对江青道 “坐在九索专诸全立下首约两名灰衣老人，号称连心双老，此二人乃是孪生兄弟，武功诡异莫测，为人更是冷漠无情，但此二人却被飞索专诸倚为左右手。对全立极是忠心，已在全立身傍效命二十年之久.....那一高一矮，腰围虎皮的两怪人，乃是九索

专诸的两大护卫，一谓虎魄，一谓虎魂，出身於苗荒蛮族，此二人乃全立之父，九索飞龙全为柱所收，后又送至苗强独眼人魔乌鲁布手下习艺十年，武功更是奇奥无比……这两个怪物，对九索专诸视若兄长，忠心耿耿，极为不易对付……”

江青听到红面韦陀对敌人的详细分析后，一双剑眉，已逐渐皱起，他目光一转之下，低声问道“大哥，那中年美妇又是谁呢？”

战千羽顺势一瞧，沈声道“此乃九索专诸元配，双飞仙子生身之母，武林中鼎鼎大名的妃衣女罗十娘！”

江青这时不由觉得心头沉重，十分担忧。

因为烟霞山庄已经露面的江湖高手，已有十余人之多，仅只这些人物，已属不易力敌，而其中尚不知是否更有其他好手隐匿未露？他暗自忖道“看情形，今日只怕讨不了便宜！”

一个人的心理作用，是非常奇异的，江青心神一冷，面上亦自然显露出来，而无形中，这股沉重的气氛，也感染到席上其他与之同来诸人。

忽然，飞索专诸全立此刻举杯起立，同江青等人道“贵客远来不易，老大谨以水酒一杯，聊表甘心。”

江青等人急急站起来，连声道谢中，各将面前的醇酒一饮而尽。

全立此刻微微一笑道“粗菜劣肴，不成敬客之道，倘请各位随意饮用，无须拘束！”

说罢，众人的酒菜虽然是那么丰富珍罕，江青等人却是食不知味，个个均是心事满腹。

坐於另一桌首位的飞索专诸全立，俊期的面孔上，轻浮起一丝不易察觉的阴笑，他有意无意的望着江青等人，目光中却隐隐包含着丝丝欢愉的成份。

双飞仙子全玲玲、全楚楚二人，仅略微沾杯，那两张俏丽的面庞上，已泛出两朵桃花也似的嫣红。

全玲玲那双水汪汪的剪水双眸，好似被磁石吸引似的，时而悄然望向江青身上。

若是你细心观察，便可发现全玲玲的神态之中，尚含有一股怔忡不安的意味。

这时，飞索专诸全立，忽然将手中镶着金边的牙筷轻轻放下，他的面容，也随着这微小的动作，而逐渐转为冷峻。

这股寒意，就好似和旭的天空，突然被云霾遮布，是那么阴沈，又那么突兀。

江青一直用眼角斜视着飞索专诸的神态，此际，他亦不自觉的将手中那双考究的牙筷放下，微带紧张的凝视着全立，讲得更露骨些，江青已在忐忑不宁的等待着一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雨。

飞索专诸全立，双眸含煞的四周扫，冷然开口道“江兄，老夫身为地主，极不愿先行破坏这和祥之气，但是，吾等却不能不面对现实…想江兄定知老夫此言之意。”

江青明白这场不可避免的纠纷，已即将到来。

他故做沉静的一笑道“不错，在下亦不至忘记，在下此来何为。”

他说到这里，回眸向同来诸人一瞥，又道“一月之前，在下於会泽城中，与令媛发生过一段误会，承令媛相约，订下今日之会……当时，令媛

亦曾提及，尚有在下义父昔日的一段恩怨，须由在下解决……”

飞索专诸全立阴冷的一笑道 “江兄近日崛起江湖，又为昔年邪神衣钵传人，将来成就，正是指日可待，不过……”

他说到这里微微一顿，又道 “不过阁下於会泽城中，那狂傲无人之态，却是令人不敢恭维，况且，阁下目无馀子，非但当众凌辱小女，更出言污蔑双飞后人，难道说，这便是邪神对阁下的一贯教诲么？”

江青一听全立说话之间，不但断章取义，污抹事实，更带着嘲弄的意味。

他当下怒火攸炽，抗声道 “全庄主如此说话，未免令在下十分抱憾，在下素仰全庄主明断果敢，那知尊驾竟然如此不分青红皂白……”

江青话尚未说完，坐在下首那腰围虎皮的苗荒怪人虎魄霍然站起，怒瞪着那双如铜铃似的双眼，破锣般大叫道 “江青，你吃了熊心豹胆不成？须知辱及老夫少君，要以命相抵么？”

江青正自愕然，大旋风白孤已狂笑一声道 “这位想是称为虎魄鲁木的仁兄了，阁下少君与实客谈话之际，阁下如此横插干预，可还懂得一些宾主之道？”

虎魄鲁木闻言之下，神色骤寒，厉吼道 “白孤，老夫不会饶过你的，等着瞧吧！”

飞索专诸这时深沉的一笑，佯怒道 “鲁木，休得如此无礼，还不给我坐下……”

虎魄鲁木悻然瞪视了白孤一眼，始回位落坐。

这时，江青面孔之上，已变得微微苍白，他略一思忖，大声向全立道 “全庄主，此事之是非黑白，但请尊驾详询令媛，自可知晓其中原因，在下亦不愿多作分辨……”

飞索专诸全立目光毫不斜转，冷然道 “不用再问，无论阁下是否有理，只要进得我烟霞山庄，便休想全身而退！”

他竟毫不理会激动异常的江青，又同战千羽等五人一瞥，傲然道 “便是偕阁下同来的五位，亦将遭受相同的命运！”

红面韦陀战千羽如此老成持重，此际也忍受不住全立如此狂傲的态度，他一阵宏声狂笑，霍然起身道 “全立，凭你为一方霸主的身份，言谈之间，却如此跋扈张狂，也不怕令天下人士齿冷么？老夫倒要试试，阁下是否能留得住老夫等人。”

飞索专诸毫无表情的一笑，缓缓落坐，根本没有回答战千羽的话这时，大旋风白孤早已气得全身微颤，他怒极反笑道 “好极了，料不到烟霞山庄的各位英雄好汉，尚有这么多的威风，在我们兄弟面前抖露！”

红面韦陀战千羽受了全立这无言的难堪后，却仅自面孔微微颤动，没有说话。

江青见自己新近结义的大哥，平昔一向受着武林人物的敬仰，如却为了自己，被烟霞山庄之人如此侮辱，他心中不由难过至极。

於是，他在瞬息间作了一项决定，纵然对方威势远扬，雄居一方，自己也绝对不再做那委曲求全之举。

江青激动的一扶战千羽肩头，向他做了一个歉疚的苦笑。

然后，他回过头来，大声说道 “全立，你凭什么如此狂傲？莫非凭着你继承双飞的遗荫么？哼哼...你看错人了...全立，你有什么阴险手段，尽

管使出来，看看到底是双飞后人的手段厉害，还是邪神义子的艺业高明！”

大旋风白孤奋然叫道 “骂得好，四弟，这才是男儿本色！”

此刻，飞索专诸全立，阴沈的摆手阻止烟霞山庄忿然欲动的各人，冷冷一笑道 “有骨气，江青，老夫最欣赏如阁下此等威武不屈的作风...只是，阁下却也看错人了，老夫岂会被你这几句幼稚的谈话所吓倒？”

江青勃然色变，厉声道 “全立，你不用依老卖老，须知江青亦非好欺之辈。”

江青此言始毕，忽听一个嘶哑的声音叫道 “我黑豹林寅倒要试试.....”

江青正待回头望去，一股尖锐的劲风，猝然自花棚之外向他右肋袭到。

江青目光才转，劲风已至，他身形仿若电掣枝攸然暴缩一尺，右掌食中二指并排微勾，在众人尚未看清他的手势以前，已无可言喻的飞快点去.....

空气被他这急速点去的锐风撕裂，发生一阵极为刺耳的“吓吓”之声，一股凝聚成形的白气，仿若一条狂怒吃窄人的毒蛇，猝然射出。

那去势之快，几乎已不是任何言词所能形容。

仅只白气一闪，一声凄厉的惨叫，已陡然而起！

於是，江青目光回视，一个魁梧的身形，被这股白气，撞刺出寻丈之外，又满口鲜血的仆倒地下.....

这些动作，幌如天际电闪，其经过时间，仅在瞬息一刻之间，无论是双方的任何一人，皆被这突然而来的变化所惊震，一片鸦雀无声。

“夫守庄头领，多蒙你成全了.....”

原来，这适才暴起发难之人，乃是烟霞山庄护庄五大头领之一，名叫黑豹林寅，武功甚为不凡。

他早已奉了全立谕令，暗伏在聚宴花棚之外，以防肘腋之变。

但是，这林寅却大也贪功好胜，他在听到江青激奋的言谈后，便想猝然出手，以期能将江青杀死，他自己亦可立下一桩奇功。

然而，他却估低了江青的功力与警觉性，以至偷鸡不着，反把自己赔上一命.....

邪神后人，岂是如此容易对付得了的？

这时，江青目蕴煞气，一瞥那早已僵卧不动的黑豹林寅，江青知道，凭这人始才出手一击之功，已可测知此人功力不弱，自己若非施出义父亲传的绝技“并天指”，只怕尚不能在顷刻之间，制其死命。

而飞索专诸全立，却能在一眼之下，便能看出江青所施武功，其目光之锐，经验之丰，亦确非等闲可比！

江青这时狂笑一声，说道 “全立，尊驾有何手段，不妨堂堂行之，用这种偷击暗袭，卑劣无耻，下三流的勾当，也不怕辱没了你先人的威名么？”

江青此言一出，飞索专诸全立，禁不住面容条变，他那如玉也似的面庞，也被愤怒和自尊，组成了一片肃煞之气。

全立此时这条人的形态，使得烟霞山庄的每一个人感到惊愕不已，他们从来也没有看过这位昔年双飞之一的后人，有过如此忿怒的表情。

双飞仙子更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全玲玲那楚楚怜人的目光，却焦急的睁视着江青。

彷彿，在警告这位自己心仪已久的青年，莫再出言触怒她的父亲.....

这位名震一方的武尊后裔，到底有其雄霸武林的威严啊！

但是，在这静寂的气氛下，却出人意料之外，蓦然有两个人同时狂笑出声，那笑声是如此高亢，震得人人耳膜嗡嗡作响。

花棚诸人霍然惊异的转首望去，只见这两个出声大笑的人，一个便是江青，另一个人，赫然竟是那形状威猛，身着银袍的银衫青轮万兆扬。

随着这激荡狂妄的笑声，飞索专诸全立的面色也更加难堪，他那如寒冰也似的目光仅向江青脸上冷冷一扫，就转到银衫青轮万兆扬的身上。

然而，全立这时的眼神中，那冷峻的寒意，已转变为讶异微愕之色……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位名扬武林的银衫青轮，在飞索专诸全立面前，好似有着其超然的地位。

这时，只听江青洪声说道 “全庄主，阁下无庸摆出此等面孔，贵庄有什么绝活，尽管使出来，江某等准管接着就是。”

飞索专诸全立尚未说话，银衫青轮万兆扬已大声道 “各位，适才气氛之间，不是显得太沉闷了么？难得江兄竟能打破这令人窒息的局面，更提出赐教之言，想全庄主定然会接受江兄这番盛意的……”

万兆扬说罢，以目转视全立，全立面上仍是一片肃煞之气，他微微颌首道 “不错，始才江大侠出手成全了老夫属下，如今又提出此等高见，老夫正乃求之不得…嘿嘿，烟霞山庄没有刀山剑林，有的仅是几手不成章法的拳脚，只怕尚侍候不了江大侠呢……”

江青冷然一晒道 “全庄主客气了，江青既然来此，便没有存着侥幸之想。”

这时，全立闻言之下霍然站起，一挥手道 “那么，咱们大可不必多说了，且在手底之下，一分此事是非。”

全立此言一出，花棚外的八名黑衣大汉，连忙迅速掠身入内，匆匆将两桌酒席撤下，空出花棚外的一片广地来。

这时红面韦陀战千羽急急沉声向江青道 “四弟，看情形，一场无法避免的溅斗卸将到来，不管吾等是否栽于此地，我们都要倾力一并。”

江青望着战千羽那红光油面的面孔，上面正透出一股凛然不屈的坚毅之色。

江青感佩的望着战千羽一笑，深沈的颌首。

战千羽又道 “对方诸人中，除为兄向你说过的那几人外，这银衫青轮，却更是一个极不易斗的怪杰，为兄曾眼见他单枪匹马，连毙凶名久着的祈连十二阴煞，身手之绝，的是令人骇异……而且看始才情形，好像连飞索专诸全老儿，也对他退让三分……奇怪，他们中间会有着什么特殊的关系呢？”

江青亦十分注意那银衫青轮万兆扬，他知道，此人稍停亦定是自己的劲敌之一。

这时，大旋风白孤那清瘦的面孔上，露出一股忿怒的神色，他低声对战千羽道 “大哥，那银衫青轮万兆扬，平素与你交情不恶，怎的目前非但毫不顾惜往日情谊，反而更助纣为虐，帮助烟霞山庄，同我们挑战起来？妈的，这也算是武林中，称名道姓的人物么？”

战千羽神色一黯，微微叹息一声，他心中亦自觉得十分难受。……。

这时，席筵已撤，面前空出地方，双方人马，没有一个人出声说话，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仅是一次更大的争纷来临前的序幕……。

龙争虎斗

银白色的细沙，在阳光映射下，闪发出粒粒浅白色的光辉，这悦目的光彩，与花棚内舒适悦目的景致相配，原该有个令人气清神爽的印象，但是，这时的气氛却全然相反，花棚内每个人的面孔，那紧张的绷板着，每个人的神经，也都似一条条拉得太紧的弓弦一般……。

飞索专诸全立，冷漠的扫瞥过每个人的面孔，然后，他语声平淡的说道：“老夫为了先人的名望，后世的荣辱，今日只得与邪神传人等兵戈相见，江大侠意下，想亦与老夫相同……。”

江青缓缓答道：“江青目前只有一句话要说，那便是全庄主等各位壮士，既然要继续先人的威望，后世的荣辱，那么，江青无论有理无理，也只有舍命相陪。”

江青这几句话中，已暗含着对烟霞山庄此等迫虎人的行为，深感不满……。

这时，身为飞索专诸两大护卫之一的虎魄鲁木，起身向全立道：“少君，老奴请命出战，一会那位鼎鼎大名的大旋风白孤。”

全立面无表情，轻轻颌首。

只见虎魄鲁木大步行至花棚之外，向大旋风白孤一招手道：“白大英雄，老夫现下便想领教领教，阁下成名江湖的‘卷龙掌法’！”

白孤面色凝重，缓缓起身。

江青正待抢先出战，红面韦陀却将江青一拦，沉声道：“四弟不用惊忧，这虎魄鲁木虽然功力高强，也未见能将你二哥压得下去！”

白孤沉着的回首一笑，缓缓举步行出。

这时，花棚中每个人的眼神，俱皆凝视着旷地上的二人。

白孤冷冰的一笑道：“鲁大跟随，阁下还不动手，难道尚等着亮亮相吗？”

白孤一言未已，虎魄鲁木已蓦然暴喝一声，若电光石火一般，以无可比拟的快速，几乎手足不分先后的连续施出九掌九腿。

出手之快，确是令人惊骇。

白孤神色微变，身形宛若狂风般“呼噜噜”转出五步，就在他身形疾速转动时，已凌厉无伦的还攻九掌十一腿。

两人同时倏然后退，又同时狂喝一声，在指顾之间，各向对方连连放出十三招！

白孤那清瘦的面孔上，这时几乎不可察觉的浮起一丝笑容，他长啸一声，右掌挥起旋回劲风，左掌掀动漫天罡气，带着一片刺耳已极的呼啸风声，猛袭向虎魄鲁木而至！

武功一门上，有这么一句话：“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白孤适才在和虎魄鲁木甫一接触之中，已察觉出这位苗强异人独眼人魔的高足，功力实较自己略逊半筹。

他这时心神一定，已将自己纵横黔滇，少过敌手的“卷龙掌”法施出。

虎魄鲁木早年亲爱武林双飞之一，九索弗龙全为柱指点，又经苗强异人独眼人魔不断教诲，武功之精，自亦非同小可。

他这时狂笑一声，身形跟看奇诡莫伦的左右幌闪起来，随着他那一头披肩长发的飘拂，鲁木也倾力展出独眼人魔亲授的苗强异技“蜈蚣掌”。

一时之间，只见劲力回旋，幌若大漠狂，人影闪耀幌走，又似巨蜈随风蜿蜒，千百掌影漫天而起，层层不绝，间或夹杂着几声沉喝厉叱，白孤与鲁木二人，瞬息之间已激烈无匹约互换了七十馀招之多江青艺高眼明，他这时凝眸望着场地上拼斗不休的二人，不由暗中替自己拜兄舒了一口大气。

因为，江青已然看出，那虎魄鲁木，虽然功力甚高，身形却不如自己拜兄那样快捷凌厉，而且鲁木更容易性燥气浮，犯了大忌，在心神上，他已比大旋风白孤那沉着凝练的神态差了一筹。

斗场中的二人，仍旧身形如闪电般来回地交击着，二人俱是怒睁双目。面如寒霜，倾力以自己名扬江湖的绝技，向对方施以最无情而狂厉的攻击……

这时，红面韦陀战千羽，习惯的一摸秃顶，轻声说道“四弟，你看你二哥这两手招式，还够得上称为黔滇第一高手么？”

江青微微一笑，颌首道“果然高明，只是对方那点子却也不容易忽视呢。”

战千羽面色随即转为忧戚，他隐含顾虑的道“依目前的情形看来*吾等倒不须将重点放在这一场比试上，要知道，飞索专诸全立，与银衫青轮万兆扬等人，才是我们真正的劲敌呢！”

江青一想不错，目光也缓缓向隔座望去。

只见银衫青轮万兆扬正面含浅笑，注视着场中战况，尚不时优闲的回头来，向飞索专诸全立轻声交谈几句。

江青暗中有气，回首道“大哥，这银衫青轮万兆扬，真是不讲道义，看他这付大刺刺的模样，好似根本不将吾等置於眼中一般，哼！愚弟稍停倒要看看，这位名扬武林的大侠客，到底有什么值得傲人的地方……”

战千羽微微摇头道“四弟，且莫鲁莽，据为兄判断，万兆扬平素为人，并非如此，可能他有什么难言之隐……”

江青正待回答，斗场之中，蓦然传出两声厉吼。

他急急移目望去，只见虎魄鲁木，散发披面，脸红如火，身形奇快无比的左幌右闪，双掌双腿，挥动得急骤如浪涛翻涌，身形绝似一条硕大无匹的巨型蜈蚣，向大旋风白孤猛扑而至！

这正是虎魄鲁木的蜈蚣掌法中，轻易不露的绝着“百爪攫食”。

大旋风白孤睹状之下，冷削之极的一哼，身形猝然前纵，飞沙旋舞中，一股凌厉无匹的劲力也怒卷而出！

就在这片狂猛的劲气中，白孤身形蓦然旋回飞起，掌势腿影如漫天卷云，在瞬息之间，单向虎魄鲁木全身四周。

此乃白孤卷龙掌法中，威势最为深宏的一记绝招“大漠卷龙”！

虎魄鲁木才觉一阵凌厉的狂暴卷而回，敌人的掌山腿影，已将自己全身左右，四面八方，完全罩住这时，虎魄鲁木惊惧之下，欲待跃身后退，却已不及了。

忽地，就在这危急无比的时刻，一条背后飘拂着长发的矮瘦人影，竟闪电般扑向空中的大旋风白孤身后！

白孤正觉背后劲风袭来，他尚不及回首盼顾，另外一条淡淡的青色人

影，更较那条披发人影抢先掠到。

瞬息之间，这自两个不同方向飞到的身形，也在空中绝快无比的换了一十二掌。

青色身影蓦然又飞起两丈之高，而那条披发人影，却被震得倒翻而回，跌倒在沙地之上！

几乎在这同一时刻之间，虎魄鲁木一声长嚎，亦被大旋风白孤的这招“大漠卷龙”拍中右肋，面色惨白的踉跄退出五步之外……。

白孤一掌得手，霍然转身，发现那条掠起的青色人影，正是自己拜弟江青。

而那条被他震翻的披发人影，切赫然是虎魄鲁木的同胞兄弟虎魂鲁枯。

这时，虎魂鲁枯神色之间。显得痛苦异常，黄豆大的汗珠。正向他两鬓滴落，但是他却咬牙不响！

虎魄鲁木亦形态颓衰，摇摇欲坠，显然，这兄弟二人，皆已受伤不轻。

原来，江青始才骤见白孤身形旋回之际，虎魂鲁枯竟然缓身扑向白孤，於是，江青不待第二个意念自脑中浮起，也急掠而出。

他恨极了烟霞山庄如此跋狂傲之态，故而早已将一身精浑深厚的“离火玄冰真气”提至顶点，流布体内，出手之间，全以真力推动，决不留情。

虎魂鲁枯在这昔年邪神睥睨天下的“离火玄冰真气”之下，焉能抵敌得住，加以他救人心切，一上来便以内家真力，与江青硬拚，如此以硬对硬，他岂有不受伤之理？

此刻，场中有着一度为时极短的沉静，随即在飞索专诸的示意下，四名黑衣大汉，抢入场中，将虎魄虎魂兄弟二人，扶入庄后休息疗伤。

江青随同白孤回座后，始才坐下，飞索专诸却忿怒的笑道“二位的表演真是好极了，不过，江大侠以此种方式将老夫属下击伤，也还懂得武林中交手的规矩么？”

江青沉声一哼，说道“全庄主此言未免有失公允，适才之事有目共睹，若非那虎魂不顾信义，妄想自背后暗袭在下拜兄，在下也不会出此下策，这实是贵庄之人先行破例，嘿嘿，在下才起而效尤。”

飞索专诸全立重重的哼了一声，一丝残酷阴毒得令人有些毛发悚然的微笑，已隐浮在他的咀角上。

这时，花棚之外，蓦然人影一闪，九梭绝命冯雄，掠身而至。

他先向全士等诸人微微抱拳，接着又转身说道“老夫适才有事外出，未及一睹江、白，二位好汉那盖代绝学，的是遗憾之至，现在么，倒想不自量力，与白大英雄印证一番……”

九梭绝命冯雄形状枯瘦，说话的音调，亦永远是那么冰冷阴沈，不带一丝活人的气味。

大旋风白孤这时正自坐在椅上，微微闭目调息，间言之下，不由霍然立起，大笑道“白孤早知威名鼎鼎约九梭绝命，要想抖露抖露我白某人……不过，嘿嘿…只是恐怕未必见得就能让阁下称心如意呢……。”

九梭绝命那干瘪的面孔上，没有一丝笑容，他冷冰冰的道“谁能叫谁认栽，现下岂能定言？大旋风，咱们还是手底下分个明白。”

大旋风面孔骤寒，正待长身掠出。

红面韦陀战千羽忽然一拉白孤衣角，缓缓站起道“冯兄，江湖上有句话道“刀磨两面光”，嘿嘿，那一面生了，也得斟酌斟酌的，冯兄只顾一

面，却不想老夫二弟也已交过一场手了？冯兄如此说话，不是嫌透着有些占便宜的意味么？”

九梭绝命闻言之下，双目倏然怒睁，煞气隐射中，他向红面韦陀阴沉沉的说道：“战千羽，老夫敬你在中原武林中，原是成了名的人物，故而才留予阁下几分薄面，既然阁下如此不识抬举，便请放马过来，难道老夫尚会畏惧於你不成？”

战千羽呵呵一笑道：“好说，老夫倒十分感激冯兄留予老夫的这几分薄面，不过，老夫却只有心领了。”

说话中，战千羽已缓缓踏出花棚之外。

九梭绝命冯雄，沉桩立马，神态稳练，十分凝重的注视在红面韦陀战千羽身上。

他为人虽然狂傲，却也知道红面韦陀战千羽，是个极为难缠难惹的人物。

就在战千羽徐步向外行出之际，银衫青轮万兆扬已沉声向飞索专诸全立道：“全庄主，料不到战老儿与江青等人，已结成异姓兄弟，如此一来，吾等可是欲罢不能了。”

飞索专诸全立阴沉一笑，面无表情的道：“无毒不丈夫，万兄，咱们豁出去了！”

银衫青轮好似起了一阵轻微的震悚，随即，他回过头去，不再说话。

此刻，红面韦陀战千羽在场中抱拳一礼，脚下不丁不八，右掌搭在左手虎口之上，气度之沉雄，果然不愧武林白道中一代名豪。

九梭绝命冯雄却冷哼一声，没有还礼。

战千羽心头正自忿然，九梭绝命缺暴叱一掌，出手便是他独擅的“两仪手”中绝招“指天问心”。

掌势宛如天瀑倒流，又似地泉突涌，上下齐出，攻向战千羽全身要害重穴。

战千羽大喝一声：“来得好！”身形斜偏，右掌“斜切手”急劈冯雄肘部关节，左掌一招“环中月”暗含小天星掌力，印向冯雄丹田，一招两式，凌厉无匹。

九梭绝命冯雄冷笑一声，闪电般往后跃退，几乎在他脚步沾地的同一时间，紧接着又如有弹性般掠身向前。

双掌起处，“两仪手”中绝学滔滔而出，须臾间攻出二十一招！

红面韦陀战千羽毫不闪躲，脚步钉立不动，掌势亦如风云骤起，滚滚涌合，大马金刀连续反击二十三招。

他此刻已将自己久已不用的“风雨三十六套”使出。

二人身形纵跃间，全是恍如电掣，进手招术，亦式式不离对方要害重穴，这场武林中罕见的高手拼斗，逐渐转为激烈！

江青坐在花棚之内，双目毫不转移的凝注着场中二人那闪幌快捷的身形，双手在不知不觉中紧握成拳。

这时，人已闷声不响的天星麻姑钱素，不由一抹面颊汗珠，才轻轻地向身傍的祝愿道：“祝相公，你看着咱们今天能否安然行出烟霞山庄？”

祝显回过那紧张目光，同钱索道：“别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们几个武功诚然不济，大哥二哥与四弟等人，却不像咱们这么窝囊哩……”

天星麻姑不悦的一哼，微怒道：“祝相公，你这句话可就不对了，咱

们武功虽然不济。

可也未见得毫不中用。”

祝愿正待回答，斗场上缺蓦然传来三声轰然巨响。

二人急急回眸望去，只见场中的红面韦陀战千羽、九梭绝命冯雄二人，宛似两支怒极的斗鸡，每人的脸孔土，俱被愤怒激得血一般红。

於是，战千羽原本红润的面孔，便好似西天的晚霞上，再抹上一笔红色的丹珠，而九梭绝命那枯瘦的面容，惨白中方隐隐透出一股朱红，像是颓衰的人，喝了过量的烈酒一般，显得如此地不调和。

适才，二人运用内力，硬拚了三掌，而就目前情势看来，双方俱已怒气膺胸，毫无改换战法的打算！

坐在花棚内观战的诸人，不禁各自为己方之人忧虑不已。

因为，以此种方式硬拼硬拆，不论双方何人得胜，亦定会是个两败俱伤的局面。

正在大家各为己方之人担心之际，战千羽忽然嗔目大喝一声，双掌呼起一股足可断石裂碑的劲气，呼呼轰轰的推出五掌。

九梭绝命冯雄亦毫不退让的，掌势骤出，罡气如啸中，便接五掌。

又是一阵如天崩地裂的巨响，二人身形已踉跄退出七步之外！

红面韦陀战千羽此际汗如雨下，喘息如牛，双目怒突欲出，一步步又向九梭绝命冯雄逼近！

九梭绝命冯雄此时的面容，竟变得有如白纸一般，没有一丝血色，全身亦在做着轻微的颤抖。

但是，当他目光瞥及正向他一步一步，缓缓移近的红面韦陀战千羽时，又长长吸入一口气，双掌微提，严阵以待！

这时，一旁观战的江青急急俯咀白孤耳傍道 “二哥，愚弟看来，若不再行出手阻止，只怕大哥与那九梭绝命冯老儿，都伤在当地！”

白孤面容凝重，倏然，他脱口大叫道 “且慢！”

就在白孤语转始出的刹那间，红面韦陀战千羽已狂喝一声，双掌倾足生平之力，猛推而出。

但是，就在那一股威猛无伦的劲力始才出手之际，九梭绝命冯雄却不再硬接，身形闪电般往外转出。

战千羽发出的掌力边缘，将冯雄身形撞出三步，他却狂笑一声，叫道 “战老鬼，拿命来吧！”

“吧”字始才出口，金光骤闪，一支锋利无比的金梭，迅疾无比地射到红面韦陀战千羽胸前。

来势之快，的是无可言喻。

红面韦陀战千羽，料不到九梭绝命竟如此阴刁，当众之下，用出此种卑鄙手段。

但是，任他怒愤之极，此刻又能如何呢？

他在倾力一击之下，已无余力做闪躲之举了。

花棚内的江青，被这突兀的意外所震惊，待他悚然醒悟，飞身欲救时，时间上却已差了一步。

但是，上天造人的时候，除了给予人类种种的优渥外，尚赐给了人类一种最奇异的力量。

这种力量，是极为难以解释的。

在一个人，完全处于绝境的时候，他往往能异乎寻常的发出一股了超然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也往往能将他自危绝之境，救回生天。

如果要勉强解释，只能说这是一种“奇迹”，不可解释的“奇迹”！

而这时，红面韦陀战千羽在九梭绝命冯雄“光闪命绝”的金梭绝技下，眼看已无法躲避这致命的一击但是，他却在极不甘心的情态下，抓住了一丝微小得几乎没有的空掠，不可言喻的一股力量，亦如山洪爆发般，豁然在他体内澎湃。

於是，战千羽那胖大的身躯，竟在间不容发之际，蓦然向侧傍移出半尺！

半尺，这微不足道的空间，却足够保全了战千羽称雄一时的生命。

就在众人目光一花之际，场中人影幌闪，九梭绝命冯雄蓦的大喝一声，满口鲜血坐倒地上。

而他发出的那支金梭，也深深插入红面韦陀战千羽那多肉的臂膀之内。

战千羽仍然挺立未倒，那红润的面孔，这时已变成惨白之色。

他微微一瞥那支险些夺去他生命的金梭，正颤巍巍的插在左臂之中。

在这支金梭插入的四周肌肉，没有一丝解血流出，但切肿起甚高。

九梭绝命冯雄在适才对掌之际，已暗受内伤不轻，他又冒险以身侧硬接了数千羽那威力无匹的一掌，伤势也更加严重。

但是，他以如此代价所发出去的一支金梭，却未能取得对手性命，气急之下，立时一口真气提聚不住，全身一震，满口鲜血的跌坐在地……

这时，早已掠身飞到的江青正扶看紧闭双唇的拜兄，急急问道“大哥，你……还支持得住吗？”

战千羽艰辛的轻轻颌首，却没有说话。

江青不敢伸手拔出拜兄臂骨上的金梭，扶着战千羽缓缓向花棚内行。

这时，烟霞山庄，银衫青轮万兆扬掠身而起，进入场中将九梭绝命冯雄扶起，低声道“冯兄，你受伤可重？”

九梭绝命冯雄，勉运气压制住心头翻涌的血气，苦笑道“不妨，想那老儿亦比兄弟好不了多少。”

银衫青轮又低声安慰了冯雄两句，连忙招来两名抬着软床的黑衣大汉，将九梭绝命抬至后庄疗治！

这时，银衫青轮却并未回返花棚，他目中透煞，宏声一笑道“烟霞山庄全庄主相约各位到来，目前各位可说已占尽了光彩，不过，只怕占烟霞山庄的光彩，并不是一件好受的事！”

江青这时正焦急的看着二哥白孤，将战千羽的衣袖撕开，露出伤处的情形，白孤一双灰眉，已紧紧皱起。

他迅速的封闭了战千羽左肩穴道，右手用力一拔，那支锋利的金梭，立时应手而起。

随即，一股被堵塞得适于紧密的鲜血，宛如泉水般猝然喷出，溅了白孤一头一脸。

战千羽神色之间，显得极为痛苦，但是他却咬紧牙关，默不出声！

江青心中一阵绞痛，正待出声安慰自己这位古道热肠的大哥几句，银衫青轮的话声，却传入他的耳中。

江青闻言之下，不由勃然大怒，他霍然起身，大声道“万大侠，阁下只顾九梭绝命冯雄的伤势，难道便没有看见原也是阁下挚友的战大侠的臂

伤么？阁下如此绝情寡义，为虎作帐，的是令江某寒心。”

银衫青轮万兆扬面色倏青倏红，竟一时征在当地。

其实，谁又知道他为飞索专诸效力的隐衷呢？

他这时真是有口难言，感到左右为难起来，这时飞索专诸全立却冷冷一笑道 “万兄，且请暂息，此场还是由弟亲自领教。”

全立这一句话，无疑是暗示银衫青轮！你再不出场挑战，我就要自己下场了。

万兆扬急快的在心中作了一番忖度，他痛苦的暗叫道 “战兄，为了先师遗留的谕命，我只有对不起你了。”

他这时面孔微微抽搐，嗔目大喝道 “江青，阁下不用多说，在下志在一方，自今而起，在下与战千羽往昔友情，理应一刀两断。”

万兆扬此言一出，只见飞索专诸面孔之上，浮起一丝自得的笑意。

江青缺愤怒至极，狂笑连转。

红面韦陀战千羽强忍痛苦，冷眼望着场中这平素交往甚洽的放友，心中不由深深的叹息，他喃喃说道 “道义将绝，割蔗分持……”

大旋风白孤重重的哼了一声，恨声道 “大哥，这种趋炎附势的小人，交之何益？还不如干脆一刀两断……”

战千羽微微摇头，不再多说，倘此刻臂伤已被包扎妥当，心头却十分沉闷……。

江青这时大步行至沙地之上，大声向银衫青轮道 “从现在起，江某也不再当你是江某大哥击友，万兆扬，阁下始才不是说，吾等估了烟霞山庄便宜便不会好受么？怎样的一个不好受法？尚请阁下解说一番。”

银衫青轮万兆扬面孔一红。

蓦然狂笑道 “江青，你休要红口白牙，随意调侃在下，须知邪神后人，切唬不倒我银衫青轮！”

江青双目攸睁，精光闪耀中，他霍然将身上罩着的青色衣衫脱下。

於是，在微微偏西的秋阳照耀下，一片灿烂嫣红的光辉，已耀映在每个人惊愕的瞳孔中。

江青火云衣上那金色约三角形鳞片，与背后三个互相衡结的枯骨，正在做着轻微的抖动！

银衫青轮万兆扬那威武的面孔上，此刻也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丝畏惧之色。

而这股畏惧之色，是他二十年来，绝未现出的形态。

邪神昔日的雄风，到底是不可轻辱的啊！

而江常身上所着的火云衣，正是邪神厉勿邪昔年纵横江湖时，所特有的独门标志。

“现在，江某以邪神义子的身份，要正式一会你们这些沽名钓誉之辈，及素有龙潭虎穴之称的烟霞山庄，到底有什么能傲视一切的凭藉！”

银衫青轮万兆扬，张自压制心头的怯忿，缓缓回手，将银袍之内，一支形状奇异的青铜轮形兵刃拔出……

随着银衫青轮万兆扬那缓缓拔出的奇形轮状兵器，四周也逐渐转为一片沉寂，每个那屏气凝神，紧张的注视着沙地之上，这两个武林中有名的顶尖高手……

江青那英俊的面孔上，被秋阳照耀在火云衣上反射的光线所映，显出

一片淡淡的红，，他暗将一口流畅充沛的真气，布满全身四肢百骸，向银衫青轮微微一笑道“万大侠，正如阁下适才所言，吾等志各一方，现在，便请阁下出手赐教！”

银衫青轮万兆扬目光一瞥江青那闪耀着一片金红光华的人云衣，暗一定神道“江大侠留神，在下有僭了！”

江青目光凝聚，没有说话，正在这时，飞索专诸全立忽然大声道“江青，你也未免狂傲得太过份了，难道持着邪神后人的身份，你便自信能空手接下万兄手中的青刃轮么？”

江青豁然大笑道“全大庄主，阁下如不服，便请一起上来如何？”

银衫青轮早已闻知邪神嫡传天佛掌，是以他此际丝毫不为江青空手上场感到不满，他这时不待飞索专诸全立答话，已大喝一声道“江兄才艺双绝，在下不自量力，就此领教！”

说话中，他手中青刃轮微一幌闪，几乎快得没有人看清他的手势，一片青闪闪的光茫，已来至江青身前。

江青一声不响，身形倏旋如飞，旋回之中，连出十掌二十一腿，呼轰如浪的劲气，蓦然暴卷而出！

银衫青轮万兆扬心中微自一征，忖道“这是七旋斩啊！”

心里在想，出手却决不怠慢，青刃轮猝而上下翻飞，也绝快无匹的连出十七招口江青大笑，双臂伸缩间，已在万兆扬那如狂风暴雨的招式中，凌厉而飞快地攻出十一掌！

罡风激荡冲回中，尚隐隐含蕴着一股至刚至强的无形潜力，原来，江青此时已将体内循流不息的“离火玄冰真气”，贯注於掌势之内！

只听银衫青轮大吼一声，立时被逼出两步！

江青绝不容敌人有任何一丝喘息的机会，身形如影附形般紧随而上，倾刻之间，又疾猛无伦的攻出十三招之多！

银衫青轮万兆扬，只觉对方招式之中，不但威猛凌厉无匹，其中，更含有一股沉重如山的滔滔劲力，而这股劲力之浑厚沉雄，几乎是他目前的一身劲力所无法抵御的！

他不由暗一咬牙，身形急速闪跃，手中青刃轮如狂风骤起，招招连衡，式中套式，如江河倒流般，蜂涌不绝的猛攻而出，同时左掌亦神鬼莫测的绝招迭出，倾力攻上！

一时之间，但见青白色的虹光矫如游龙般左右纵横，掌影漫天而起，凌厉的罡气四散弥合，银沙飞洒，有如万点寒星，二人闪电般互拆了六十馀招！

这时，坐在花棚内观战的飞索专诸全立，不由心中又急又怒，他委实料想不到，江青赤手空拳，对敌这名震大江南北的银衫青轮，竟亦不用邪神秘传奇技，却使出东海长离岛的“七旋斩”法！而这七旋斩法，又是如此的奇诡深奥，威力浩浩，将银衫青轮微微逼得左支右绌！

飞索专诸全立，原想藉着银衫青轮与江青交手之便，自傍侧探察江青功力到底如何，但是，他这时却不由深深的感到失望了！

他估不到，这位邪神的衣钵传人，武功是否已到了邪神当年横行天下的程度！

此际，双飞仙子的大姊全玲玲，一眨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悄声向乃妹全楚楚道“妹妹，那火云邪者的功夫真好，只怕万叔叔尚打不过他……”

全楚楚一皱那挺直的鼻子，刁蛮的道 “姊姊，你呀，你的心事还当妹子不知道么？哼，只怕你巴不得火云……那小子打败万叔叔哩！”

全玲玲粉面一红，佯怒道 “你这张嘴再如此胡说，看我不给你撕烂才怪！”

全楚楚一伸舌尖，正待说话，忽听坐在二人身旁的妃女女罗十娘低声道 “两个丫头吵什么劲？还不看看场中高叔叔那绝妙的手法么？”

罗十娘说到这里，又向沙地上激斗的二人一看，喃喃自语道 “万大侠这青刃轮的“拂风七闪”，加上他左掌疾出的“遣云三掌”，身手配合之妙，堪称倾绝一方。但那江青却以七旋斩的“波涛千重”、“浪排如山”连环二招化解，更以“回环腿”及“肋中掌”反攻，运用之妙，更是高出一等…唉，这江青确是不易相与……”

全楚楚柳眉一皱，轻声道 “娘…你别老夸这江青，哼，据女儿看来，他尚不一定能敌得过万叔叔……”

口蜜腹剑

妃女女罗十娘，正待回头答话，场中的江青，倏然大喝一声，双臂急颤如波涛万丛，一阵阵威烈猛厉的无涛劲气，宛似滔天巨浪一般，挟着移山拔鼎的威势，向银衫青轮急攻而到！

银衫青轮万兆扬，见状之下，不由在心中暗叫了一声 “这是七旋斩中的“玄浪气”意念一闪，万兆扬右手青刃轮呼声疾速旋回，一道浑厚晶莹的青色光墙，倏而涌起，这青色的透明光墙，亦丝丝进射着破空劲气！

此乃银衫青轮“白刃轮法”中，防身绝着 “青辉蔽月”！

两股劲气甫一接触，立时有若一声闷雷暴响，罡风四溢中，银衫青轮万兆扬倏而退出一小步！

江青身形摇曳中，又厉叱一声，掌势一闪，已疾如狂飙般向敌人攻出十六掌！

银衫青轮强压胸中微微翻涌的血气，闷不做声的挥动手中兵器迎上！

二人各不相让，瞬息之间，又互攻三十多招……

这时，坐於侧傍位上的大旋风白孤，不由紧张得紧握双拳，突听红面韦陀战千羽沉声一叹道 “二弟，为兄估不到名扬武林的银衫青轮，竟亦会在四弟手下施展不开…万兆扬昔年独劈祁连十二凶煞之时，何等雄威盖世，若在四弟手下断送一生英名，可就太也令人惋惜了……”

一直沉默无言，凝着一双俏眼注视心上人交手的云山孤雁夏惠，此际轻轻舒了一口气，悄声向红面韦陀战千羽道 “战大侠，青哥目前所施出的七旋斩法，真是威力大得惊人呢……”

只听战千羽呵呵笑道 “夏姑娘，若论那长离绝学“七旋斩”确是精深博大，妙绝人寰，但是，银衫青轮万兆扬功力之深，亦非等闲，他虽然较之东海长离一泉衙西略逊一筹，却也不至於在卫西的七旋斩下显得如此不济。据老夫猜测，四弟可能在七旋斩中，贯注了历老前辈传给他的“离火玄冰真气”在内！”

夏惠立时恍然大悟，目光回转间，却不由又与邻座的双飞仙子全玲玲双眸接触，二人互相凝视了片刻，又各自转开……

这时，场中激斗的江青与万兆扬二人，身形转动间，越来越快，二人为了抢占先机，各倾所能，尽力做着最快速的攻击！！

而在花棚内的飞索专诸全立，面色渐渐趋黯淡，因为他看出，江青与万兆扬的这一番超绝的快攻猛打中，已逐渐取得上风！

飞索专诸全立，这时轻轻回过头去，同他身后的连心双老低语数句，这两个面孔酷肖，神态冷漠的老人，立即微微颌首，各自缓缓起身……

红面韦陀战千羽虽然受伤不轻，却仍然极为硬朗的谈笑自若，他这时已发觉到连心双老的举动……

战千羽目光不动，沉声道 “二弟、三弟，你们注意那连心双老的行止，以免他们有卑陋之举！”

白孤与祝颐二人相现一笑，随即暗自留心着邻座诸人的行动。

江青力战银衫青轮万兆扬以来，二人已交手逾二百馀招，万兆扬目前已是守多攻少，尽且保全体力，将手中青刃轮缩成五尺左右的一个光圈，极为谨慎的稍沾即走。

江青何尝看不出来，敌人目下是想藉着掎守之糠，暗暗蓄备着真力，以待适时反攻？

但是，江青心中亦十分明白，银衫青轮万兆扬功力不凡，临阵经验又十分老到，若以长离一泉亲传的七旋斩与其缠斗下去，只怕五百招以内。尚难以分出胜负……

江青这时双掌倏起，连出十二掌，心中却在急快的忖道 “目下情势於己方极为不利，烟霞山庄高手如云，正在一旁虎视眈眈，而自己这面，已有一人受伤，稍停若对方不顾江湖道义，来个群殴群打，可就难於应付了……”

刹时，江青做了一个决定，就是 不顾一切后果，速战速决！

他想到就做，这时，银衫青轮正展开青刃轮，向江青连攻三招，稍沾即退！

江青身形微闪间，蓦然大吼一声，右掌掀起漫天掌影，左掌幻出圈圈圆弦，挟着一片澎湃冲激的劲力，极其诡异的卷合而上！

银衫青轮正自惶然后撤中，飞索专诸全立已大喝道 “万兄留意，这是天佛掌法！”

全立一言未了，江青狂笑一声，十缕晶莹如玉的尖锐劲风，仿若十柄锋利无匹的长剑，猝然又向银衫青轮射到！

这正是天佛掌法中第二式 “金顶佛灯”！

银衫青轮万兆扬厉叱一声，手中青双输挥舞如腊月飘云，左掌亦推出一团劲风，疾迎而上！

“轰”然巨震中，江青身形急幌，银衫青轮却踉跄退出两步！

江青决不迟疑，大喝一声，双掌倏合急翻，一片浩瀚如海的绵绵罡气，已如一无所容身的天罗地网弥漫而出！

天佛掌法第三式 “佛问伽罗”，已然施出！

银衫青轮万兆扬双目圆瞪如铃，满面血红，他嘶哑的狂吼一声，青刃轮急转如风，青虹大盛中，那招护身绝着 “青辉蔽月”加力施出，他同时将一口精纯的先天真气，逼至全身，左掌带出一片厉烈劲风，迳袭对方丹田

“ 坚络三焦 ”！

於是，巨响又起，银沙徒飞，万兆面孔惨白的踉跄退出五步之外！

在天佛掌法“ 佛问伽罗 ”一式的浩浩威力护翼之下，江青亦感到一股前所未遇的劲力反震而回，如此威势的超绝掌力，竟起了一阵不轻的激荡！

一时之间，四周又恢复了原有的翳闷和沉寂……

银衫青轮万兆那威猛的面容，这时正痛苦的扭曲着，满额冷汗，顺颊滴落，他那身银光闪烁，质地高贵的银袍，虽在阳光之下，犹自散射着辉煌的光彩，但万兆此刻的颓丧神情，却与他这身耀眼的衣衫大不相衬……

江青此际强自按捺微受震荡的内腑，沉声道 “ 万大侠，阁下能拆解在下天佛掌至第三招，实令在下佩服…… ”

万兆急喘两声，强颜大笑道 “ 江兄绝技惊人，难怪能所向皆捷，在下见识了！”

说罢，银衫青轮万兆扬已抱拳一揖，欲待回身退下。

但是，正在他脚步抬起之际，飞索专诸全立忽然起身，冷冷说道 “ 万兄并未败在对方天佛掌之下，是而，此场应做扯平…… ”

银衫青轮万兆扬闻言之下，不由面上骤红，他苦笑一声道 “ 多谢全兄为愚弟名声执言，但是，大丈夫行事磊落，愚弟这一场，确已败在江兄绝技之下…… ”

飞索专诸全立神色一变，不悦的道 “ 万兄此言差矣，吾等有目共睹，万兄实未落败，又何苦如此虚怀…… ”

“ 全兄，老实说，愚弟早已心脉受惊，若江兄再将天佛掌法第四招施出，只怕万某此际早已伤在当地！”

银衫青轮此刻所言，倒是句句实情，他在江青那“ 佛问伽罗 ”一招之下，能硬挺不倒，已是武林中一般高手所无法比拟的了，但是，任他功力再高，倒也确实接不住那威力无匹的天佛掌第四招！

这时，江青望着银衫青轮蹒跚退下的背影，不由暗自一叹，目光却瞥向飞索专诸全立身上！江青十分不值全立那近乎“ 蒙混 ”的行为，他揶揄的道 “ 全庄主，江青乃一个未学后进，实不堪各位指教，不过么…… ”

他说到这里，不由冷冷一笑道 “ 在下却想恭请全庄主赐教一番！”

江青此言，非但其中暗含讥讽，且不啻是向飞索专诸全立挑战！

但是，事实却出人意料之外，全立非但不怒不气，反而和熙的一笑道 “ 江大侠客气了，全某迟早会向江兄领教的，不过，江兄剧战之下，似乎应略作休想，否则！倒等於全某乘人之危…… ”

江青哈哈一笑，宏声道 “ 这却不用，在下虽然不济，倒也未见得会如此不济…… ”

全立面孔肌肉微一抽搐，一丝阴毒的微笑，又浮上他的嘴角，他慢条斯理的正待缓缓起身，忽然……

红面韦陀战千羽已启口道 “ 敢问全庄主，老夫等今日之约，欲至何时始能做一终结？”

飞索专诸全立闻言之下，尔雅的一笑道 “ 只要尊驾等，能将老夫烟霞山庄出战之人，全然会过，老夫自然不敢留难，恭送各位登船离岛…… ”

红面韦陀战千羽嘴角微抿，没有说话。

这时，大旋风白孤忽然俯近战千羽耳傍，低声道 “ 大哥，全立这老小子，态度忽然变得如此温和有礼起来，莫不是怀着什么鬼胎吧？…… ”

战千羽闻言之下，略一沉吟，亦低声道 “为兄看来，全立身为一方霸主，大概尚不致於过份卑鄙吧？可能他发觉吾等并不像其原先预料那般不济，故而便趁机下台也未可知……”

白孤闻言之下，仍旧十分怀疑，不以拜兄之言为然……

这时，飞索专诸全立已经起身，他沉声道 “江大侠，全某不才，这就与阁下印证一番！”

说着，他正待向外行去，一个苍劲的声音响自远处道 “全兄且请稍待，容兄弟一会这位盛名无虚的火云邪者！”

“者”字始才转入众人耳内，一条瘦长人影，已飘若飞絮般，自空中冉冉而落！

江青抬头一看，只见来人非他，正是始才接引自己等人来此的百步弯月傅泉！

傅泉身形甫落，立向全立抱拳一揖，上前低低说了几句话。

飞索专诸全立神色如故，微微颌首，又将声音提高道 “傅兄领教江大侠绝招，尚祈千万谨慎！”

百步弯月答应一声，随即轻身大步向江青行来。

这时，大旋风白孤急急向战千羽道 “大哥，兄弟觉得这飞索专诸全立，那前倨后恭之态，总是有些透着离谱……”

战千羽一抚肩膀伤势，正待说话……

卓立场中的江青，这时已向百步弯月拱手一礼道 “傅前辈肯予赐教，江青正乃求之不得……”

百步弯月却不多说，微还一礼，立即向后缓缓退出，并且在退步之间，右手探入长衫之内……

江青正目凝注对方行动，百步弯月傅泉已猝然立住身形，一声清脆的“呛啷”之声起处，“百步弯月”傅泉手中，已抽出一柄形如弯月，刀身锋利无匹的利刃来！

江青细一打量傅泉手中兵器，只见这柄中原罕见的利刃，不但刀身宽阔，锋利已极，而且那刀身所发出的光芒，使在亮蓝之中，泛出一股寒森森的煞气，刀柄之上，亦隐约可见上面雕刻着一个银白色的新月原来，这正是百步弯月傅泉，仗以成名的宝刃 “弯月刀！”

傅泉手中弯月刀一出，映着夕阳余辉，精光闪闪，直若一泓秋水！

红面韦陀战千羽见状之下，不由悚然一震，他江湖见闻极丰，百步弯月乃为关外有数大豪，手中一柄得自蒙族王室的弯月宝刃，更是吹毛截铁，无坚不摧，百步弯月仗看这柄宝刃，已不知挫败了多少成名江湖的好汉，而他若是不遇强仇大敌，更是轻易不露这柄他珍若性命的宝刃！

傅泉此际兵刃一亮，红面韦陀战千羽已不由心头忐忑起来，他十分清楚，百步弯月身手之硬，实不较那银衫青轮万兆稍逊！

此刻，江青却十分洒脱的将双手一提，笑道 “传前辈，便请不吝示教！”

百步弯月微微一笑，双目半眯，道 “老夫有僭了……”

就在他语声尚盘绕在各人耳际的刹那间，一道寒气森森的蓝虹，宛似天际忽起的闪电一般，在人们尚不及眨眼的微小空隙，射到江青胸前！

来势之快，简直尚在人们的意识之先！

但是，当人们的双眼尚不大有所动作的倾刻间，一道金红光影，彷若

空中沉星的曳尾，带着足可纵横於长空的速度，猛然冲天而起！

於是，一道煞光暴闪的蓝虹，亦跟踪飞上，这一红一蓝约两道光影，在空中迅速的交击了三次，又各自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飘然而落……

适才，江青与傅泉二人，已在空中那瞬息之间，快速得无可言喻的互拆了十一招之多！

这时，江青身形甫一沾地，立即一个大翻身，右掌幻出无数支凝集成形的圆弧，左掌带起一溜星芒，猛然向百步弯月扑至！

这乃是江青承自邪神的武功之一——“银月寒星双环式”！

威猛与尖锐的劲风，彷彿狂飙利刃般，交准而出，撕裂空气，带出一片刺耳的呼啸之声！

百步弯月傅泉大喝一声，身形在瞬息间连闪五步，手中弯月刀宛似夜空流虹，疾劲无伦的向江青劈戮了十九刀之多，其快速之处直如十九刀连成一次施出一般！

江青狂笑一声，瘦削的身躯，猝然平躺离沙地之上约莫三寸，就隔着这么一丝儿空间，就向百步弯月劈出九掌！

百步弯月傅泉料不到江青身手之妙，竟是如此奇诡莫测，他一招失着之下，慌忙急急退出三步！

邪神嫡传的武功，便是以深博奇奥为主；往往能在令人意料不到的角度与方位，骤然绝招倏出，使对方在惊愕失算中，落败遭擒！

江青施出“如意三幻”的身法后，立将对手逼退三步，他微微一晒，身形如水中游鱼一般，略一舒卷，已在令人目瞪口呆的角度，怪异无比的疾向百步弯月傅泉攻出十一掌！

百步弯月傅泉空具一身绝世武功，却对江青这全不按常规的怪异出手招术感到十分难以应付，他简直已迷惑了，世上竟会有这种不可思护的邪门武技？

武家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依百步弯月的武功来说，只要甫与敌方交手，便可自对方的手脚移转中，测知敌人欲待使出的招术，但是，江青却全然以邪神秘传的诡异绝学“如意三幻”对敌，傅泉又如何能看出他欲待出手的招术呢？

百步弯月在万般无奈之下，只有暗一咬牙，将其成名江湖的“双月刀法”尽力施出！

一时间但见刀光如练，往来翻飞，那弯曲的宝刃，好似一个个残缺的下弦月连衡不断，凝成一道蓝汪汪的匹练，无数次招式的迅速劈出，便好似将其合一而施……霍霍的风声，也转变成如鬼号般的呼啸，声威之慑人，足以夺魂惊魄！

江青心头一阵凛然，沉着的发挥“如意三幻”中繁复诡妙的身法，似一个有形无实的幽灵般，在那如游龙也似的“弯月刀”的微小隙缝中，做着间不容发的闪跃……

飞索专诸全立，越看越觉心寒，他这时已确然知晓，若自己亲身与江青过招，虽然会较目下各人稍强，亦见不过仅是将交手的时间拉长一些而已，要想胜过江青，只怕亦是极为艰辛之事，而且，成功的希望将不会太大……

他回过头去，向身侧诸人微一颌首，神态冷漠的连心盐老，立时缓缓行出花圃，立定不动，其他一些烟霞山庄之人，亦装做漫不经心的散立在四周。

甚至，连烟霞山庄的女主人妃衣女罗十娘，亦向她的两个女儿一使眼色，徐徐立起，向飞索专诸全立靠近……

双飞仙子全玲玲、全楚楚二人，愕然不解的随着母亲起身，她们那纯洁的心灵中，又怎知平素一向敬畏有加的双亲，早已对来人安排了一个不光明的阴毒诡谋呢？

这时，红面韦陀战千羽亦已觉出形态有异，他环目微转，暗自冷笑一声，全神戒备起来。

大旋风白孤向拜兄会心一笑，沉声道 “大哥，野鸡窝里岂会来出支凤凰？全立这老小子早就不安好心……”

战千羽浓眉微皱，低声道 “吾等自行小心，以不变应万变，更要注意接应四弟，须知烟霞山庄之人，主要便是冲着他……”

大旋风白孤轻轻颌首，转身向云山孤雁夏惠、天星麻姑钱素及祝颐四人暗中示意……

此刻，场中战况越来越见激烈，显然，江青与百步弯月傅泉的拼斗，正到了欲决胜负的紧要关头！

飞索专诸全立的面孔上，再度浮起都丝阴沉冷酷的微笑，注视着四周的情态……

陷阱处处

江青一面展开那深奥玄妙的身法，间或绝招迭出的与百步弯月激斗，目光却一面机警的时而向四周瞥视，默察看周遭的动态。

而此刻，百步弯月傅泉的身形已逐渐不如原先凌厉，出手之间，亦微见慌乱……

江青蓦然大喝一声，又是一招“银月寒星双环式”倏地便出，在百步弯月迅捷后退之中，江青右掌食中二指微曲，复又猛戮敌人胸前七大要穴！一连两招，威势惊人！

一股尖锐的劲气，破空而出，声威是如此骇人，疾劲的风声，仿若是一柄沉重而锋利的尖刀，以无比的速度，飞到百步弯月傅泉身前！

这正是江青适才出手震毙黑豹林寅的“并天指”！

百步弯月傅泉骤觉锐风袭来，便那风势的边缘，拂在身上，已如刀割般刺痛！

他不由冷汗迸流，大觉不妙，於是，手中的“弯月刀”又蓦然闪电般劈出，蓝光暴现中，傅泉左臂急快的伸缩挥动，向江青拍出十二掌！

他这一招两式，乃是“弯月刀”法中，与敌向殉的绝看 “月落星殒！”

正在这危急得间不容发的倾刻，飞索专诸全立却忽然大喝一声，单臂倏举！

随 全立的动作，早已静立一隅的连心双老，蓦然身形暴起，四支手掌齐挥，一片罡烈无涛的劲风。

宛若天罗地网般，单向江青！

在同一时刻，红面韦陀战千羽等人亦霍然起身，然而，当他们还没有

来得及继续下一个动作之前，战千羽等人所立的花棚地面，却蓦然向下沈落！

战千羽大喝一声“不好！”，与白孤二人，立即闪电般往上拔起！

这时，云山孤雁夏蕙等人，早已在这半边地面的急速陷落中，束手无策！

红面韦陀虽然受创在身，仍与白孤二人，倾力向上跃升！

二人的身形甫始飘至地面，一阵厉叱起处，一片彷若狂风暴雨般的暗器，夹在两团威猛如山的掌风间，向二人搂头盖脸的袭到！

这片暗器来势是如此疾厉，数量又多如飞蝗，招架已是极为不易，何况，更有两股沈重逾恒的掌风渗在其中？

红面韦陀战千羽叹息一声，扬掌震飞一片暗器，身形复又落下……

大旋风白孤亦向时被逼落，他狂吼一声，正待再度冲上，只闻“砰”然一响，陷洞入口已经封闭起来！

这时，沙地上的江青，目睹与自己同来之人，全然在对方暗袭之下，被逼落那机关陷阱之内！但是，他此刻处于百步弯月傅泉，及连心双老三人凌属进攻之下，一时之间，又怎能救援得及？

江青急怒交加，不由目眦皆裂，他嗔目大惊道“全立，你这卑鄙阴毒的东西……你……你还有一丝成名人物的气度么？”

飞索专诸全立阴恻恻的一笑，慢条斯理的道“江青，阁下目前是泥菩萨过江……嘿嘿，你自身都难保了……”

江青正待夺身向全立扑去，连心双老的攻势却忽然一紧，四支铁掌翻飞如电，加上百步弯月傅泉那道如匹练也似的刀光，顿时又将江青身形逼退！

飞索专诸微微一笑，道“姓江的，阁下现在知道烟霞山庄到底是世外桃源，还是龙潭虎穴了吧？”

江青咬牙不响，倾力抵敌看三名当世高手的凌属进攻。

只见全立那俊雅丰朗的面孔，又逐渐转为凌厉，他哼了一声，将手轻抵，花棚后的树丛中唰啦一响，那面容奇特的入云神枪耿忠应声而出。

飞索专诸全立目光不动，冷然道“耿管事，江人侠功力无匹，领教的机会可不多哩……”

入云神枪耿忠跟随全立有年，全立言下之意，他焉有听不出来的道理？

於是，他朗应一声，反手一抽，两柄长仅三尺，通体银亮生辉的短枪，分别挥在手中。

全立微微颌首，耿忠立时大喝一声，手中银枪抖起朵朵枪花，疾然加入战团，向江青猛攻而上。

江青此际并未使出天佛掌，仅以邪神嫡传的“如意三幻”及“银月寒星双环式”应敌，间或渗杂长离绝学“七旋斩”，行动之间，威势已自惊人至极。

江青之所以未曾施出天佛掌*是因为这天佛掌发出之际，虽然威力浩瀚无匹，却也最耗真力不过，他回适才连战烟霞山庄三大高手，内劲业已消耗不少，目前更在敌人三面环攻之下，故而，他一面拆招还击，一面却在暗蕴真力，以便应付一场可能更加凶险的场面……

入云神枪耿忠的加入战圈，却不由使江青所感受的压力更加沈重起来！

连心双老的武功，非但极为深奥，出手之间，更是怪异无比，二人好似心机暗通般，每出一招，俱是同时出手，配合得天衣无缝，而无懈可击，甚至二人的身形步眼，亦是互生互息，转动之间，迅疾中，又那么流畅！

他们二人这千变万化的身手，再加上百步弯月傅泉神鬼莫测的“双月刀法”，对江青已构成了一个不小的威胁，更何况，此刻又加入了武功十分高强的入云神枪耿忠呢！

刀光闪烁，银蛇电吐，罡气呼啸，交织成一幅惊魂夺魄的景象！

而一条散射金红色彩的人影，便在这纵横凌厉的刀光、枪影、掌势中，抓住每一丝几乎细微得无法察觉的空隙，上下跃闪翻飞，双掌绝招迭出！

五条人影，在银白色的沙地上往来飞走，瞬息间，已交手百招以上！

飞索专诸全上目光紧紧凝注看场中激斗的人影，面孔神色亦在连连变幻不已……

江青每出一招，俱被他毫不放松的迅速记住，而且即时思索破解之法，但是，他显然是大半失败了，从全立那沈默阴霾的面容上可以看出，他内心中正在为江青使出的那些绝招，感到惊愕与颓丧……

这时。双飞仙子全玲玲，心中万分地痛苦与羞惭，她做梦地想不到，平素敬畏有加的双亲，竟会做出这极有违武林道义的事来，而且，那冤家啊！又像个傻子似的不知乘机突围逃走，只知一个劲的硬拼……

全楚楚同情的一扯姊姊衣角，悄声道“姊姊，爹爹做得也确实太过份了，唉，日后传出江湖，还成什么话啊？…尤其是江青这傻小子，还不一溜了之，老是死拼个什么劲？”

全玲玲只觉得一股委曲涌上心头，俏眼中已滚动两颗晶莹的泪珠……

场中的激斗，仍在进行，而且，逐渐的，江青的攻势也徐徐加强，整个局面，已对江青有利，他大有扭转战局之势！

连心双老及傅泉耿忠四人，厉叱之声彼起此落，四人这时已倾出他们毕生以来，首次用出的最高功力，做看艰苦的缠斗！

这像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力比赛，烟霞山庄四人，虽然拼力想保持平局，但是，他们的对手，却似一个劲力绵绵不绝的托山巨神，逐渐将四人压制，逼使他们处到极端窘迫的境地！

而这不利的处境，并不是他们目前的功力所能挽回的！

飞索专诸全立亦此时觉出形态不利，他对於擒制江青，是便有志在必得的野心的，因此，全立此刻回首低声道“娘子，且请注意江青这??乘隙逃逸，我将亲自下场出手……”

妃子女罗十娘向全立轻轻点头，道“夫君尚请留心……”

飞索专诸全立目光深情的向妻子一瞥，微微一笑。

他向身后一招手，四名量魄修伟，面目狰传的中年大汉，立即急步行上。

此四人乃是武林中有名的铁笔四雄，与那先前毙命的黑豹林寅，同为连霞山庄五大护庄头领！

全立此刻缓缓将外罩长衫脱下，里面那白色的短衫上，赫然斜斜地挂看一条乌光闪闪的黑色长索！

这黑色闪亮的长索，顶端尚连看一个面盆人小的带齿银环，索尾之上，却连一枚拳大尖锥，这正是当年武林双飞之一“九索飞龙”傅留下来，又经全立改造过的“引龙索”！

全立兵刃一现，脚步微微一抬，已到了扬地之中！

他蓦然大喝一声，手中“引龙索”微微一颤，便似一条有灵他的游龙一般，活的一声，猛然飞向江青！

江青倏觉劲风袭到，闪身抛肩中，就看出全立三入了战圈！

江青身形方始一闪，那根飞起空中的“引龙索”，已猝然怪异无伦的迎风急提，在瞬息之间，幻成无数索影，同江青身侧攻到！索影漫天之中，全立右臂倏抖，索尾尖锥亦闪出五点银芒，分点江青丹田要穴！

这超绝凌厉的攻势，不由使江青心头一震，在接连攻出二十一掌之中，身形已奇幻的横旋而起！

但是，两股劲风，夹着一溜刀光，亦适时袭至他背后、两胁！

江青不由双目尽赤，怒叱一声，右掌运出“并天指”猛然戮出，左掌已於刹那间挥出五道剑形锐气。

这正是天佛掌法中，半招“金顶佛灯”。

倾刻间，袭来刀光被那“并天指”力震斜三尺，而挥掌暗击的连心双老，亦怒叱连声的退出三步，二人衣袖，俱被江青发出的尖锐劲气划破！

但是，这仅不过是一片汹涌澎湃中的小浪花，在飞索专诸急速的连攻十七索下，刀、枪、掌，又像狂风暴雨般骤然合上！

飞索专诸全立，武功确是深不可测，他好似是一个轴心，百步弯月傅泉、连心双老，及入云神枪耿忠四人，则随看这轴心的环转，做进退适度的攻击！

江青此刻就觉得周遭压力十分沈重了，尤其是飞索专诸全立，那千变万化的索影，更似幽灵一般，闪幻不定的倏卷忽扫或点或缠，对江青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江青连战之下，内力已亏损甚多，尤其对回来三人生死下落，更是焦虑不已，无形之中，分去了他部份心智……

飞索专诸全立冷冷一笑道“江青，阁下尚不束手服输，难道非要尸横就地才肯罢休么？”

江青急出五掌三腿，逼退了连心双老，大吼道“全立，只要江某一口气在，誓必跟你拼个没完！”

全立连攻九索七锥，冷然一笑道“只怕阁下活不到那么久了……”

江青一闻此言，不由悚然一惊，忖道“是了，目前围攻自己的五人，个个功力超绝，而且，更有那妃衣女罗十娘及双飞仙子在傍虎视眈眈伺机而啮，而且烟霞山庄之内，尚不知是否体有其他高手未出？三位拜兄及蕙妹等人俱皆失陷其中，倘若自己亦失手遭擒，那岂不是连救他们出虎口的人也没有了么？”

江青想到这里，眼角微转，发现铁笔四雄及数十名黑衣大汉，个个兵刃出手，环立四周，双目毫不移转的注视场中！

江青心念一转，故意大声笑道“全立，若在下束手服输，阁下便肯释放在下同来之人么？”

全立闻言之下，心中微喜，却疑惑的道“这个自然，不过，你休想施用诡计！”

全立说话之间，出手已不由略微一缓。

江青窥准时机，大喝一声，双掌急合猛推，一片呼轰劲气，宛似巨浪排空般急涌而出，顿时灰沙飞舞，气流旋如涡，声势惊人已极口他乘此千载难逢之机，施出了天佛掌法第三招“佛间伽罗”！

这一片浩荡无际的罡气，猝而暴卷而出，不由将围攻的五人，全然震出数步之外，入云神枪耿忠手中的一对三尺短枪，更似流星般被震飞空中！

连飞索专诸全立如此精深的功力，亦不由退出两步，方始拿桩站稳，他身形甫定，手中“引龙索”已似蛛网般迅速交织卷出，同时口中大喝道“大家留神，点子要逃！”

他的语音尚未说完，一条金红色的人影，极端危险的穿过他筑起的索影空间，带一阵嘲弄的笑声，凌空摇曳而去……

这时，被闹得灰头土脸的百步弯月傅泉，及连心双老三人，始才掠身追丢，铁笔四雄等人，却仍在虚张声势的向江青逸去方向施放利箭暗器……

飞索专诸全立身形早查，他也在江青身形跃起的一刹那，跟踪而去……

双飞仙子望喧闹追赶的众人，不由转头互视一眼，做了个会心的微笑……

两名黑衣大汉，又匆忙的将震落於五丈之外的一对银枪寻回，交给虎口破裂，两手鲜血淋漓的入云神枪耿忠！

双飞仙子全玲玲回头一望，不由低呼道“咦？娘到那儿去了？”

全楚楚亦愕然四顾，猜测道“姊姊，娘会不会随爹去追那江青了？”

全玲玲沈思一刻，颌首道“妹妹，我……我们也去看看好么？”

全楚楚一蹙眼睛，轻吟道“比翼双飞岂可离，连心又紧意……”

全玲玲粉面一红，轻一啐口，翩然掠出，全楚楚悄声一笑，亦纵身跟去。

适才尚热闹十分的花棚，此刻却现得静寂空荡，仅有银衫青轮万兆扬，尚索然落寞的坐在那里，双目半闭，怅然凝视看曾经吞噬了红面韦陀战千羽等五人，现在又已平复如初的那块活动陷阱……

xxx

在一座，建筑得十分辉煌，布置亦十分情雅精致的大厅中，这时，正灯火辉煌，人影幢幢，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丝人语喧哗之声，在这种气氛之下，厅内显得无比的沈静与堵闷……

一张桃花心木凋就的考究八仙桌上首，正坐那张面孔寒如秋霜，煞气慑人的飞索专诸全立，围桌而坐的，尚有百步弯月傅泉、银衫青轮万兆扬，及连心双老等四人！

妃衣女罗十娘，坐在全立身后的一个锦垫软墩之上，双飞仙子则分立於她两旁。

八仙某一侧，却颓然坐白天激斗受伤的虎魄鲁木、虎魂鲁枯，及九枝绝命冯雄等人，甚至，连双手缠看白布的入云神枪耿忠，亦垂首坐於椅上……

此刻，飞索再诸全上冷削的说道“烟霞山庄，自先父创立以来，武林中人莫不敬佩有加，不敢正视，嘿嘿，那知却在全某手中，闹出如此一个见不得人的天大笑话……”

大厅内，仍然一片沈寂，全立那情茫闪射的双眸，同各人面上扫规一周后，又道“六十年来，烟霞山庄从朱有过如今此等丢人现眼之事，在无数好手严密环攻之下，竟然眼睁睁的望看一个乳臭小子扬长而去，若让此事传扬开去，今后吾等尚有何面目在江湖上闯字号？”

桌上的百步弯月傅泉、连心双老等人，俱不由将头低下，默不出声……

忽然，虎魄鲁木却憨直的开口道“少君，我们下是已擒住他们五个人么？说起来，也不算太丢脸……”

飞索专诸全上双目一瞪，厉色道“放屁！我们用什么方法将人家拿

下的？这种事亏你还有面目讲出来，今后那江青跑到外面一加渲染，只怕烟霞山庄之名自此就得一落千丈！”

虎魄鲁木噤若寒蝉，下敢再说。

全立重重的哼了一声，又道“擒获江青，将其永久监禁或秘密处决，这并非仅是单纯为了吾等今后的基业兴名声，主要的尚为昔日与先父齐名的『无定飞环』李师叔复仇！那邪神厉勿邪，如今即已龟缩不出不知生死，那么，便必须将他后人拿住，为李师叔报那毁……啊，报那一命之仇！”

全立好似隐蔽了一件秘密，面色微微一动，又迅即恢复原状。

这时，双飞仙子全楚楚怯生生的说道“爹，今天昭妹妹为什么没有出来呢，她杀亲的仇……”

全立霍然回头，怒目瞪视了女儿一眼，重重的哼了一声。

全楚楚立时吓得粉面煞白，急忙住口，她暗中嘀咕道“今天爹爹那末这么大的火气，人家说一句话也要瞪眼……金昭妹妹不是无定飞环李师奶的亲孙女么？父亲早年迎她来此居住，又有什么说下得呢？”

全楚楚心性纯真，她又那里知道，飞索专诸全立将无定飞环的孙女迎至烟霞山庄居住，是一件极端严紧的秘密呢？而且，更何况其中尚有看一件下为世人所知的隐讳……

全立正自面色铁青，默不做声，银衫青轮万兆扬已干笑一声道“全兄，依兄弟推断，那人云邪者江青，功力虽高，却也万万无法飞越这双飞岛四周宽阔的水面，而且，闻说此人极重道义，他亦绝然不会弃其同来之人於不顾，独自逃生，是以兄弟揣测，他此刻仍然隐匿岛上的成份较大……”

全立面色微缓，沈声道“万兄之意，欲待如何呢？”

银衫青轮万兆扬略一沈吟，道“老实说，江青这??，功力深奥莫测，他今日所以会突围逃走，实非畏惧吾等，主要的恐怕尚是他猜测不出我方实力如何？再加以和他同行之人，全然失陷，心神焦急之下，已无心缠斗，否则，他若摒心宁气，沈应战，不是兄弟说句泄气话，只怕吾等再加两人，亦未见得就能将之困住……”

银衫青轮如此直言，全立虽然心生不悦，但是，万兆扬所说之话，却是句句事实，他只有忍在心内，没有说话。

只听银衫青轮又道“吾等日下既然欲将其擒获，便须合力分头四处搜查，更须严令各地明桩暗卡加意防备……但是，此举不过只是表面功夫而已……”

飞索专诸全立哼了一声，不满的道“万兄此言，兄弟就不明白了，何谓表面功夫呢？”

银衫青轮万兆扬一笑道“全兄想亦知道，凭吾等各人的武功造诣来说，在武林中谁也是摆得出，叫得响的人物，但是，若较起那江青来，除了全兄以外，可说谁也比人家矮了一头，就算正面遇上，连打也打不过人家，还谈得上将他擒获么？”

银衫青轮万兆扬武功之高，名声之响，较之飞索专诸全立实不稍运多少，他自己说出此番话来，厅中各人，又有谁能反对呢？

飞索专诸全立因这才银衫青轮捧了他一句，心中感到十分受用，双目微闭，一丝隐约的笑意，缓缓浮上嘴角……

当然，世上大多数的人，都是喜欢奉承，而厌恶贬责的，不论这奉承的话，其意义是真实抑虚伪……

这时，银衫青轮万兆扬又道：“再说，光论那江青的轻身之俯，只怕更在吾等之上，本岛各处樁卡，想亦无法将其截下，因此，为今之计，吾等不妨将已经擒获的五人，置入庄中“再世牢”之内，以为此饵，再聚合全庄好手轮流伏伺四周，借看“再世牢”内重重机关消息之助，就可一举奏功……”

银衫青轮侃侃谈来，听得厅中各人暗暗颌首，皆觉此计可行。

飞索专诸全立那阴沈的面孔，这时亦逐渐开朗，他呵呵一笑道：“万支果然胸罗万有，此计确实妙极，但愿能引那江青上钓落网……”

随著全立的这句话，大厅内的空气亦逐渐活泼起来。众人的笑语声，也渐渐透达室外……

双飞仙子全玲玲全楚楚二人，乘看众人谈笑之际，轻轻溜出大厅之外，在幽静的回廊上缓缓漫步。

全玲玲脸上带着一丝隐约的戚，她低看头，像在深深沈思着什么。

全楚楚望 乃姊的侧面，这时，一线凄淡的月光，正轻洒在全玲玲脸上，照看她那细腻无瑕的肌肤，宛如一尊凜然不可侵犯的大理石神像，姜极了，静极了……

全楚楚由衷的赞道：“姊姊，你真美，将来可不知那家公子有此福气……”

她说到这里，忽然惊愕的住口不言，原来，她这时看到两行清淡的泪痕，正挂在全玲玲的面颊上… 全楚楚惊呼道：“姊姊，你干吗哭了？难道……难道适才妹子说错了话？”

全玲玲急急摇头道：“妹妹，你不要瞎猜，姊姊那会恨你，只是……唉，叫我怎么说呢？”

全楚楚自来就聪慧绝伦，她细心一想之下，不由悄声道：“好姊姊，你可是为了那傻小子么？”

全玲玲料不到乃妹如此刁钻精灵，竟能一下便看穿自己心事！

她不由面孔生霞，轻轻低下头去，忸怩的默不做声……

全楚楚“噗嗤”一笑道：“姊姊，你不要难过嘛，有什么心事，下妨讲给我听听，让妹子给你拿拿主意，也胜似你放在心头做闷……”

全玲玲微微沈思了片刻，终於轻声道：“妹妹，你看那江青，可逃得出爹爹及万叔叔他们的掌握么？”

全楚楚想了一下，道：“按说江青武功之高，恐怕当今武林之中，已难有人能与之抗衡，但是，咱们那捞什子“再世牢”中，可确是不好应付，江青武功虽高，只怕也难得讨好……何况，更有庄中好手埋伏在侧呢？”

全玲玲听了不由面孔惨白，惊愕的道：“这么一来，他不是就无法逃逸了么？这……怎么办呢？”

全楚楚一皱鼻尖，道：“谁是他呀？这么亲亲热热的？”

全玲玲不由搂住妹妹香肩，央求地道：“好妹妹，别再寻姊姊开心了，你说，假如那江青被爹爹擒住了，岂不是就完了么？……”

全楚楚这时心中一悚，正色道：“姊姊，你的意思，可是要……可是要帮助那江青逃走么？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爹爹的脾气你也知道，若万一让他知悉了，恐怕……”

全玲玲亦下由混身一颤，但是，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支持 她，於是，全玲玲神色湛然的道：“我不管，便是爹爹知道。任他杀了我，我也要协助他……”

全楚楚惊异的望看乃姊那出奇的，圣洁的面容，良久……良久……

终于，她声音放得极轻，便轻的道“姊姊，我会支持你的……”

全玲玲感激的拥妹妹，微微抽搐起来，她知道，自己已久深爱的那个人，他并不一定会知晓自己对他的情感与苦心，而且，很可能自己这片痴情将会白费，因为，同“他”来的，不是尚有另外一个明艳温柔的少女么？

有时候，“爱”是不须要代价的，只要你能付出，那么，纵使你不能获得，你也可能会感到满足，自然，或者这满足带太多的空虚与惆怅……

全楚楚那纯真的心灵中，这时亦深深领悟了一些道理，了解了一些真谛……

於是，姊妹两人，在凄淡的月光下，拥得更紧了。

心，也连声得更近了……

再世牢中

夜色，更深沈了。

烟霞山庄之内，一片静寂，仅有庄后几点明灭的灯光，在寥寥的闪烁着……

一堆假山之后，隐约地依着一个人影，只见他身形微一转动之间，在稀落的星光下，闪耀出一股淡淡的金红光华，他就是江青~

暗影中，可以看出他的面孔露出不屈的坚毅表情，嘴唇紧扣着，睡孔中闪射出令人骇异的构芒，他在这隐蔽的假山之后，已躲藏了一段极长的时间了。h

江青仰首向天，深深的吸入一口午夜清新的空气，混沌的头脑，亦好似清宁了几分……

厘霞山庄仍是一片岑寂，没有灯火，没有更鼓，亦没有人迹，一切都是这么平静，这么森冷，但是，隐隐中却觉得这四周的沈静气氛，好像患有一股说不出的危机似的，暗黑中的每一个角落，都宛如有着一个张开的陷阱般……

江青那双惘然如炬的星目，敏锐的向周遭探测着，倘利用全身的每一根视听神经，如蜗牛的触角似的，同四周伸展，触摸……

江湖上错综复杂的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阴诡残辣 h 已在这短短的时日中，江青将磨练得比昔年精练了不少 h 他已不再像三年前那般幼稚与天真，现在他知道，该如何在险恶的环境中，去运用自己的智忘，为自己寻取生存之路。

江青沈默的依在假山之后，倘白天激战时所耗去的买力，在这一段静息的时间中，已完全恢复过来。

他运用敏捷的头脑，极快的思忖道

“自己逸出飞索专诸全士等人的追群后，不知他们回去会如何处置大哥等人，尤其……尤其忘妹妹，她会不会受到更大的折磨呢？”

江青想到这里 e 平静的思潮不由起了一阵波动 h 周身血液，亦不安的加速循环起来……

他深深吸入一口空气，勉强压制住心头的烦躁，想道

“烟霞山庄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高手在内呢？若仅只白天现身的那些，自己倒不用如何顾虑，因为，这些人武功虽高，哼，却也未必见得能困住自己 b 白天的事情，不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吗？”

他想到这里，俊俏的面孔上，不免浮起一丝傲然的笑意 h 於是，他又想

“目前，他们虽然会四处搜捕自己，但是，他们却定然料不到自己会先行潜入，这样，也可以攻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就叫做大杞於朝，小隐於市”

江青想着，目光环转之下，身形已若鬼魅般闪出五丈之外，微一幌掠，就棉失在夜影之中……

他身形快速得简直会令人怀疑那只是一道淡淡的厘群 h 几次纵跃之后，到达一撞高大宽阔的大厦长廊之外。

这座大厅，正是适才飞索专诸至止等人在此议事的地方，这时却空荡无人，显得一片静寂……

江青隐身在长廊外的朱栏阴影中，仔细地向四周探了一番，看清四处无人后，随即堪向大厅门侧，大氏内，这时正燃着一盏青白色的琉璃灯，微弱的灯光 h 映在四壁，现出一股阴黯沈重的气氛……

江青向大底内望了一阵，暗忖道

“这么大的一个烟霞山庄，怎的自己一路行来，却连半个人影也未看到？”

他随即又想道

“难道他们自恃姥威极隆，便料定不会有人敢来此踩盘窥探么 7 介，这一定是一个阴谋圈套，至止这老狐狸，决不是如此粗心大意之人”

江青想到这里，正待离去，长廊上一阵轻微的步履声杳，臆把传来，彷彿，还有低沈的谈话之蛙……

江青迅速的藏身於底门之后，便耳聆听，一个沙哑嗓音在低沈的说道

“老六，咱们交过班了，现在不妨去喝他两杯，这-也确穴够累的……

按着，一个沈称平板的语姥再起道

“唉，今日过了 e 尚得应付明日 h 那人云那者一天不落网，咱们便休想安枕，. 阿光，你看庄主平昔何等威武雍容，为今日之事，却也愁眉不展，面目铁青，咱们也只好陪着受罪……”

那叫老六的人，蛙音略为高亢的道

“阿光，说句穴话，想那人云那者能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就能挣得如此威名 h 可也不是笛易之群，光看人家出手前那份洒脱，就足以令人心折 e 啊啊，我自出娘胎以来，倘没有见过武功比他更高的人呢 A 连万老爷子上场也弄了个灰头土脸……”

那叫阿光的人急急嘘了一群，轻微的道

“老六 h 声音放小点行么？谅别人听到传报上去，包管你吃不了，兜着走~”

二人的脚步声 b 似乎在大底外停顿下来，一道黄闪闪的孔明灯光，向大厅内微微一转，沙哑的声音又 4 超道

“妈的，管事交待下来，要咱们多注意，多戒备，凭人家那种身手，不找我们下手开刀，已是谢天谢地了，咱们还能戒备个马口”

这时那沈稳的语声亦忍不住气，在发牢底道

“说得是吭，明明将擒住的那对头关在那鬼门关似的“再世牢”中，却硬要吾等四出巡行，虚张他娘的声势，妈的 b 若真的碰上那人云邪者，咱们还能将人家怎样？了不起一拍屁股 开溜口”

那老六亦接道

“对，不跑的就是孙子，走吧，回去港他两杯黄汤才是正经，在这黑幽幽的地力穷磨，准管磨不出好。的来曰”

一阵低沈的脚步声；又已逐渐远去，终於至消逝无踪。

江青自门后闪出，喃喃自语道

“再世牢？这是什么地方？名字倒是相当吓人……”

他略一犹豫，同四周黑沈沈的建筑微一打量，双臂微振，身形已似一头大鸟般凌空而起，向庄后一排连绵的屋宇楼阁飞去。

江青身形才飞越过一堵不高的红砖围墙，目光瞥处，已发现在这片围墙之内，有着三间十分高大的石砌巨屋 b 这三位黑石块筑成的房屋，孤客客的耸立在这片涵幅约有十馀丈的田竹之内*其外*便没有任何建筑，仅只是一些极为稀疏的花草树木栽植於四周。

这三位巨大的石屋 e 冉立在烟霞山庄之内，与其他玲珑堂皇的楼阁比较起来，非但题得不衬*更透着瑰奇*就好像一些衣饰华伍的富商旦旦之间，坐着一个衣衫樵褛的乞儿一样...

江青急速的将扭内真气沈下*身形在空中直射而下*他脚尖甫一沾地，立即闪进一玻花草之后。

他凝碎注视着前面沈寂无蛙约三位石屋*良久 h 良久...

石屋中*除了正中一间之外 b 馀下两间 e 则是一片漆黑。

忽然*江青发现在这位石屋外的旷地上*有一片泥土微微一功，按着 h 那片泥土竟缓缓移开*站出一个深坑来，坑中 t 随即现出一个黑衣大漠 b 向四周略一探视*支掌睡理一拍 n 丈许之外的一片泥土 b 又缓缓移开 e 这名黑衣大漠立知从身掠入口。一

江青正自暗捏一把冷汗*他身侧不远处的一片花草上亦在悉味移动 l 随即自那片伪装的花草之下，拓

二出一个人头来，向周迫仔细的环视了一遍*按着又眨身下去 l

原来*这二一愤石屋的吭地上*贸然一见 b 全然静茁无防 b 其亡，在这片买消的玻地地底*正藏着不少土坑，土以净土花草伪装*并尖有眼洞*藏身土坑之下的人 e 可将周迫情势，看得一清二楚~

江青一看这嵌密的防守情形，心中已然知晓这定是那拘禁拜兄等人的“再世牢了”*但是*他内心却十分更庶*因为 h 在这种罕见的防卫之下*若擷不露痕迹的摸入那三幢石屋之内 e 却并非一件易事曰

江青静挣的伏在地下，听着周迫的动静，脑中亦在不停的思忖对策.....

忽然*他像毅然决定了一件群 b 将身短盘膝坐好，面孔却微微仰起，正对着始才自东方缓缓升起的上弦月.....

近了一刻后*只见江青那白净的脸加，遂而群为暗紫之色*而且*那瘦削的身嵌亦徐徐缩小 h 他那时间拉合的嘴角，正对着月华；助伍喷出一条淡淡的紫气，这时，每在他呼息一次之时*他那盘坐的身矩，便仿佛被空气托起似的*向空中微彼一升。

好像此刻他身拉的重二，已全然消失，而欲与空气融合为一似的。

江青此刻所违出的功夫*乃是那神摘传的绝技之一，“虞寒蹈虚”曰

这种功夫 b 乃是那神昔年古洞面壁之时*苦思便悟的绝技，这在那神那一身深如浩海的武功中，亦算是最杰出的绝着之一*施用此功时，必须面对明月 e 吸其精华 e 再以一口至尺至纯的先天良气 h 将全身血气逼聚*然后*便可藉着吸取的精气*准合本身的绵绵潜力 e 在空中随意飞翔-。

但是*施用此功 h 极伤坦元，每用一次*至少便须丢息十日以上*才能复原，而且*此功施用时间，亦极短暂，若张自超施 b 便会刊至血气沮散，还攻倒沛的现象，理则成残，重则丧命口

江青这时将氏气凝聚丹田八而他的身韧 h 亦缩短到不及三尺之谐“

江青心中十分清楚，他所要施出的“广寒蹈虚”之深异武学*虽然危险*但是 7 却能在那短暂的刹那之间*发挥出其群世无匹的功效口

此刻*他缓缓站起 b 双臂猛然一抖，身形猝然间升空七丈，江青那找小的身躯，在他拔升之劲消失后*却并未向下坠落，竟似夜空中的一片浮云般*又睡睡扭起*随风向那三二十女外的三幢石屋钢去。

这时 b 如有人抬头仰视，可以看到的*仅是一片约有三尺多长的阴乎在空中岷浮城沈的 RR 移功 e 而斯然不会凄疑到 。邦竟是一个人的身扭

因为，这已决对不白是一个人的天负束能所做得到的 w

江青的身殖 e 仿佛已与夜空中的云耘清风交流 e 融为一扭，顷刻间，已忠移至那三位石屋之顶口

但是*他却并未向屋顶落下*棱授的倪进那居中石屋壁端的一个通风口中口

这通风口位於石屋的三丈竹壁顶端*充约三尺左右 b 内侧尚嵌以核桃粗细的绒杞。

江背身形始才闪功*目光一仁之间，已发现在这石屋之内 e 坐着四名身着黑衣的彪形大漠二

这四名大漠，个个腰粗肪汹。杀气肪肪*口坐在一张木桌四周。

石屋四壁 h 尚插着八支松枝火把*熊棉的火光*映得室内找毫毕玷 b 恍若白仁。

四名黑衣大漠的兵双，俱皆伍於桌上 b 八支眼睛 A 神光奕奕，没有一丝倦容的向四周察视着。

神态之紧张*真是如临大散一般 w/ .

江青又向室内彼一打二*发现除了这匹人一某、*这石屋内并没有其他的物件白

连在这石屋左右的另两间石室，却被壁端的两扇沈重木门跋密隔绝*无法窥探。

江青心中不由疑惑起来 e 忖道

“这问石屋空洞洞的 b 根本就没有囚人之处*但是 h 这四个呆乌却若有其群般故阵以待*又是件度原因呢 7”

他目光又向那两扇木门一冉，想道

“是了 b 可能他们已将拜兄等人，因於另外那两间室内……

江青想到这里，轻轻以右掌贴在面前的铁栅之上。

於是，片刻之间，两根租约核桃般的铁条 e 已在他手心一点精纯至极的“三昧真火”焚炙之下，无理无息的融断 w

江青望着下面那四个黑衣大漠，仍然毫无所兑般静坐不动，他心头不禁暗暗晒笑一声。

这时，他伸手摸出一件金光闪闪的小形物件来，在手中微微一拈，以中指轻轻一弹，这枚小形物件立时倏然向下飞去。

江青发出之物，乃是那神当年行道江湖时，别具匠心所打造的一件奇物，此物以合金制就，内装精巧奥某，以内劲发出后，卸曾往空中极快的旋回不停 e 并发出阵阵衣袂带风之理本卜人瑞摸不定，邪神称之为“反心镖”

江青将手中扰心媒甫一施出，支手十指随即猝然弹出自十股尖锐的劲风破空而去，瞬息间，石屋中的八支火把已应蛙而息白暗影中，只听那四名黑衣大漠哗然大叫道

“不好，人云那者来了”

跟着，他们又听到一阵衣袂带风之理，在空中往来游走口

四人茂悸的大喝数理，手中兵器狂舞如风 h 在石屋中捉迷藏般四处追逐起来~

但是，任他们急劈乱砍，又怎能扑中目的之物呢？

这时，那两房密封的木门，倏然敢开，登时一阵亮光透入 e 十数名黑衣大汉在百步白月低泉及销群四雄的率领下急街而进口

这两房木门开敢的刹那间，江青一眼看清另两间石屋之内 b 亦竟然和中间这间一般布置，除了一某数椅之外，荡然无物白

但是，江青却发现，在那左侧的石屋之内*却多出一个二尺高矮的石墩口

他心中念头一·闪*支掌又再用劲劈出 b 狂风卷处*另外两间石屋内的灯火亦骏然熄灭口周遭顿时重又恢复一片黑暗.....

於是，两支拉形微小的“技心镖”，又分别向这两间石屋中旋姻飞出口

江青乘着发出“疫心镖”的刹那之间，身形猝然如幽“般掠入那左面石屋之内口

这时，三间石室中 e 俱是盘绕回转的本袂斗风之声...

“吾等小心应对 b 必是那江青已经潜进 l”

百步宙月伯泉此刻不由又店又怒*他*汕卜

说话中*他身形却扑向左面石屋之内 w

此捺，二一间石屋内已乱成一片，兵刃交群之声随处可闻，只听那铁笔四雄的噪音大吼道

“妈巴子的，你们这些混账乱打个什么劲？哟，你这一刀怎么砍到老子头上来？”

江青目光锐利无匹 b 可以暗中视物，百步白月身形向内一扑，他心中已自雪亮。

何泉内力虽然极佳 b 但在这漆黑如墨的石屋中 b 却仅能看清五尺左右距雌，他大半全凭聘“摸索口迫时，他身形始才扑进，便掠向那石墩前，急急用手向石墩后一摸。

随即，傅泉面色一松，大声道

“大家注意，来人可能尚在外面”

铁笔四雄又大叫道

“傅当家，来人身法好快，又好像不止一人.....”

傅泉凝神倾听着那已逐渐微弱的衣袂斗风之声，不由紧棘双肩，掌势已提至胸前。

正在这时，他芒仁身后的气流，好似起了一阵极为轻悄的波动，按着姍然一习，一股风声急速的掠前而去口

百步白月大喝一群，抖手便挥出亡掌，身形亦急迫而出~

他身形始出的刹那间，一条俄细的黑影轻轻地忠至那石墩之前口

不用说，这又是江青所施出的手法日

江青身形甫至，立即迅速伸手向那石墩之后摸去，手指触处，却发觉有两个突起的暗钓日

他微一犹豫，於是践然伸手向那两个暗钓同时按下~

随着江青的动作，这二尺多高的石墩竟毫无声息的移开，露出一个锄黑的深洞来日

江青适才伸手按钓的动作 b 可说被他误打误撞的碰上了诀窍，否则，他如只按下其中之一，那么，不但兴这暗钓消息相连的埋伏会突然发动，且更会即时警铃大作口

江青眼看着石墩移开后，毫不考虑的掠身而下，轨在他身形甫落的利那间，这石墩又缓缓回复封闭一

这石墩下的劫洞，原来却是一条地下秘道*尚砌有层后石阶。江青在脚踏实地后 h 急急吐出一口气，他那奇小的身群 h 也随着吐气的动作 b 霍然恢复原状~

他略微休息了一阵，然后缓缓地向前移进。

这条秘道 h 长约五丈，壁端挂着两盏气死风灯，昏淡的灯火*映得这幽长的甫道*甸枫着一股阴森森的鬼气.....

江青小心的步步踏行，他望着甫道尽头的一扇黑色石门，正在心中壤忠，脚步踏处 A 突的壬兑一软口

江青心头一棟之间，一股本能的反应 h 促使他迅速堪起日

於是，他适才立身处的墙壁之内 e 崔的一群伸出十柄锋利钢叉，急然戮出，又忽而缩回口

江青正待向下讯落，头顶壁端又是“轧轧”一冉，一股劲风，已向他背脊撞到 w

几乎已不容他再去细想，立时叟臂倒翻，人已反掠而出口

这时，江青才有暇匆促的回首一望，原来 P 那自壁端向他背上玫来之物 h 竟是一柄连有机簧的斗大铁锤~

若是一个闪避不及，被其击中，便是不死 h 也定会重伤 w

江青身形落地，一抹额际冷汗，忖道

一，这尚不过是人口的秘道，已经这么凶险，再向内进，不知更有什么绝活 ”

想着，他燕然一咬铜牙，双掌条推口

一阵鞏烈的劲风涌处，那道黑石巨门，已“哗啦”一盘，被农成粉碎日

江背群出人飞 e 攸然穿门而入口

他身形始才穿出这道门户，“括”的一蛙冉处 b 一蓬银雨也似的暗器，已如天女散花一般，向他当头迎到~

江青不由怒火突炽，大喝一蛙，双掌疾速劈出 e 狂台卷处，这蓬银雨已被纷纷广落於地自

原来，道尽是一些纽积微小得彷若捏毛般的细针日

江青身形落地，抬头打量一下四周，却发现这竟是一片方丈许的石室口。

这小小的石室之内，除了一盏明灯之外，便空无一物，硕得柜为空茁……

江青靠立门进，忖道：

“这什么十再世牢”的枢纽地带，到底在何处呢？如此睹门，不知门到何时方休？”

他正在想着，这间四壁密封的石室，又起了一阵轧轧之群。

江青支堂“大封门”，交叉注胸，凝神等待着另一次凶险未上的场面到来。

但是，这次却出乎他意料之外，在这阵轧轧之蛙响过以后，石室右端的墙壁竟缓缓移开，硕出一条宽阔的甬道来。

江青略一犹豫，已掠身进入那条甬道之中。

於是，背后石壁，又霍然封闭。

这条买问的甬道，全为一色风火砖砌成，迤迤於前，长约三丈，甬道尽端，便是一个大约桌面的赤铜鼎忙……

江青疑惑的望着眼前甬道，喃喃自语道：

“这又是什么玩意？怎的……”

他尚未猜测出来，甬道尽头那硕大无朋的赤铜鼎仁，却忽然冒出一丝火苗，江青正自暗叫了一声不好，鼎妨之内，已打地一声暴响，一股租约寻丈的火舌，宛似一条发怒的火龙般，疾卷而出，将整个甬道全然遮满。

江青不由双目尽赤，须眉倒竖，倘急惶之下，大喝一声，那英俊的面孔立时条然变幻成赤红与雪白——色一。

随着他仁蚤手的疾连横推，一股红色及一股白色的碍形气拉，挟着山崩海吼之势，有如两条纹合而出的神龙般，快速迎上。

於是，那强热炙人的火势，并被江青倾力发出的“璀火玄冰真气”所抵制，呼打翻涌的在甬道内燃烧着，阵阵的焦臭之气，弥散四周。

江青极力催动着扭力的买力，绵绵注两掌之中，与那股来势悦人的火龙相互迎抵，因为他知道，只要注这股汹涌的火苗卷至身前，那么，任自己功力如何精深，亦将尸骨无存了口。

他额际的汗珠，顺颊消下，呼吸亦逐渐沉重起来。

这买敞的甬道上，全然被弥合的热气及两股红白相间的气蛙所充塞，於是，空气在极度的压力下膨涨，扩散……

壬然，“碎”的一蛙巨虐，按着又是“哗啦啦”的运理暴响，这建筑得十分坚固的甬道佑壁，因抵艾不住两股柜大功气之下的膨涨压力，而崩溃硕坍。

这一列风火砖墙始才倒塌的刹那间，隔竹的一间石室内，已“纷纷”密冉，一大群成千累万的密若乌云般的青色毒蜂，向江青身前飞来。

江青心头一震，叟堂劲力猝然收回七成；於是，那股熊熊炙人的火龙，立时崔的一蛙卷到江青身前二一尺之处。

一阵焦臭难闻的气息，随着扑翅的纷纷蛙，传出，这无玫的背包毒蛙，已被那突然冲到的人努，瞬息间烧衙尸骨无存。

江青不再迟疑，断喝一声，已飞身掠向那间石屋之内。

这时，他支臂急振，劲力排出，又将这间十分坚固的石屋皮破一个大洞。

他毫不停留的急穿而出，目光“首 NF* 面前 e 却是一个陡创的斜坡，斜坡之下，却黑暗劫阴，腥气扑旦。

江青心神微微一动，已向斜坡下溜凉而到。

他尚未脚踏实地，细目礁去，却已吓得他暗一唆陈。

原来，这片陡削的斜坡下 b 便是一片泥沛潮湿的沼里 h 沼泽中，却尽然是些蜿蜒席动的毒蛇。

江青身形尚未落地，其数无尽 e 成千成万的毒蛇 e 闪堪着棣色如豆的眼睛，扁功着那黏湿发光的朋世，红倡乱吐，嘘吭连蛙的游到。

其状之猝恶 . . 令人又是茂恐，又是作呕。

江青这时双臂条抖，选择了一处较高些的地努翻身落下。

他目光凝望着面前万头耸动约三角形蛇首，随着丝丝湿润的糯动磷光，形成一个半圆之形，同他立身之处缓缓逼近。

而且一阵阵腥搜扑束的恶臭，亦彷彿永无尽绝似的溉散四周，随着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嘘嘘叫声，构成了一寸恐怖已极的景象.....

江青沈着的迅速向四周细一打量，这时，他发兄在这片陡削的斜坡对面 b 约三丈之外，有着另一片耸立的石壁，而在那石壁之上，却极浅的砌有无数级几乎是象徵性的阶梯，那石壁之顶，却奇异的裂开着一道仅供一人铀人的隙缝.....

江青略微打量了一下地势，白在心中暗自做了一个决定。

这时，磷光一闪，一条长达七尺，头呈三角形的群蛇，已悄无群息的蜿蜒到江青脚下，红信伸缩中，急啃而到。

江青大喝一姥，足尖条然挑起，那条毒蛇立被他肠飞两女之外。

这时 e 嘘嘘连声，为数约有十数条之多的钢斑肛的群蛇，又同江背身侧群噬而至曰

江青嘿然吐气开理，连堂如刀，瞬息间连，劈出三十馀堂二功力如削中 d 以斯的蛇尸渗合着污血四散迸溅，千数条毒蛇 k 与左近寻丈内的毒蛇一样 G 顷刻间已衍白肚皮，浮沈於混活的泥沼之中。

但是，这些有着斑炳花纹，形态丑恶刺毒的长其 e 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息它们的攻玫，混沌的沼淫这时更加秽污的却涌起来，无尽无绝，各类各形的毒蛇 a 扁功着那条条黏滑的扛甘，抗动着泥水 A 纷纷游到。坤

这幽阴潮湿的泥沼中 e 但见浮功着茁千三角形怪首 b 棣光玷姑 b 吭嘘之群混成一片 A 直是店人至极。

江青暗暗叫蛙苦也*目光微掠之下*便待校身飞起。

忽然，他脑海中闪笛般浮起一个念头来*於是 e 他又站回原地 b 右手探入栖中 b 摸出一个银光闪坦的圆同来。

这银色固筒之内所盛的 e 正是邪神昔年 R 位武林的人菜暗器 “烈阳神珠”口

江青亲切的抚摸着手中微温而滑润的金“口筒，喃喃自语道

“义父老人家，阻赐了我不少打物.....哼 b 我若就此扭身一走 b 未免也太便宜了烟缸山庄所饲养的这些畜牲 b 留着它们，异口不知又要害死多少人.....”

江青壬然支目怒睁，大叫道

“来吧，畜牲，看少爷请你们咕一下火烘蛇肉的滋味“ ”

叫群中，他手指用力一按筒底部技尹“崩”的一蛙旺群中，已自这银色口筒内h 飞射出一粒龙眼大小的红色珠子来。

这粒红光闪烁的珠子，见风之下，“碎”的一冉*已条然涨成斗大的一口火球h 向沼泽中的无数毒蛇落下。,,,

这囚精芒射散的火球，始才亲落，又“打”然一理巨虔*暴展一片消幅几达两女的熊熊火焰*发射出酌红青蓝的火苗，“劈咄”连声的向下罩落。一时之间，凄厉吆吆惨啼衬合着“嘘吱”的烧肉焦臭*顿时充满在这沼泽四周“

而那狂炽殷红的火焰，仍然呼市的燃烧着。炙人肌肝的强热h 四处播散，潮湿的空气，亦蛙成带着煞风的气流在回荡，波旋.....

江青不由心意大快，狂笑大声中，身形已台然飞起，同对面岩壁之顶掠去。

他脚尖在那浅浅的阶级上连点三次，已如脱弦流失般，穿进这壁顶裂开的隙缝中w

但是，他却没有想到b 这却是一个更凶险的陷阱e 早就在静静的等候他了白

江青身形始才掠身而入，脚下那道裂开的隙艇h 已轧轧连蛙的徐缓闭上。

江青经过这一连串的茂险埋伏后，心中已较泰然，他这时并不茂惶，面含冷笑的环视四周。

只见他这时处身的地方，却是一间粉白的空室，而且，室中尚悬挂着一盏钢罩的琉璃吊灯.....

灯蕊正在燃烧着青白的光辉，再经过这空室四周粉白的墙壁反射之后h 更加题得明亮耀眼。

但是，这间空屋却没有任何一丝空隙，彷若一个石盒似的。

江青不解的瞧着四周，又用手在恬壁上理理敌群了几下。

於是h 由於手指敌下的回声，及肌亡敏锐的触兑，. 江青知道，这闲空室的四周，竟然全是以极厚铁板制成，仅是外层敷上一层白灰而已.....

他愕然望着面前冷冰冰的墙壁，暗忖道 .. 、

“奇怪，便霞山庄进了这间外层涂有白粉的绒屋，有什么用意呢？莫非他们想藉此来囚禁自己么？”

江青想到这里，不禁嘲弄的冷笑起来。

他独自冷笑了一阵，又想到

“不管煜饪山庄全立那老儿想将自己怎样*但自己已深入这所谓十再世牢“中如此之久，非但没有发现禁铝拜兄等人的牢房，而更连煜饪山庄的人也没有看到一个h 难道说，他们直至如今寸尚不晓得自己摸进来了么？”

江青默默的想着，想着.....

逐渐*他的支撑缓缓怒睁，面孔的肌肉微微摺动，黄豆大小的汗珠，亦自额捺纷纷坠落。

他口中喃喃吼着 “为什么？为什么？”

空气是寂静的，寂静得没有一丝群息，像是一座已经沈寂了多年的古墓...

茫然，江青狂声大叫道

“全立*你这卑陋的匹夫*你为何不敢与少爷朝相？你将少爷的拜兄匿藏

到何处去了？哈哈……你怕我么？你有骨气就现身出来*你这儒夫 h 小人……”

江青宏亮的语声，在空中烟荡、群客 b 终于，又默默的消散。

他栋然抹去脸上的冷汗，强吸入一口气*想将暴躁烦乱的心情平静……

然而这过於沈静的气氛“使江青的心神反赴狂乱*因为，他寻不到发泄的对象，更排解不开心头的悬虑与纠结。一个人 b 在处于极端的苦闷與沈静下，便往往会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注及异甘……

四周仍是静寂的，沈寞的…

但是，一阵细微得几乎不可闻及的“嗤嗤”之声，却忽然在这时留起曰

这声音虽是如此细微，但已足够令江青栋然茂梧了 h 他急切的环目四顶，身形也条然斗向屋壁一角。

此刻 b 他看清了，原来，那室中吊悬着的琉璃灯钢架，正自那影镂着的中空花纹细孔中 h 透散出股股淡淡的红色烟耘。

这耘散出来的红色烟耘，并未随帅消失，反而轻渺的缓缓笼罩室中，逐渐凝结成一片桃花般浅红色的耘幕……

江青正自惑然，旦管中忽而闻到一阵甜腥的气息，随着这丝气息的吸入 h 脑中突然感到一阵轻微的仁眩与混浊，周身兴起了一种懒散的感觉。

这感觉便好似喝下过多的醴酒一般，软绵、轻飘，再加上陶醉。

江青对这股甜蜜醉人的气息，十分迷惘，他不自觅的深深吸了一口口

但是，轨在这股甜腥的气味始才进入他的喉中时 b 混身血液，也彷彿践然往胸前拥塞起来，脑中更是唆唆作留，周身骨节，亦宛似忽而被一支魔手折断一般二

於是，江青体内那纯厚精练的真气，已在无形中起了反应，. 燕然急速的姐旋流转起来，一股绵绵潜力已自他肺俯穴脉中往外排斥扩散~

江青但兑五内翻涌，血气澎游，不由自主的大声呛咳起来曰

他吸入喉中的那口甜腥气息，已被他这一连呛咳，吐出了大半。这时，江青登时栋然醒悟，他急急闭住呼吸，抬头望夫。

只见自那琉璃灯钢架中，所冒出的红色烟耘 b 这时已将这间小小的空屋弥漫，那甜腥的气息，配衬嫣红的色彩，好似一个风情万般的娇侬美人，在散发着她那迷魏蚀骨的魅力般曰

江青这时大觉不妙，可是，他穴在想不透，为何在此情况之下，自己犹会毫无所防的被这种毒耘所迷惑口

他适才已不自觉的吸入了一些毒耘，此刻但兑头脑昏昏欲睡，四肢百骸，亦涌起阵阵软绵酸酥的感仁

江青张自镇定一下心神，大喝一声，扬堂推出一股劲风，呱然攻向那室中悬的琉璃灯而曰

“市”的一声旦智中，那盏锤以钢架的琉璃灯，立即应声粉碎四落曰

但是，这红色的耘气，非但并未因此阻竭，反而更在顷刻之间涌盛起来。

江青连声叫苦，急切的向上望夫，只见那原先悬挂琉璃明灯的绳索，却竟是一条内面中空铁管，仅在外层加缚上一些麻线而已曰这时，嫣红的毒耘，宛若无尽无绝一般，咕噜噜的自那条伪装的铁管中涌进这空室之内已全然被一片赤红的烟耘所布满曰

於是，那阵阵甜腥的气息，已更加浓厚了，这弥漫的赤红色彩，亦竟似凝结有形的幕幔一般……

江青此际心头更觉迷糊了，双目亦逐渐蒙眬起来。

他四周还是一片飘浮的嫣红，嫣红……

毒雾鬼池

江青这时虽然早已闭住呼吸，但是，他先前所吸入的一丝毒气，却已在他体内开始四散袭延侵蚀起来。

他此刻所以尚未昏绝颓倒，全赖看他那身精湛的武功及深厚的禀赋所支持，若是换了别人，在这极毒的红色烟雾中，只怕早就混身瘫痪，不省人事了。

这弥漫室中的红色雾气，乃是苗疆怪杰独眼人魔乌鲁布，昔年亲白采集苗荒百年腐烂桃花之茎叶，再和以一种极为淫毒的“蝮蛇”精血所制炼而成，送与烟霞山庄，专门置入“再世牢”中，做为防备武林人物之用。

此种毒之所以名曰“迷魂乡”，盖因其味醇甜，色彩鲜艳，能令人在不自觉之际入其壳中之故。

江青双目迷蒙的坐在地下，此时，他周身彷彿酸软毫无一丝气力，但是，他却有一丝潜在的意识，在极力的支撑。

忽然而想起的事情，便是邪神昔日在绝缘洞中，传给他的一种深湛武学：“逼灵一线”！

这所谓“逼灵一线”的深奥武学，乃是内家功夫之中，至高至绝的一种秘技。

若将这“逼灵一线”的功夫施成，便可停止全身所有机能的活动，而将仅有的一丝灵智以心头一点湛然的澄宁之气护住，借看这一线灵智的启发，再促使全身精力，集中於四肢的任何一部份采取行动，使自己一不致全然失去知觉，再者更进而能逃出困境。

邪神的这项武功，乃是施用於重伤之下，或意识不清之时，可以做为最后救命或逃生之用。

江青虽在这时方始想起，却正可大大有助於他日下的困境。

他此刻不敢怠慢，急速的澄心静气，使心中一点知觉仍然保存，然后，他停止了全身机能的活动，而将全部力量，集中施展於右臂之上！

其实，若凭江青那一身精绝的武功，这空屋四周的铁板虽然坚厚，却也拦不住他，奈何他先时疏忽过甚，以致吸入一些毒气，再想突破这四围的铁板时，却已心余力拙了！

这时，江青的一条右臂，紧紧按在铁壁之上，於是，随他手指的不断挖削，那么坚硬的铁壁，亦被他挖出一一条条浅槽，铁屑纷纷脱落……。

江青俯身地下，丝毫不动，若不是他那条正在急骤划动的手臂，那么，便怯是全然昏死过去一般，在室中弥漫的红色毒雾之下，江青按在铁壁上的手掌，这时挖削得更急促了。

而铁壁之上，此刻已被他那贯注入无比雄厚的真力的右掌，挖出一道

直径长约尺许的深沟！慢慢的，徐缓的……

忽然，江青全身一颤，他那坚强的手臂已然穿出这层铁壁之外！

於是，他蜷伏地下的身躯，亦随看他右臂的拉动，缓缓向前移进，终於挪到那条洞穿的铁壁隙缝之傍！

一股清新而潮湿的空气，如水银般溜泻进江青的鼻孔中，他贪婪的凑隙缝，深深的呼吸起来！

而这时，一口清新鲜洁的空气，对他来说，该是多么需要啊……

随看他深沉的呼吸，脑中的昏眩，已逐渐减轻，四肢的酥软，亦慢慢地恢复过来。

此刻，江青已感到一股新的力量，开始在体内滋长，虽然，他仍觉得骨节有些酸痛，心头翳闷，但是，却已较之适才那昏醉欲死的情形好得多了……

他轻轻睁开双目，又吸入一口真气，掌势倏然拍出，“当！”的一响警，铁壁已吃他罡猛的掌劲震陷了一片！

江青随即再运玄功沉喝一声，双掌闪电般连续不停的向铁壁击去，终於在“轰”然一声的巨响之中，一大块沉重的铁板，已随一股雄浑的劲力，沙地尽头，则赫然是一间以铁栅相连的囚室！

江青疾然将双臂平伸，身形已摇摇欲坠的挺立地上！

因为，他却在适才那仓促的一眼中，看见那囚室之内，正坐红面韦陀战千羽，及云山孤雁夏蕙等人！

江青身形始才站稳，正盘坐於铁栅之后，面色黯淡的红色韦陀战千羽，已蓦然惊喜欲狂的站起，激动的大叫道“四弟……你果然来了，呵呵，烟霞山庄的再世牢也困不住你！”

云山孤雁夏蕙亦疯狂般扑向铁栅之前，抽搐的呼道“青哥，青哥，你……你没有受伤吧？”

呼声中，两串晶呈的泪珠，已涟涟挂在面颊上！

江青顿时悲喜交集，头脑又是一阵极度的晕眩！

他身躯踉跄的退了一步，脚步摇幌不稳……

栅牢中，战千羽等五人面色骤变，目前，他们把全部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江青身上了……若他受伤遭擒，那么他便还有什么指望呢？

大旋风白孤狂声叫道“四弟？你怎么了？振作起来，千万不要颓丧，始才这些杂碎还讥笑说你定然逃不出那迷魂乡的毒，之下……四弟，你做给他们看看！”

天星鹰姑铉素与祝愿二人去亦颤声叫道“公子，请振作起来……”

“四弟，咱们不能输给对方！”

江青长长地吸入一口气，勉强压制住翻涌的血气，一步一步的向铁栅之前移进！

忽地，一声沙哑的惊呼起自他的背后道“来人哪，来人啊，不得了啦，江青已突破迷魂乡铁室冲到外面来了次！”

江青嘶哑的苦笑一声，向战千羽等人道“大哥，我很好，仅是始才下小心吸入了一口毒雾而已……待我回头打发了这些混账，再来救你们出险……”

他不待战千羽等人答话，迳自身形不稳的缓缓转身而回。

在江青身后，赫然正立两名神色惊慌，手持鬼头刀的黑衣大汉！

江青勉强一笑，道：“二位朋友、你们还不自行逃命，莫非还想和在下走上两招么？”

那两名面色惊悸的大汉，正在进退维谷之际，一个冷峻的嗓音，已自上层地面传入道：“大家注意将出口完全把住，姓江的小子一出来，便用暗青子招呼！”

随看语声，诸人所立的顶层地面，蓦起一阵轧轧之声。

这时，那两名黑衣大汉互视一眼，右侧那人忽然注意到江青赤红的面色，及摇幌不稳的身躯！

他向同伴一使眼色，大叫道：“咱们冲，这小子敢情已中了迷魂乡之毒了！”

另一名黑衣大汉，亦向江青仔细一瞧，豁然大笑道：“妈的，果然不错，咱们几乎让他给唬住了。”

正在这时，二人头顶的一方岩层，已自缓缓移开！

这两名黑衣大汉好似陡然壮起胆量，齐齐大喝一声，猛力向江青身前冲到，同时，两柄锋利的鬼头刀，亦搂头盖脸的劈至！

江青大笑一声，身形毫不转动，双臂疾如闪电般一幌，已然扣住二人的腕脉穴！

尚不待这两个身材魁梧的黑衣人惊呼出声，江青已倏然吐气开声，双臂用力一抛一抡，呼然一响，两个偌大的身躯，已如风车般倒旋出去，但闻“噗嗤”一声，跟着又是一声闷噪，这两名黑衣大汉，已自脑浆迸溅，撞死在石壁上！

几乎在向一时间，自那移开的壁顶中，疾如飞鸟般掠下两条紫色人影来！

江青目光一瞥，看出来人正是那面容冷漠，神态严峻的连心双老！

连心双老身形始才落地，就看见撞死壁上，摔落在地下的两名属下！

但是，二人都清矍寒冷的面孔上，却没有丝毫由任何一丝惊惧或怜惜的神色，目光一瞥之下，已转到江青身上！

江青这时，又觉得脑际微微一眩，他双目轻闭，尽力地忍耐看。

连心双老冷冰冰的一笑，右侧老人这时阴沉的开口道：“江青，阁下好辣的手段，只是，你目前已自投罗网，恐怕你的命运，亦不会比阁下杀死的二人强到那里去！”

左侧老人亦冷削的接道：“晚辈，你连杀本庄庄友三人，连心双老易志、易成便首先不能放过你！”

江青倾力装出一付神态自若之状，冷笑道：“二位站在那里妄自吹擂有何用处？不服气便上来试试！看看江某能否教你们从此闭嘴不言？”

连心双老易志、易成闻言之下，毫无表情的相互一瞥。

蓦然，二人身形疾若风驰电掣般，一左一右，闪向江青身侧，而几乎又在向一时刻，两片漫天掌影，挟无匹的劲力，同江青双臂猛袭而到！

江青眼皮子也不眨一下，双掌倏起，右掌幻成圈圈圆弧，左掌带起一溜星芒，锐风拂处，立将二人攻势化解！

那尖锐的罡气，更将连心双老逼出三步之外！

江青身受毒伤之下，所施出的“银月寒星双环式”，威力虽不及平素之半，但这邪神当年睥睨武林的绝技，却依然是当今一般江湖高手所无法抵挡的！

连心双老易志、易成二人，乃是孪生兄弟，早有意相通之灵，二人身形始退，又双双冷哼一声，不约而同的复又纵身攻上，二人四支铁掌，彷彿飘云般上下翻飞，身形似电跃疾闪中，劲气如啸，滚滚涌出！

江青身躯不敢稍做移动，他强自镇定心神，施展邪神嫡传绝技，与这两位武林中拔尖的高手，做艰苦的拚斗！

这时，任凭连心双老二人，掌势疾如狂风骤雨，倾出全身之力攻上，却依然占不到江青丝毫便宜，而且，更时常被江青所使出的精妙绝，逼得左右闪躲，招架不迭！

栅牢内的大旋风白孤，此刻怒目圆瞪，愤声大叫道“姓易的两个老杀才，你们还算是白道英雄称字号的人物么？以两打一，以众凌寡，真他娘的猪狗不如！”

然而连心双老易志、易成两人，却一言不发，仍旧沉着地与江青拚斗，对白孤的讽骂，好似根本就没有听到一般！

显然，这两位功力极高的连心双老，已在邪神传人的一对铁掌之下，甚至连愤怒的时间也没有了！

江青出手之间，虽然凌厉严密，但他自己明白，这不过仅是靠一股强韧的意念力在支持着他，因为，江青此时的躯体，已成强弩之末，根本就发挥不出多少精力了。

在这栅牢之前的地面上，正当战斗进行得更加激烈的时候，裂开的壁顶之上，又闪电般掠下六条人影来！

江青在匆忙中游目望夫，只见这掠入的六条人影，竟是银衫青轮万兆扬、百步弯月傅泉，及铁笔四雄等人！

六人身形始才立定，银衫青轮万兆扬已大步行近，沉声喝道“江大侠，阁下目前已吸入那“迷魂乡”中的毒雾，若不及时停止用力，要若是听任这毒蔓延开去，恐怕便要终生残废！”

江青鄙夷的向银衫青轮投去不屑的一瞥，重重地冷笑一声，又疾速的向连心双老劈出七掌。

劲力冲激中，连心双老易志、易成二人，应势狼狈的退出三步开外。

百步弯月傅泉望着江青站立不稳的身躯，灰眉微皱，宏声道“江朋友，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阁下目前处于如此劣势，犹想做困兽之斗，不是透看太也不智么？”

江青大喝一声，掌势攸起。又将连心双老追得左闪右躲，他狂吼道“你们这些为虎作伥狼心狗肺的杀才听，只要我江青能全身而退，今后便与你等永不甘休！”

他话声甫落，脑中又是一阵极度的晕眩，全身亦机伶伶的一颤……

连心双老看出便宜，厉叱连声，又猛烈的围攻而上。

银衫青轮看得没趣，暗自叹息一声，同身傍各人微使眼色，也侧身加入戏圈，闷声不响的动手出招。

随银衫青轮万兆扬的动作，铁笔四雄亦喝声连起，各人抽出一支鸭蛋粗细，精光闪耀的二尺铁笔，纵身扑上。

这又是一场极不公平的争斗展开了！

江青狂笑连连，运掌如风，招式起如风飘云舞，又似浪啸涛涌，与这七名武林中盛名垣赫的高手战在一处！

百步弯月傅泉面色沉凝，站在一傍动也未动，他这时正在深深的犹

豫，以自己等人平素在江湖上的声望，该不该再次以多凌寡，而且，对方已经身受毒伤！

傅泉正在沉思考虑，囚笼内的大旋风白孤，已双目怒睁欲出，须眉皆颤的狂叫道“银衫青轮，你好...有骨气，啊啊.....七个武林中道英雄称号的好汉，围攻一个身受毒伤之人，好呵，万兆扬，除非你宰了白某，否则，日后江湖上便会盛传你今日的豪举了.....”

天星麻姑钱素亦好似豁出去了，她激动的摇那儿臂粗细的铁栅，尖声说道“公子，杀死那些奴才，叫他们知道真理，知道道义，杀啊，公子，撕下这些专以伪君子感人的假面具.....”

江青狂笑一声，身形蓦然如旋螺般回转起来，在呼轰如涛的罡风中，长离绝学“七旋斩”中的“旋心动魄”加看半招天佛掌法的“佛光初现”，已如排山倒海般，带着无比猛厉的威势暴卷而出！

烟沙弥漫中，惨叫闷噪之声随起，两条人影。登时凌空飞起！

江青原本因毒伤之故，只能以双掌应敌，腿却丝毫不敢移功，身形更是不能做过於激烈的施展。

但是，他在气怒交集之下，已不顾一切的倾力展出这七旋斩中最为凌厲的一招！而且，更已催动体内原已波震不已的真力，发出天佛掌法攻敌！

对方人影纷飞中，江青身形已显颤抖摇晃不稳，面色已自朱红转为青白！

这时，急速跃身退后的银衫青轮已明显的看出己方颓倒的两人，一个是铁笔四雄的老三飞燕铁笔穆和，另一人，赫然竟是连心双老之首的易志！

飞燕铁笔穆和，此刻僵卧地下，胸前印一个深深的掌印，满口鲜血，正自他口中狂喷而出，看情形，已是回生乏术了.....

连心双老易志，亦面容煞白，手捂肋下，自他那微颤的手指上可以看出，亦是受创不轻。

易成兄弟连心，此劫亦不由面色灰暗，神情颤袭，他双手扶住乃兄，冷汗顺看面颊涔涔而下！

铁笔四雄所馀三人，这时早已肝肠寸断，虎目盈泪，围在穆和身傍，束手无策！

银衫青轮惊魂甫定，不由怒喝一声，拔出背后奇形兵刀“青刀轮”，便待倾力冲上。

。百步弯月傅泉亦缓缓向江青身侧移近，面孔之上，已了无先时犹豫之色，换来的，却是一股愤怒已极的表情！

正在这一触即发的瞬息间，壁顶裂缝中人影一闪，儒衫飘拂之下，飞索专诸全立面如寒霜地立於地上。

铁笔四雄之首穆为，急惶的悲声叫道“庄主，小的三弟已经.....”

全立冷喝一声，阴沉的道“不用说了，老夫倒要看看，这江青能凭什么绝学逃出再世牢中！”

他说罢向银衫青轮一使眼色，万兆扬随即暴叱一声，疾如闪电般向江青混身上下攻出一十七轮！

於是，另外一倏闪掣如蓝虹也似的寒光，亦猝而射向江青胸前！

铁笔四雄仅馀的三人，亦形似疯虎般，向前扑上！

江青冷笑几声，任由颊际汗如雨下，体内血气翻涌，亦丝毫不惧的出

手迎上。

一场更加激烈的拚斗，又在这不十分宽敞的地道中展开。

人影疾速掠走，刀光轮影伫立如山，随阵阵横溢的劲风狂中，刹那之间，又混战了二十馀招。

江青的面容此时更加惨白，嘴唇青紫，混身上下，亦在簌簌而抖，他的体力与精神，已然到了不能支持的地步！

飞索专诸全立面含冷笑，阴恻恻的道：“江青，老夫若让你坐出再世牢，武林中自今以后便没有烟霞山庄之名！”

他正说到这里，站立栅牢之后，神色愤恚的红面韦陀，倏然大声叫道：“四弟，快向愚兄这边移近，他们虽然以铁链锁住吾等足踝，为兄等仍然可以用掌力助你！”

江青已渐晕眩的头脑，蓦而悚然一惊，却脚步不稳的向栅牢之前缓缓移去！

百步弯月傅泉断喝一声，便待向前堵截。

那知，飞索专诸全立却嘿嘿一笑道：“传兄，让他去吧，让吾等看看，这些笼中之鸟，到底尚能飞出多远！”

全立这句话，甫一传入红面韦陀战千羽耳中，他就惊觉出其中显然有诈！因为，依目前的情势看来，全立定然不会让江青得到任何一丝助力的非！

但是，他却故意不去拦止江青，难道说，他真的肯让江青在久战之中得到战千羽等人的帮助么？

红面韦陀脑中念头始才掠起，随即急切的大喝道：“四弟且慢，当心对方有诈……”

但是，迟了，就在江青移近栅牢前三尺之处时，战千羽语声甫出之际，栅牢前一块看似无异的地面，猝然自当中裂开！

於是，三支铁笔，一溜蓝芒，挟一日青色光影，宛似狂风暴雨般猛然向江青已经陷落的身形袭到！

江青叹息一声，却没有做任何挣扎的打算。自然，他此弃亦无力作任何些微的挣扎，已如殒星般向下江青知道，他假如再向前移上一步，已可接触到拜兄自铁栅内伸出的手臂……

但是，这时已经晚了，晚了……

他耳际似乎尚听到飞索专诸全立那阴沉的笑声，心头一阵迷糊，眼前金星迸射，仿佛什么都知道了！

忽然，不知经过了多久；其实，这仅不过是江青自地面陷落的刹间，一阵冰凉而软滑的流液，触着江青身躯。

而几乎在他有看这种感觉的同时，“噗通”一会，冰冷的流质，拚命地向他面部五官七窍涌进。

“这是水！这是一潭水！”

迷蒙的神智，使濒临昏迷状态下的江青，悚然惊醒了不少。

两另一股窒息的感觉，已合看一片冰凉的流水，同他鼻管口腔内涌进……

於是，他本能的双手挥动，又剧烈的呛咳起来！

随看江青双手的划动翻搅，他那软弱的身躯，迅速地浮升至水面之上。

在一种本能的求生欲的驱使之下，再加上那冰寒渗骨的冷水的刺激，令江青不自觉的起了一阵寒颤。

他艰辛的睁开双目，向四周环视，当他目光始才能够看清周遭景物的一刹那，一股深沉的惊愕感觉，立时侵袭入江青的脑海中！

原来，他此刻陷身坠落的地方，确是在一波寒水之中，但是这方圆约有五丈大小的水域，却是一面临石壁，另一面，赫然竟全然是一块块晶莹透明的水晶片镶制而成！

这些水晶片，每块长约二尺见方，紧密地嵌接在一起，上面，倘挂看两盏绿幽幽的琉璃灯！

池水被这鬼气森森的绿灯一照，反映出一片惨碧深黯之色……

江青微拢双目，同那片甚为厚实的水晶壁外望去，只见在这封闭的池水之外，隐约是一间光线黯淡的石室。

他正在心头纳闷，不知何从之际，沉入水中的腿部忽然感到一紧，仿佛被什么东西咬住了一般！

江青心头微悚，强忍住四肢百骸的酸软，奋力一振双臂，水花四溅中，身形蓦然拔空而起！

在惨绿的灯光下，江青急急低头看去，目光转处，只见他那小腿之上，赫然连看一条长仅三寸，银鳞闪闪的怪鱼！

这仅只三寸余长的怪鱼，却生了一张几乎有一寸之阔的大嘴，嘴中刺齿森森，这时正紧紧地咬在江青的小腿上！

所幸江青身上所穿的“火云表”，乃是邪神早年采自极北“寒山”之顶，所特产的一种“雪蚕”所结之“朱茧”，袖剥其丝，交由巧匠特制而成，质轻而韧，其红如火，不但可防寒防水，更能抵抗寻常刀剑之伤！

然而在这银色怪鱼网咬之下，虽然没有透衣伤饥，但也挟含得十分疼痛！

江青不由心中一骤，腿部饥肤微微一弹一抖，立将这条银色怪鱼震落！

但是，当他目光再度瞥及水面之际，却几乎脱口惊呼起来！

原来那适才犹是十分平静的水面，此刻竟然翻滚起伏，银光闪闪，无数条身躯小，突目利齿的银色怪鱼，正在水中游掠不已，个个张口瞪目，一幅待机而啃的馋像！

江青在些微的惶急之下，一口真气已自提聚不住，身形又急速地往水中坠落中——他大喝一声，身形仿若大鸟般掠看水面飘过，轻轻贴在那滑腻阴湿的石壁上。

这时，那面透明的水晶壁蓦然大放光明，数十盏光度甚强的孔明灯同时自水晶壁之外向内照射！

同时，飞索专诸全立那阴森森的语气，又冷然响起道：“江青，滋味好受么？嘿嘿，老夫不妨告诉你，阁下目前陷落之处，名曰鬼池，那些可爱的银鱼，叫作食肉鱼，专门啃噬动物的血肉，而且连皮带骨，不会有丝毫存留……”

全立的语声，随一排铜钱大小的气口传入，在这严密封台的鬼池内，回响萦荡。

江青勉力捉住一口真气，将身躯难辛的贴在壁面上，他这时的功力，较之往昔减退不少，故而，他不敢开口出声，以防真力骤泄，滑落水中。

强烈的灯光，在江青脸上往来回扫，像是在嘲弄他此刻虎落平阳的窘态。

全立的语声，又幽幽响起道：“江青，你畏惧么？你怯懦么？嘿嘿，

烟霞山庄的再世牢，可令你得到永生永世不可忘怀的深刻回忆了，世上的人不会再记得你，纵然邪神厉老儿复出江湖，亦将永远寻不到你的骨核……如旭阳初升的火云邪者，却如此默默无息的消逝毁灭，不是太可惜了么？”

全立的语声，在江青心头起了一阵寒栗，他喘息微急，勉强睁开那被强光照耀的眼睛，急速的思忖脱走之策，虽然，他此刻脑际已混沌得有些迷蒙了……

蓦然，自江青始才陷落的池顶石壁，又急速移开，原来一件黑忽忽的勿体，被人自上抛落下来！

江青目光一扫之下*看沽那是一条活生生的黄狗 p 这条黄狗“噗通”一声落水之后，立时“汪”的一声向壁边游来。

但是，当它始才游出不及三尺的时候，却突然发狂般在水中翻滚起来，口中更发出阵阵凄厉已极的狂吠厉啃。

在这条黄狗身躯翻滚的刹那间，江青看到它的腹下四肢，竟已全然被无数条银色的食肉鱼钉满！

於是，鲜血微散中 n 更多条小而狞恶的食肉鱼，闪动着发光的突目及利齿，纷纷向这条惨嗅连声的黄狗游到！

水花翻滚中，肉块与血丝被生生撕裂，刺心至极的啃骨啃肉之声，四处响起，这情景委实足以令一个胆小的人昏绝於地！

银色的鳞光闪掠游幌*水花混荡进溅之中，瞬息之间，偌大的一条黄狗，除了尚存一些血迹斑斑的皮毛浮於水面之外，已然尸骨无存！

江青这时又仍头脑一阵晕眩，全身颤抖，手心中冷汗涔涔渗出，身形也微微向下滑落了半尺……

他只觉得心头作呕，全身酸痛无力，那平昔坚强有力的双臂，此刻亦好似重道万钧般，提不起来，一股深沉的怠倦之意，又缓缓向他袭来。

茫然，江青先得两支脚踝骤而一紧，他悚然一惊之中，随即拼力向上贴升一尺！

原来，他适才在不知不觉中，身形已然向下滑落了許多，以至双脚尽然浸入水中，而此刻，江青双脚之外，也附满了紧咬不放的数十条银色食肉鱼！

江青倾力使自己意志集中，他牙齿咬看舌尖，要以这深澈的痛苦，来驱逐那一股无形之中袭至全身，而又几乎无法抗拒的倦怠之意。

水晶壁外的飞索专诸全立等人，似乎可以透视这鬼池内的动静，但江青却因外面照射进来的强烈灯火之故，无法看清水晶壁外的一切情形。

这时，全立又嘿嘿冷笑道“江青，邪神的传人，狂妄的幻想者，你看到那条死状凄惨的黄狗么？你看到阁下脚踝上附满的食肉鱼么？哈哈，可惜阁下的一身超绝武功，亦会跟看阁下名扬江湖的美梦，一同在那可爱的食肉鱼利齿之下，烟飞灰灭……”

江青听君至止这刻毒的说话，强力忍耐精神上无比的威胁与苦楚，任凭唇内血丝渗出，默默的不则一声难。

良久……江青的身躯又在缓缓地往下滑落，而他目下，几乎再也无法鼓足馀力向上贴升了……

江青沉重的叹息一辈，无望的向四周环顾了一眼，他要在这留於人世的最后一刹那间，看清这夺取他生命的地方……

他左臂颓然无力的垂下，当他的身躯，正随左臂垂下，而又复向下

滑落之际，江青那麻痹的手臂却蓦然触 怀中一个圆筒形的物件！

他心中随即一亮，一股出奇的兴奋，支使他竟奇迹似的停止了往下滑落的身形。

在耀目的强光下，江青缓缓伸手探入怀中，取出那管内盛“烈阳神珠”的银色圆筒来！

随 他手中圆筒所闪飘出的一丝光茫，水晶壁外已忽然起了一阵骚动，飞索专诸全立急惶的声音也自气孔中传入道 “啊，不好，这小子手中，竟尚持有那烈阳神珠！”

强烈的灯光，随即集中照射在江青上，他狂笑一声，蓦然提聚起全身残余的功力，霍然向上回升，他大叫道 “全立，邪神的后人此刻要你们领悟一下他不可磨灭的神威！”

随 语声，江青右手食指疾然向手中圆筒底部机簧按下。

於是，两声轻微的“崩崩”之声响警处，两粒红芒闪耀，夺人神目的红色珠子，电射而出，水晶壁外一阵惊呼尚未停息，“轰”“轰”两声巨响之中，一片炽烈鲜红的火网，宛如水晶泻地一般向四处流展，熊熊地燃烧起来。

而那片坚厚的水晶壁，亦随着这两声巨震之后，“哗啦啦”一声，碎成片片，四散喷射！

护密的睛变火焰，四下迷扰，而这鬼池内的池水與食肉鱼，亦随着室壁的塌陷向外冲激流泄~烈火烧炙看人肉及食肉鱼的焦臭之气，充斥四周，吡吡作响，惨厉的呼号掺合看食肉鱼尖锐的嘶叫，组成了一付残忍而凄怖的景像！

憧憧人影在浓烟烈焰中奔跃逃窜，惨叫连连，情势混乱已极……

情义难兼

在烟霞山庄的后面，依着一片陡峭而高耸的山壁，筑有一栋小巧精致，色作朱红的楼阁。

峭壁之顶，丹枫嫣红，更有一条小小宽的瀑布，如碎玉洒珠般，自壁顶倒泻而下，清声砌砌，薄雾缭绕，衬着朱楼前一片幽雅的竹林，景色之间，显得清丽无比。

此刻，正是拂晓以前，天际仍是那么沉深黝暗…

忽然，一条人影，自竹林中踉跄走出，脚步不稳的向那朱楼前闪缩跃去。

而他…正是江青！

江青藉着手中掌利无匹的烈阳神珠之助，炸毁鬼池之后，乘着烟霞山庄各人惊惶混乱之际，迅速地夺路突围而出。

他心神之间，早已处於极度恍惚的境界中，在急不择路的狂奔下，终於极艰险的逃出那再世牢中，而来至这景色幽雅的朱楼之前。

此刻，江青虽然神智晕眩，百该酸软，但他仍然凭着一股意念的支持，想急切的寻到一处隐蔽安全之地，供他暂时养息……

他望着周遭秀丽的景色，骤然间感觉心旷神怡，深深的呼吸了几次，於是，芬芳的青草气息，掺合着夜雾中沁凉的空气，在他胸腔内做了一次舒适的循流。

而江青在身体与精神上的潜在疲睡，亦随着他心神的旷怡，无形之中缓缓的侵到。

他整个身体在微微地摇曳着，艰辛的提步向前走去，自然，他仍没有忘记，在目前的情态下，应有的警惕性……

借着林木与花草的掩护，江青渐渐来到那红楼的后面，自峭壁顶端流泻而下的那条瀑布，在这栋红楼之后，汇成了一湾清冽的池水，却漏而不溢……

淡淡潮湿的泥土，贴在江青灼热的面孔上，他在心中狂乱的叫着“不能晕倒，这里仍不安全……不能晕倒……”

於是，他在几乎失去意识之前，又极为困难的自地下爬起。

而他那双蒙胧的双眸，也在模糊不清的向四周观望，终於，他注意到在面前的这栋红楼顶上，好似隐隐有着一间阁楼！

江青心中付思道“现在天已快亮，若不及时寻找一处安全之所，疗伤迫毒，只怕再遇上烟霞山庄之人时，真得束手就擒了！”

他又向那楼顶仔细一望，微作犹豫，顿时下定决心，好歹先掩入那阁楼中匿藏一段时间再说。

江青想道“大凡阁楼之上，皆是置放杂物之处，不但甚是清静，又鲜有人登临，目前无法之下，只好冒险一试，吉凶安危，亦在此一举了。”

想着，他已微微活动了一下酸楚疲困的四肢，长长吸入一口真气，双臂急振，身形倏然拔空三丈！

这三丈之高的距离，在一般武林人物之中，已算是极佳的轻功造诣了，但是，在江青来说却不及他平素状态下的一半啊！

他暗自嘴叹一声，双脚连蹬，尽量提气凝神，倾力往上拔升！

但是，他在此时的情形下，委实再也无法做任何进一步的努力了，就在江青瘦削的身躯，离那阁楼尚差四尺之际，他已力竭下坠，体内真气也急速的向四下溃散！

江青暗叫一声“不妙！”

身形在急速下落中，他倏然一个大翻身，掠入阁楼之下，一排伸出的绿色栏干之内！

他这时犹能在疾速下落的情势中，在空中转折方向，虽然十分卓越，但江青却已尽了他全身残存的真力了！

江青急远翻折的身形虽然很快，然而在掠入栏干之后，人都噗地一声，陪倒地上！

这栏干之内，便是两扇紧闭的青纱门，一张雪白的丝幔，正轻轻的挂落在地上。

江青强忍住身心剧烈的痛苦，急促的喘息着，身躯又复簌簌地颤抖着……

忽然，“依呀”一声，那两扇青纱门已启开一线，白色的丝幔微微一幌，一溜寒光，猛然刺向江青肩头。

同时，一个娇冷的声响叱道“大胆狂徒，竟敢夜闯后庄，看你往那里逃！”

一股本能的反应，促使江青迅速的翻身闪避，同时右手指中二指微曲，运起“并天指”，急急向袭来的剑锋点去！

但是，江青却忘了，他此刻早已身无点劲，出手之力，又怎能及得上平素的十分之一呢？

他指方始才点到那冷硬的剑身，劲力透处立时“嗡”的一声，将变来青锋撞出半尺！

突袭之人，似乎料不到对方功力会有如此玄妙，她微叹一声，青纱门成开，利剑又蓦然似闪电般挽起一道寒光，向江青手腕刺到！

这时，江青藉着些微的晨光，已约略看清猝袭之人的面孔，竟赫然是那双飞仙子之一的全玲玲！

江青此际，实已无力再做任何闪躲还攻，但是，他却默然紧闭嘴唇，决不出声，他要看看，这位烟霞山庄的女公子，如何戮杀自己！

青锋过处，“嗤”的一声，锋利的剑尖，也深深刺入江青左腕之内！

而在这一刹那间，满面含嗔的全玲玲，也看清了伤在自己剑下之人是谁！

她“啊”的一转惊呼，整个人立似一座石像般，完全征愣住了！

江青冷漠而生硬的注视着全玲玲，目光中，隐射着极度的卑夷与仇恨！而这时，全玲玲那柄利剑的剑尖，仍然插在他左腕的肌肤之内！

全玲玲凝望着江青蜷伏在地的身躯，猩红的火云去上所缀补的金色三角形鳞片，正在轻微的闪耀，颤抖之下，此刻江青面色惨白如蜡，发髻散乱，嘴角上却有着一丝冷嘲的微笑……

全玲玲这时的心中，已完全被悔惭与自责所充塞，她后悔极了，难过极了，一对俏丽如波的美眸中，已不自觉的流滚着晶莹的泪珠……

她多日来所刻骨相思，梦魂萦系的人儿，竟在身负重伤之下，又被她猛戮一剑，不论她这一剑之过，是有心，抑是无意，总是已经铸成大错了。

而且，这不也等於是间接宣判了全玲玲那万一的指望都失掉了么？她要不是处在与江青对立的情况之下，原木就有丝毫不弱於云山孤雁夏蕙的条件啊……

江青冷厉的目光，更好似一把尖锐的匕首，洞穿了全玲玲的心房，而且，更将它绞得粉碎了……

忽然，全玲玲微微的抽搐起来，两行晶莹的泪水，顺颊流下，她这时才悚然将手中利剑，自江青左腕肌肤之内抽出！

江青有些迷惑的望着全玲玲那清丽哀伤的脸庞，他想不出，也不愿去想，这武林中夙负盛名的双飞仙子，为何会在得到胜利之后，竟会如此悲痛？

江青冷淡的一笑，语转黯哑的道：“全大小姐，莫非你难过这一剑未将在下刺死么？来，在下目前早已力尽神疲，无论你再补上几剑，在下都不会在意，若你不屑下手，便将在下交到令尊面前亦可，大名鼎鼎的飞索专诸，只怕正为在下的突破再世牢，而大发雷霆之怒哩……”

全玲玲娇躯微颤，她忽然弃剑於地，变手掩面，悲戚的叫道：“江……江青，你……你不要再说了，若你恨我，便立即将我杀死吧……不要讽刺我，我……我受不了……”

江昔嘶哑的狂笑一声道：“全大小姐，的想要江昔在临死之前，再度认清一次你们双飞后人的阴诡手段么？哈哈，江青虽然无谋无勇，却……却不是个白痴……”

江昔说到后句，蓦然全身一阵抽搐，肺腑剧烈翻涌，一大口鲜血，随即狂喷而出，他双眸缓缓闭下，口中犹在模糊不清的说道“动手……吧……江青……不……不会……为邪神丢……人的……”

全玲玲心中顿如刀绞，泪水又复夺眶而出，宛如杜鹃啼血也似的嘤咛一声，随即不顾一切的伏倒在江青身上，惶乱的摇晃着江青已寂然不动的身躯。

她哀伤的泣道“江青……江青……你别这样鄙视我，全玲玲不会是你想像中那样下贱的人……江昔，你不能死……我不许你就此而去……你知道我多日以前，便已深爱着你么？江青……你听我说……如你恨我今日的过失，那么，你杀了我吧…我情愿以我的生命，做为我今日过失的补偿……青……青你听我说啊……”

全玲玲心中情感的爆发，此际有如洪水决堤一般，不可抑止了，她要将多日来的刻骨相思，在这刹那之间全然倾吐，而且，不顾它的后果与发展……

但是，江青却早已寂卧不动，全玲玲的哀恸倾诉，他是听到了呢？抑是毫不知悉？…

天色，已经微微明亮了，鸡啼之声，又已三鸣……

XXX

午后，这栋小巧精致的红楼中，一片静寂，没有一丝声息。

懒洋洋的秋阳，如一个离得太远的火球般，柔和而温暖的金黄色光茫，洒落在大地上，在峭壁的枫林中，在周遭幽雅的花木间，也洒落在这样清静的红楼，以及这栋红楼中的一间雅致的绣阁里……

一切都是显得如此安然与平和，没有一丝喧嚣，没有一毫烦躁，更没有半点的凄厉杀伐之气。

於是，精致的绣阁中，一张桃花心木雕成的朱桌上，那青莹的鼎炉内，缭绕地升起缕缕淡淡的檀香，蓝白色的香雾，如空中轻灵而美妙的云霓，划出淡淡的，幽雅的心曲之声，然后，又缓慢的飘失，消逝…

一个绰约而窈窕的少女身影，正在一座上铺浅绿被褥的锦榻之前，她以手支颐，双眸安祥的注视着床上一个俊逸的青年。

我们定然知道，这少女便是那双飞仙子中的大姐全玲玲，而那躺卧床榻上的青年，是身中严重毒伤的江青。

全玲玲在江青昏迷之后，慌乱的将他抱入自己的阁房之内，然后，为江青包扎好手腕的伤处，又将江青安置在她自己的床上，她十分清楚，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要是万一被庄中其他任何人看见，则不但江青自此永无复出之日，即便自己亦将受到父亲无可饶恕的责罚。

因为她深深地知道，江青在她父亲的心目中，构成的威胁是多大。

全玲玲望着床上人儿那苍白的面孔，心中忧戚的想道“他真了不起，庄中那再世牢，自己从未听说能有人硬闯出来的……但是，我现在既然把他救了，又该如何安置他呢？外面风声这么紧，爸爸已遣人到这里来察探过两次了，唉，爸爸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他处心积虑所找的人，竟然会匿在女儿的房中……自己今天装病没有出去，不知爹爹会不会生疑……这件事，除了使女秋红外，连妹妹都还蒙在鼓里呢……”

她正在痴痴的想着，静卧榻上的江青，已经缓缓苏醒过来，但是，他却并未骤然将眼睛睁开，因为，凭他躯体及官能的感受上，他也可以觉出，

自己并未陷身於另一个幽冷的牢狱中，他舒适的躺在那厚软的锦垫上，鼻管中享受着一股似兰似麝的芬芳香气，而这股幽幽的淡香，又是多么令人陶醉与依恋啊.....

於是.....

江青轻缓的将丰目微睁一线，自这微张的眼帘中，他看到这素雅的绣房，看到自己头顶的浅绿色罗帐，自热，也看见了依床而坐的全玲玲。

而这时，全玲玲那悠然凝思的神态，又是多么娴静与美艳啊！

江青知道自己所负外伤，已经包扎妥当，但是，他内腑之中，却仍然翳闷异常，脑中亦十分晕眩，全身四肢百骸，更是酸痛无已，毫无力气。

他极快的在心中忖思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双飞仙子全玲玲为何将我留在此处？她原可以把我送到飞索专诸全立那里去.....但是，如今自己却躺在这舒适的房间内，而且，看清形这更好像是全玲玲自己的闺阁.....”

江青不由迷惑了，他非但想不出那原该痛恨自己的全玲玲为何待他如此优渥，更不了解全玲玲在遭到自己一番痛斥之后，却怎会毫不介意？因为，江青知道，一般来说，少女的心性，都是十分狭窄的.....

但是，江青却遗忘了一点，这便是那个令人又恨又爱的“情”字，试想，除了为自己所爱的人外，又有谁会做出那些大胆得令人惊愕的事呢？

这时，全玲玲轻轻的呼出一口气，一双玉臂缓缓伸展了一下，仿佛欲捉住那自窗外洒入的阳光...

这动作诱人极了，懒散中带着娇慵，那双裸露的玉臂，宛如一对雪白的莲藕，是那么晶莹细腻，柔滑均匀，令人有着一一种渴想抚摸上去的感觉。

江青急忙闭上眼睛，微微将头侧转。

然而这一个轻微的动作，已被全玲玲所发觉，她不由颊上骤然飞起一片桃红，一时羞涩的坐在凳上*又怯又喜的睇瞥着江青。

室中，顿时又恢复了一片沉静，但是，这片沉静中，却有两类心在急处的跳动着...

江青微微静默了片刻，平淡的开口道 “在下何幸，竟蒙姑娘如此照拂，但是，敌我殊途，只怕姑娘养虎为患呢.....”

全玲玲静坐不动，半晌不语，继而她轻悄的道 “江.....江公子，你不要这样说，我.....我绝对没有一丝恶意.....江青冷笑一声，道 “姑娘言重了，江某今为浅水之龙，便算姑娘对江某酷刑相加，江某亦只得逆来顺受.....哼！败军之将，何能言勇？”

全玲玲粉面刹时变得一片惨白，她语声有些颤抖的道 “江.....公子，请你不要这样刺伤我，我求求你，难道.....难道你还不信任我对你的.....”

江青冷然道 “对我的什么？口蜜腹剑么？抑是虎情假意？”

全玲玲闻言之下，再也忍受不住，骤然双手捂面，微微啜泣起来。

江青心中一动，他暗暗问着自己 “莫非这位美丽的少女，真会对自己有情？不可能，不可能.....但是，她却为何又向自己表达如此深沉的情感呢？”

他想着，想着，终于又迷惑的道 “全姑娘.....你.....你.....不要哭好么？假如在下说错了话，请你告诉在下，究竟错在什么地方？”

全玲玲抬起那满是泪痕的面庞，痴痴的注视着江青，她内心之中，正为江青此刻语气的温和而感到惊奇与欣慰。

四目相对，默默无言，但是，彼此却以眼神在探寻对方心底的秘密。

这时，江青却深深的震悚了，因为自全玲玲那明媚的剪水双瞳中，发现了火热的情意，他知道，当一个少女，在如此向你凝视的时候，她的内心中是含蕴着什么。

全玲玲幽出的开口道，“江公子，你可知晓，当一个女孩子为你做出一件她本不该做的事情时，它是为着什么吗？”

江青故意茫然摇头，他尚须明确的证实一次自己的想法。

全玲玲又向江青注视了一刻，道“你真不知道？抑是有意使我为难呢？”

江青正色道“全姑娘，在下与姑娘，势处对立，令尊更是对在下深恶痛绝，在如此情形之下，姑娘反而待在下如此优渥，因而在下十分怀疑……”

全玲玲微微一叹，道“江公子，你怀疑什么？”

江青双眸大睁，道“若非姑娘有意故施柔怀之策，便是存心调侃戏弄在下！”

全玲玲登时粉面变色，全身微颤，玉手倏扬，已摆到江青面颊之上，她这时已气忿到了极点！

江青毫不闪躲，哑声一笑，反而猛力将面孔冻上，但是那支扬来的柔夷，却忽然变得轻软无力，悄柔的贴在江青颊上，淡淡的芬芳，掺合着轻微的颤抖，又柔腻的自江青面孔滑落！

不知是一种什么情感的冲动，促使江青蓦然伸手出去，将全玲玲滑落的柔夷握住，在这一刹那间，二人都似触电也似。惊异的呆视着对方。

江青体内热血激荡，嘴唇干裂，他呐呐道“全姑娘，告诉我，是为了什么？你对我如此好……”

全玲玲嚤吟一声，扑倒在江青怀内，双肩微微耸动，泪水已似断了线的珍珠般，滴落在江青胸前。

江青心中一震，越发急得面红心燥，无法出言。

他低声道“姑娘，请不要哭，我……我……”

全玲玲悲切的道“江青，我为了你，不惜以叛亲的罪名袒护你，更甘愿以我的自尊来忍受你无数次的践踏，我为了什么？我祈求什么？如你非要逼我说出来，那么，我告诉你，那是因为我爱你……我爱你……”

江青脑际嗡然一声，面前金星迸射，混身也更加燥热起来。

他不能相信，也不敢相信，这是真实的么？

但是，全玲玲那娇柔的身躯还倒在他的怀内，而那断续的，凄楚的“我爱你”三字，尚在他耳际缭绕未散……

江青的思维，刹时间停顿下来，他这时什么也不愿想，也什么都想不起来……因为，须要他思考的事，必定会被坏眼前这美丽的气氛，在残酷而生硬的现实中，去追求一段会时的温馨与梦境，不是更能使人陶醉其中么？

全玲玲抬起脸来，在迷蒙的泪眼中，看到江青那迷蒙的面孔，她低沉的道“你满足了？看到一个仇人的女儿向你痛哭，向你哀求，同你坦诉她的清感，这是一件多得意的事……若你意犹未尽，那么，你可以再凌辱她视甚至将她一脚踢开……”

江青面孔抽动，嘴唇微颤，他一言不发，但是，握住全玲玲柔夷的那支手掌，却在微微的颤抖。

全玲玲向她多日来倾慕的人，毫无保留的剖白了一切，在她来说，这

是艰辛与羞涩的，但是，不论事情的后果如何，她总算消去了垒积在胸中太多的郁闷……

江青勉强压制住内心的激动，轻轻地说道 “全姑娘，当你骤然看见一块美玉的时候，你心中将会对这块美玉发生无限的喜悦与爱慕，但是，待你获得了它后，你便会察觉出它有太多的瑕疵及缺点，而不似你原先心目中所预料的那般美好高洁……姑娘，在下并不是超人，更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地方，你对在下如此爱护，将令在下永生感怀，但是，若姑娘对在下生有情愫，只怕在下的庸俗无能，会使姑娘失望……”

全玲玲双眸毫不移转的凝注着江青，柔和的目光中，带有坚强的神韵，她那犹自沾有泪痕的眼角，微微向上挑起，清丽中，有着一股楚楚怜人的娇佣形态。

江青望着面前的这位丽人，心中却在黯然的太息着。

全玲玲静默了片刻，缓缓说道 “我相信你的话，但是，我更相信自己的情感，当我将自己的心，默默交付於一个人的时候，不论他是否接受，不论他是否值得我爱，我都会永生不渝的爱着他，即使我错了，我也永远不会后悔的…江青，我再说一遍，既使我错了，我也永远不会后悔…”

江青不由困惑了，他问着自己 “我真的值得被人所爱么？但是，在三年以前，为何没有人向我说这种话呢？假如在我容颜尚未恢复之前，是否也会有这种幸运……想着，他意味深长的问道 “全姑娘，你的确永远不会后悔么？”

全玲玲坚定的点了点头，神态中，含有一股凛然的圣洁……

二人又沉默了一会，忽然，江青低沉的道 “那么你的父亲呢？”

全玲玲心中一震，但是，她随即莞尔一笑，轻轻地道 “但愿爹爹能与你化解这场仇怨……”

江青微微一笑道 “假如令尊不肯呢？”

全玲玲略微犹豫了片刻，终于，她低下头来，细声道 “我相信尚不至於这么严重吧……但是，假如爹爹定然坚持己见，那……那我只有……”

江青紧接着问道 “只有如何？只有将在下送到他面前么？”

全玲玲狠狠的白了江青一眼，毅然道 “我只有请爹爹饶恕他不孝的女儿了……”

全玲玲此言之意，已不啻说明了她在面临最后抉择时，将会选择与江青的一面。

江青内心在欣慰中，又带着一丝惆怅与忧戚，“自古为情两偕难”正是他此刻心情的写照。

此时，全玲玲又低声道 “江……你饿吗？现在你体内的“迷魂乡”毒气尚未除尽，我还要偷偷去问问妹妹，看看她是否知道解药在那儿，我虽然已给你服下庄中清神祛毒的丹药，但是却只能治标，要根本除毒，只怕还须得寻那“迷魂乡”毒雾的解药……”

江青微微一笑，道 “全姑娘，你对我太好了，难怪原先那一剑刺下，不舍将在下左腕斩掉……”

全玲玲粉面一热，娇嗔道 “你这人真……真不正经，人家才对你……你就这样调侃人家，讽刺我这么久了，难道还不够吗？”

江青不由双手连拱，梭查强 “小生出言无状，尚请姑娘恕之……”

二人语风一转，适才那弥漫在空中的沉闷气氛，已一扫而空，转而变

得十分欢愉。

正在这时，楼下一阵急促而细碎的步迹声响，忽然向门外移来。

江青面色才自微变，一个娇刁的语声高叫道“姐姐，姐姐，你真的病了？害得人家一个人跟着爹爹他们在岛上捉迷藏……”

随着语声，珠帘轻掀，全楚楚那窈窕的身影掠入室中，像一阵风似的蹦跳着向榻前奔来。

全玲玲那清丽的秋水脸儿，像染上朱一般，嫣红欲滴，她有些手足无措的急忙向前迎去，惶乱的道“妹妹，你别嚷，我…我……”

全楚楚如小鸟般扑在姐姐怀中，扮着鬼脸道“哼，早就知道姐姐是在装病，昨儿个还好好的，今天就会病了？你呀，八成是相思病，想江青那小子……”

全玲玲不由啼笑皆非，她目光悄悄向床上一瞥，急道“妹妹，你别瞎说，我……”

全楚楚一伸舌尖，银铃般笑道“你什么？别慌成这样，江青那小子真是命大，爹爹他们不但没能擒住他，反而被他冲破再世牢，又伤了几个庄中好手，扬长而去，这小子果然神通广大，姐姐，你听了这个消息，该笑一笑吧？别老像个病人似的，叫人家看了心中害愁……”

全楚楚百灵鸟似的吱喳不停，说了一大段，听得全玲玲不由气怒不得，床上的江青，更是被她左一句小子，右一句小子，叫得直瞪眼。

全楚楚这时离开乃姐怀中，一双美眸骨碌碌的望房中一转，立时发觉床上躺着个人！

她心中不由顿起疑云，身形一晃，往前扑近，口中嚷道“姐姐，是谁躺在你的床上？这……”

全楚楚话声未完，目光瞥处，却蓦然硬生生的将余言咽了回去，双眸因过份的惊愕，滚滚圆睁。毫不移转的瞪视着床上的江青，她小嘴半张，仿佛随时准备惊呼出声似的。

全玲玲惶然挪近乃妹，滋热欲啼的道“妹妹，请你万勿声张，你答应过姐姐的……”

江青此刻强撑着坐起身子，冷然一笑道“全姑娘，你无庸如此为在下承受太多委屈，在下无论生死，定然永铭大恩！”

他说到此处，又向惊立床前的全楚楚傲然说道“现在，你可以去报讯领赏了，江青既是顶天立地大丈夫，难道还会向你求情示恩么？”

全楚楚闻言之下，不由杏目怒睁，柳眉倏竖，她厉声道“住口！你当姑娘是什么人？告诉你，若非我姐姐对你……哼，现在冲着你这句话，姑娘就要赏你两记耳光！”

江青冷冷一嗤道“便凭你那两手么？烟霞山庄机关密布，高手如云，又能奈江某何？令姐秀外慧中，冰雪聪明，却有着似你这等刁蛮的妹妹，实令人未敢置信……”

全楚楚禁不住气得花容惨白混身微颤，“呛啷”一声，将背后斜挂的一柄宝剑拔出，一溜耀目的寒光骤闪之下，她手中已握着一把形状惹目的宝刀！

这柄宝刀通体精芒闪射，寒气森森，剑尖部分成极小的燕尾形，把柄乃为白玉雕成龙翔之状，再衬着较常剑宽上三分的剑身，越发愿得寒光逼人，锋利无比。

全楚楚这柄宝剑，名曰“龙翔”，与其姐全玲玲的一柄“凤舞”宝剑，

配成一对，此二剑锋利至极，吹毛截铁，断石如腐，乃是昔日九索飞龙全为柱遗留下来之物，为全家传家之宝。

全楚楚兵刃一出，全玲玲慌忙掠身上前，拦住乃妹，抽噎着道：“妹妹，请看在姐姐面上，勿与江公子冲突，妹妹，你不愿看着姐姐痛苦吧？”

全楚楚哼了一声，将手中“龙翔剑”插回鞘中，粉面如霜，一语不发。

江青胸中充满怒火，正待再度出言相讥，但当他目光瞥及全玲玲那幽怨的面庞时，不自觉的又将要说的话咽了回去。

全玲玲幽幽一叹，道：“妹妹，你别生气，都怪姐姐不好……全楚楚尚未说话，江青已脱口说道：“不！全姑娘，这都是在下下的错，为你惹下这么多麻烦。”

全楚楚鼻尖一皱，暗笑道：“哼，姐姐与江青这小子进展倒快，才不过一夜光景，就如此热络起来，看，他们为对方设法想得多周到……”

全楚楚个性娇憨直爽，火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她刁嗔的一笑道：“好了，好了，你们都没有错，错的是我，行么？谁叫我冒冒失失的闯了进来，做这夹心萝卜！”

她一言出口，江青不由忍俊不住，全玲玲亦粉面飞霞，轻轻地啐了妹妹一口……。

奇兵突出

室中洋溢着一片融洽的气氛，再也没有适才那剑拔弩张的沉重与鬻闷。

全楚楚咯咯笑道：“姐姐，我真佩服你的胆量，爹爹他们，只怕已将这双飞鸟翻过来了，想必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江青这小子啊，江公子竟会在姐姐住的“丹寒楼”中……”

全玲玲羞涩的瞥了江青一眼，而这时，江青的目光亦正好向她瞥来。

二人同时会心的微微一笑，江青低声道：“多谢二姑娘成全之恩，在下适才多有冒犯，倘请念及在下目前困境，莫予为难……”

全楚楚一撇嘴角，道：“鼎鼎大名的火云邪看，如此向一个女子说话，岂不是有辱阁下的尊严么？”

江青面孔一热，呐呐不能出言，他这时深深的发免，面前的小妮子，那张利嘴，确实不易相与。

全玲玲轻轻一扯妹妹衣角，故意忿道：“妹妹，江公子受那“迷魂乡”毒雾之伤，你可知解药置於何处么？”

全楚楚仰首沉思了一阵，道：“这“迷魂乡”毒害的解药，好像放在耿叔叔那里，嗯……待我想个办法……”

江青急切的注规这精灵刁幻的全楚楚，心中十分盼切，他急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信力，以便前往解救拜兄等人。

这时，全楚楚忽然的叫了一声，说道：“有了，耿叔叔最喜欢喝酒，待到了晚间，我亲手做几样菜肴，再将爹爹埋存的醇酒“女儿红”偷出一坛，去巴结巴结他，再用言词一套，只怕连他的生辰八字也能掏出来哩！”

全玲玲微微一笑，道：“妹妹，你真聪明，姐姐比你差多了……只是

如此难为你，将来不知用什么来报答我的好妹妹……全楚楚咕咕一笑道：“够了，够了，别给妹子灌迷汤……我可不是江公子！”

全玲玲噢了一声，正待伸手拧她，全楚楚已宛若一溜轻烟般，娇笑着奔出室外。

江青对看全玲玲微微苦笑道：“合妹确是十分精灵，只是有时太也令人难堪……全玲玲温柔的为江青将薄被掩好，轻声道：“你别生气，妹妹年纪还小，其实，她的心性是最纯厚不过的，只是有时脱不了顽皮的性子罢了……江青舒适的躺下，望看全玲玲娇丽的面孔，低沉的说道：“全姑娘，你待我太好了，我怎会生令妹的气呢？在我处於如此困逼境地之时，蒙二位姑娘仗义援手，我感激还来不及……”

全玲玲此时睇视床上的人儿，良久，良久，她又深情的道：“不要这样说，只要你心里能这么想，我已经很满足了。”

时间在静寂而和谐的气息中，缓缓溜逝，使香袅袅的飘升，又轻淡的隐散，而金黄色的阳光，已自窗前悄无声息的拖长到床边……

XX

夜幕，似一张无边无际的黑纱，轻轻使罩住大地。

“丹寒楼”中，银烛吐辉，白莹莹的灯光，点缀着这栋精致幽雅的小楼，远远看去，有着一股悠然出尘的清逸之气。

全玲玲的闺阁之内……

这时江青正将食剩一半的“冰糖燕窝汤”置於床傍的小几上。

全玲玲玉手执着一方丝巾，体贴的为江青拭净层角的残渍，她指着小几银盘中，几色精巧的细点道：“江公子，你怎么只吃这么一点？是不是这些粗劣的食物不合你的胃口呢。”

江青那苍白的面孔上，有着一丝病态的红晕，他笑看道：“这些点心做得可口极了，若非在下腹中涨闷，只怕早已一卷而空，全姑娘，过些时日，在下定会再行叨扰你一吨的……”

全玲玲第一次在脸上现出一丝开朗的微笑，她柔声道：“只要你愿意，我一定会尽力做些食物相邀，多得要你涨饱得连走路都感到艰难……”

二人相视着轻笑起来，江青说道：“好，看你能否得饱我这个无底肚皮！”

全玲玲抿嘴嫣然，正待说话。

珠帘掀处，全楚楚香汗涔涔的掠入室中，她娇声道：“咦？二位倒还挺高兴呀，可将我这好心人吓都吓坏了……”江青与全玲玲同声急问道

“什么事？可出了岔子么？”

全楚楚抽出腋下丝绢，轻轻拭去炉角、洼的汗满，喘息了一阵，始在一张锦墩上坐了下来。

她那双黑白分明的双眸，同室中二人一砧，道：“姐姐，娘适才要到丹寒楼来看你，地急得什么似的，直唠叨若心肝宝贝，又令李大妈取出五钱参王，合看银耳熬了，要亲自为你送来……”

全玲玲面色一玉，急道：“这怎么行？妹妹，你快去向娘说一声，就说我已……”

全楚楚不待乃姐将话说完，接着娇声一笑道：“说你已经睡了，是么？哼，我早就说了，而且，还说你不愿有人来打扰，连我都被赶出来了哩……”

全玲玲讪讪的道：“无论赶谁，我也舍不得赶我最疼爱的妹妹呀。”

全楚楚一挟眼睛，瞥了江青一眼，咕咕笑道“只怕未必吧，还有比妹妹更便你疼爱的人呢……”

江青恐怕这刁钻的丫头说得太露骨，令二人下不了台，他故意哈哈一笑，急急岔道“二姑娘，外面可有其他消息么？在下拜兄等人，不知目前安危如何？”

全楚楚忽然面色一凛，庄容道“江公子，你是否与两湖一带的“蓝翼铁骑会”有渊源？”

江青愕然一怔之下，随即颌首道“不错，在下与“蓝翼铁骑会”瓢把子，蛟索飞锤岳扬素交不恶，二姑娘忽然问及此，是否有所见闻？”

全楚楚点头道“是了，按本庄丹阳湖沿岸眼线传报，有大批两湖蓝翼铁骑会之人，聚集湖岸，来势汹汹，声言若不见到江公子等人平安出庄，便是拼着一死，也要与本庄一斗……！”

江青不由又惊又急，喃喃自语道“糟透，大概岳老哥哥亡率看他的手下赶到了，唉，他怎么恁的孟浪？也不想想，烟霞山庄岂是蓝翼铁骑会所能抗衡的？唉，这又该如何是好……”

全楚楚又道“家父闻报之下，十分震怒，但经家母劝慰陈策，现下已经略微平了一丝怒气，今晨家父已谕令沿湖所有船支，不得载运蓝翼铁骑会的任何人渡湖，更遣出庄中大批好手，分乘三艘“黑蚊船”，昼夜不息的巡戈全湖，并决定在将江公子之事作一了后，便一举将“蓝翼铁骑会”诸人戏满！”

江青心中一急，面色立时倏转惨白，胸口翳闷之感逐又沉重，他暗忖道“岳老哥虽然豪义干云，令人钦服，但他太不为自己贝前拍刀估且一下……凭烟霞山庄之能，岳老哥哥诸人岂不是等於自投虎口么？这样一来，自己的罪过可大了……”

他正在想看，全楚楚司自便内拿田一个青莹莹的玉瓶来，娇媚的一笑道“姐姐置於耿叔叔虚的“迷魂乡”解菜我已拿到手了！”

江青大喜过望，感激无己的道“多谢一一姑娘，二姑娘如此为在下费神，实令在下於心不安…全楚楚一笑道“得了，少给我来这一套，我可不是姐姐……”

说看，将手中玉瓶返到江青手中，不待二人说话，又笑道“我不是自夸，我那一手“苟爆鸡丁”“醋溜俚鱼”，只怕谁见了也要垂涎三尺，耿叔叔一看我踹了去，就乐得什么似的，笑呵呵的合不掩嘴，经我给他连续戏上了几顶高帽子，再加上一缸陈年“女儿红”，他早就醉陶陶的，不知姓什名谁了，那还经得我这么一套？就差点连心肝也吐了出来，何况这解药的放置处？”

江青与全玲玲二人俱皆忍俊不住，全玲玲笑问道“全庄主在严密戒备，耿叔叔身为总管事，岂能如此疏忽？”

全楚楚一扮鬼脸，道“哼，有我这鬼灵精，耿叔叔岂能逃得过？”

江青闻言之下，不由哭笑不得，全楚楚亦发免了自己话中有看语病，她粉面一红，急道“耿叔叔可还宝刀未老哩，我临走时，他还冲看我磁牙一笑说“贤侄女呀，别以为叔叔被这区区一老酒就灌倒了，再来三五，叔叔也照样喝它个清光……”

不过，我看他说话的时候，直打酒咯，脸也红得像个红柿子似的……”

江青心中暗笑道“入云神枪耿忠，这一次可被全楚楚这丫头片子害

惨了，只怕我毒伤痊愈以后，他还估不透我是用的什么邪门呢。”

这时，全玲玲行至床前，同江青道：“江公子，请即时将解药服下，大约再养息三天，便可起身行动了。”

说到这里，全楚楚忽而掩嘴一笑，袅娜坐姿的向室外走去。

江青正猜不透全楚楚为何突然发笑，全玲玲已面上生霞，欲说又止的犹豫起来，那娇羞的模样，直是令人又爱又怜。

江青不由满头雾水，他惑然问道：“全姑娘，你莫非有什么话要讲么？”

全玲玲粉面更红，她银牙暗咬，道：“没……没有，江公子，病体不宜久匿，你……你服药吧！”

江青并未想到其他，微微一笑，已将瓶塞拔开。

只见这小小的玉瓶中，理漾看大瓶乳白色的溶液一股清香，沁人心脾。

他绍不思考，举瓶对嘴，“咕噜”一声，立时将全然饮下。

江青免得这乳白色的汁液，清冽无比，更带苦味，顺看喉咙流到腹中后，内腑各处瘀塞的血气，登时机缓行开，胸口的蹇闷，亦逐渐散接……

但是，经这股清冽之气的催动，已将他全身秽毒一齐逼向下腹，江青肚中咕噜咕噜直响，疼痛难忍。

他面色涨得紫红一片，黄豆大小的汗珠，顺额流下。

全玲玲这时急忙启开室后的一扇小门，羞涩的道：“江公子，请…请入内泄出毒声秽之物！”

江青闷哼一声，抵被而起，踉跄行入都门后一间暗室之内。

这间暗室之中，配置有全套精细而清洁的盥洗用具，江青身上火云衣，早已被全玲玲为其褪下放妥，他此刻急忙将中衣及小衣解下，坐在一且大理石凋就的便桶上，尽情地将体内秽毒泄出。

江青这时但觉腹痛如绞，全身毛孔，亦泌流出乌黑色的黏液，其臭无比，胸口一阵翻涌，跟蓄又连续呕出不少乌黑腥臭的秽物来。

这一阵折腾，足足过了半个时辰，才泄除完竣，江青这时早已鼻息悠悠，四肢百骸酸麻酥软，毫无点力，整个人也颤於其上…

但是，江青脑中都十分清醒，他这时暗自叫糟，但任他如何便力，都休想便身躯移动分毫，他心中暗忖道：“这付模样怎能见人？唉，胸中翳闷及血气瘀塞虽已解除，但现下不能令四肢行动，身上这么污秽，而且衣衫又未穿上，在目前又叫谁来收拾呢？……”

他想到这里，立时蓦然记起全玲玲促其服菜时，那羞涩无已之状。

江青心甲一动，想道。

“莫非全玲玲……她？不好，自己这个样子，怎能假手於一个黄花闺女来协助？”

他正在想看，那扇小门已轻轻启开，青白的银烛光阵下，一个窈窕的身影，缓缓地向江青身傍行来藉看她映在壁上的修长身影，我们可以发觉这进入室内之人，正在全身颤抖，好似甚为激动一般终於，一双颤抖的手，轻柔的扶在江青肩头，吃力的将他抱下，平放在白磁砖嵌就的地面上。

江青倾力将那沉重的眼帘撑开一线，在微弱的灯光下，看见那为他解除衣衫，拭抹秽迹的人正是双飞仙子的大姐---全玲玲。

青白色的微光，映在全玲玲那秀丽的面庞上，那上面正渗出隐隐香汗，她离看江青的面孔是如此之近，以至於她呼吸出的阵阵淡香，皆散入江青鼻管之中。

全玲玲肤体上散发着一股处女特有的芬芳，这股芬芳是多么的引人与高深。与江青全身上下的恶臭相比，直令他羞惭得无地自容。

但是，全玲玲好似全然不避讳这些即便令一个俗汉也掩鼻不述的恶臭，她仔细的为江青洗擦这些污秽，全身的饥肤与毛孔，她几乎一个也不放过……

江青不由在心中暗自叹息看，他已为自己今后的情感选择，无从取舍……

过了很久一段时间，全玲玲始将全身赤裸的江青抱起去安放於一个纹理细致洁白的浴盆中，为他全身洗涤了一遍，更含看满口清水，亲自哺於江青口中，洗满他嘴腔内的污物……

虽然距离是如此逼近，江青仍可自那细微一般的眼帘中，看到全玲玲那嫣红欲滴的面庞，娇羞不胜的侷态，及她细喘吁吁时的芬芳之气……

全玲玲又将自己罗衫褪除，将身上沾染的恶臭洗去……

莹白如玉的肌，玲珑突凹的身，再经灯光的映射，便仿若是一会莹白无瑕的玉像，没有一丝淫邪，是那么的崇高和圣洁……

江青急忙将坐目紧闭，不敢睇视，但是，仅在这刹那间的一瞥中，这深刻的印象，已深深的印入他的脑海之中，而且，将使他永生不能忘便。

锦榻之上，罗帐半垂。

全玲玲那如玉似的面庞上，残霞未退，她这时已换了一袭轻柔宽大的雪白罗衫，含情脉脉的睇着正自衰弱无力，静卧床上的江青。

忽然一阵脚步轻响，全楚楚都还手蹶足的走了进来，她向乃姐微微一笑，又向床上的江青投注一眼，轻笑道：“姐姐，银燭黯淡，罗帐低垂，卿欢妾爱，笑睇轻语，好一片旖丽风光，……这倒似洞房花烛的新婚之夜呢……”

全玲玲娇羞无已，低嗔道：“妹妹，你再这样碎嘴，我可要不依了……”说看，全玲玲脸色随即一黯，伤感的道：“将来，若他弃我而去……唉，我怎知他对我有意抑是无情……”全楚楚正色道：“他敢！若他不要姐姐，我第一个和他拚命！”

全玲玲爱怜的握看妹妹的双手，强颜笑道：“妹妹，别这样说，男女问的情感，是不能有丝毫勉强的，江公子若不变姐姐，姐姐又何必强求呢？勉强求得的情感，将不会是幸福，而是永生缠绵不绝的痛苦……”

全楚楚眼眶微红，急道：“姐姐……但是……你已与他有……右过肤体之亲了……”

全玲玲凄然一笑道：“是的，若江公子不爱姐姐，姐姐亦永远不会再有第二个人，那时，姐姐会自己去看我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

全楚楚嚶然扑倒在乃姐怀中，抽搐地道：“姐姐，你不要太使，江青不会如此薄信寡义的……他如真敢这样，我们姐妹一起死给他看！”

静卧床上的江青，神智早已恢复，使袄四肢仍然软如故，无力移动，双飞仙子姐妹二人的谈话，他早已一句不漏的完全听入耳内，他这时心如乱丝，百感交集，但是，严格地说起来，悦之情，封多占一成，因为，入非木石，孰能无信？何况，江青更受了双飞仙子寮伤匿身之恩，更是促使情感交流的桥梁，江青自己也不敢确言，他是百亦对全玲玲生有情愫，但无可置疑的，若江青要阻止自己对全玲玲情感呢……

的滋长，则已属不可能之争。

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尤其当他明知一件事不该为的时候，都不由自主的去做了，这有时固然是环境与情势所逼，但一种潜在意诚的促使，与天

生俱来的“情感”及“爱好”因素，也不可忽视，你要我解么？那么，未蛾扑火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只能说那是一种“追求”与“祈望”……。

夜，更寂静了。

江青正缓慢而艰辛的事开双眸。

全玲玲一笑，怯生生的道“江公子，你觉得好些了么？”

江青亚声道“全姑娘……你……唉，你叫我怎么说呢？”

全玲玲尚未答话，全楚楚一瞪眼道“江青，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那怕叫我姐妹即时死在你面前！”

全玲玲惶急的叫道“妹妹……”

全楚楚毫不理睬，接道“江青，我告诉你姊，若有一天你负了我姐姐，我们纵使打不过你，变鬼也要缠看你，你要知道，受良心的责备，是永远不会安宁的……”

全楚楚连珠炮似的数说了江青一顿，全玲玲早急得清泪盈眶，但是，江青都丝毫不感念怒，平心静气的聆听着全楚楚的责难。

这时，全楚楚话声始停，江青已声音暗亚的道“二姑娘，请暂息雷霆之怒，事情尚未到来，你怎知在下负心或是不负心呢？此时下达断语，未免为时过早……江青并非忘恩负义之徒，绝不会做口那绝情寡义之事，此点，是在下目前急需表明的”

全玲玲心中悲喜参半，默默地低下头去。

全楚楚一沉思，正待说话--楼下一阵细碎急促的脚步声响起，更且向楼上移来。

全玲玲悚然抬头，全楚楚续即幌身掠向室外。

过了一会，只听到全楚楚与另一个女子急促的谈话之声。

全玲玲面孔上神光湛然，挡身在江青所卧床前，她在准备万一之时...没有多久，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又同楼下行去，而全楚楚亦已面色十分凝重的行入房中。

全玲玲急忙问道“妹妹，来人可是春碧？她有什么事吗？”

全楚楚先向江青奇异的一瞥，又向乃姐道。“正是春碧，姐姐，你这四个使女可襄你调度苦了，昼夜不停的轮珣守在楼下...”

全玲玲又问“春碧如此匆忙的上楼，可有什么急事么？”

全楚楚向前踏进一步，说道“咱们庄中，适才可来了大人物啦，这回竟然又是冲看江公子来的！”

江青不由一怔，急道“什么？为我来的？这又会是谁呢？”

全楚楚双手一负，故意学看文人踱方步那样，在室中一摇三摆的走了两步，口中低吟道。

“嗯，嗯，海...上...尊...长...离 老夫 长离一袅卫西是也！”

江青闻言大奇，惊道“啊 长理一袅卫老前辈到了？奇怪，他怎么知晓我在此处？”

全楚楚哼了一声，道“这一下江大公子的援兵可够足了，卫老儿竟然堂而皇之的明看拜庄，子倒是真的不小！”

江青不由暗中一晒，忖道“烟霞山庄的双飞后人，可以唬住别人，长理一袅卫西定然不理这个碴，不过，他忽然来此，到底是何含意？莫非真想协助自己么？”

他正想看，全玲玲已柔声道“江公子，你在想什么？”

江青悚然一惊，笑道 “我在想，卫西到此，主要目的何在？”
全楚楚哼了一声，道 “这卫老儿虽然横，可也不能横到咱们烟霞山庄头上……我看哪，爹爹定然不会高兴，稍停只怕又有热闹可瞧了！”

杀劫难避

全玲玲忧戚的一首江青，轻声道

“江青子，依你判断，长离一泉会与家父大兴干戈么？”

江青以目微曲，摇头道

“长离一泉卫前辈，行事素来神鬼莫测，在下与他并无太深交往，但是，此人虽封在下尚称喜爱，却也不至於为了在下一人之事，而与令尊大动干戈。据在下看来，其中必然另有文章。”

全楚楚这时哼了一蛙，咀角微揪道

“强龙不压地头蛇，衙老儿虽然盛名炬赫，也不能容他们到烟霞山庄撒野”

江青本想说话，但他一念及长离一泉卫西此来目的，乃是为了协助自己，而面前的双飞仙子又对自己有着大恩，他现下帮助那方面说话都不适宜，是而，江青干脆缄口不言。

全玲玲柳眉微群，低蛙问全楚楚道

“长离一泉仍在庄中度？是否有人陪他同来？”

全楚楚点头道

“卫老儿适才到达不久，由他师弟自钻体孟化平，及黑煞手仇云随行，听春碧说，这两个怪物面目死板，就低两块木头似的。”

江青这时闭上眼睛，在心中想道

“飞索专诸至止，目前可说是已腹背受敌，视为眼中之钉的自己逃逸突围不说，现在又有长离一泉及蓝翼铁骑含诸人寻上门来 b 至止此刻，怕已伤透脑筋了。”

他将双目微睁，看了支飞仙子一眼，又想到

“但是，依目前情势看来，不可能即时动手的成份较多，因为，烟霞山庄经自己六人大闹之下，已有些损伤元气，加以自己逃逸无迹 h 而至止月下好手又有部份伤亡，依他那老奸巨滑的心性，必不肯於此恶劣的情势下，贸然与武林中威名素着的东海长离岛翻脸……”

江青想到这里，不由望着支飞仙子姐妹二人，暗中一叹，心忖道

“凭至止为人如此阴诡狠辣，却有着此等冰清玉洁的女儿，真是令人费解”

全玲玲此刻心绪不宁的在室中来回走着 h 她希望长离一泉等人 h 能将江青救走，但是，她亦不愿自己父亲栽於来人手中。

这是一种矛盾的想法，自古以来，天下两全其美的事，到底是太少，太少了。

全玲玲徘徊在“父思”與“情郎”的错综情感中，她不能明目张胆违抗它的父亲*但是，她更不愿自己挚心爱的人，遭有任何困苦与不幸。

室中稼静逾恒，只有三人轻微的呼吸声，以及全玲玲不安而来回躁艘缓慢的步履群，有节奏的走着。

忽然，楼梯又咨，急促的脚步理，复移向门外。

全楚楚急忙迎出，一阵轻细而尖脆的谈话蛙，已微微响起。

片刻后。

全楚楚神色惑然的姗姗行人。她奇异的道

“适才春碧又探得消息，那长离一泉与爹爹谈未数语，便要求将江青子等六人释放出庄，爹爹自然拒绝了，但长离一泉并未翻脸，仅干笑一阵便与他同来约两个怪物告辞而退，他们神通倒也广大，竟然每人都随身带着一个软反气衷，吹足气后，便已坐上扬长而丢。春碧说“爹爹正在大发雷霆，一面已令谕全岛严密戒备。””

全玲玲叹息一声道

“唉 咱们烟霞山庄虽然名震一方，却也未见得能压得下人家长离岛，值此内忧外患之际，难怪爹爹要心情不佳了……”

全楚楚忽然一指江青群尖道

“噢，江青子，姐姐为你愁成这样，阁下却像个没事人似的，悠哉游哉的闭目养神，你心中过意得去么？”

江青不由啼笑皆非，倘尴尬的道

“二姑娘，你要我怎样才是呢？”

全玲玲知道江青体内毒气虽除，身体却仍极展弱，决然不能愤洩伤神，她深恐妹子性急语直，触怒了江青，是而，她急惶的道

“妹妹，别这么说话，江青子身体尚未复原，再犯了病，可不是闹着玩的。”江青毫不介意，微微一笑道

“全姑娘，令妹如此一说，倒使我想起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全玲玲、全楚楚两人，急急问道

“是什么办法呢？”江青目光向二人面孔上一扫，道

“现在，我等之间，已无甫存有戍秘，是么？”双飞仙子俱皆轻轻点头，没有说话。

江青略一沉思，庄容道

“二位心中，定然不愿在上洛入令宜手中，对么？”

全玲玲急速领首，全楚楚向乃姐一望，亦做了一个相同的表示。

江青又道

“但是，二位姑娘亦同样不愿令尊为了在下，而与长离一泉人发生冲突，以免引起一扬杀劫，是么？”

双飞仙子对望一眼，又轻轻点头。

江青正色道

“是了，在下此计，乃是於明晚此时，放在下体力稍为恢复之后，由二位姑娘设法，暗送在下出壮*再出在下寻着长离一泉及蓝异铁骑含诸人，面陈一切，化解这场杀劫，未知二位姑娘以为在下此法如何？”

唉飞仙子微微的沉吟了一刻，全玲玲已开口道

“那么，江青子陷入庄中的同伴，如何能救其田庄呢？”

江青道

“俟在下脱险后，再委请长离一泉卫前辈，持在下亲笔书函呈送令宜，转说明一切，并保证今后在下决然不会与仅霞山庄为敌，此次一切日成过去，

让其化仿烟 e 永不再有……”

江青说到这里，含有深意的注视了全玲玲一眼。

全玲玲冰雪聪明，善体人意，江青这一眼中，已等於向她说明，此次仇怨一笔勾消，全然是为了它的缘故。

全玲玲了然而感浏的向江青嫣然一笑，将头微低。

江青又道

“大丈夫二亡口出口，如白染皂，在下决不计较此次事拉得失，想令尊亦不再行留难在下拜兄等人。全楚楚听江青将话说完后，正待夸试此计可行，忽然脑中想起一件事来。顿时，一片阴影，侵入她内心之中，刚才的欣悦，已一扫而空。全玲玲为异的望着妹妹忧戚的面容*她惶然问道 “妹妹 b 有什么不妥么？你好似有着心群 7”

全楚楚望了江青一眼，道

“姐姐，你忘了昭妹妹的事了 7”

全楚楚此言一出，全玲玲面色亦骤然转忧，惨白得没有一丝血色。

江青迷惑的瞧着二人，他想不出，是什么事情，令这两位明钮的丽人突然箴忧起来？

沉默了一会，全玲玲始幽幽开口道

“江青子，你可知道昔年的武林双飞之一，无定飞环李毯玉李老前辈么 0”

江青用力领首，微怒道

“怎会不知，此人於六十三年前，曾暗算在下义父於白云岭阴阳崖之绍棱洞，使义父他老人家，惨受了六十馀年不见天日的凄苦生活。哼！若非她已被义父当场震落崖底，在下便首先饶不过她 ”

全玲玲看着江青愤怒之状，微微叹息道

“江青子，你可知李老前辈偕令义父隐居绝缘洞前，所发生之事么 7”

江青茫然摇头，低声道

“这个，他老人家并未曾提及。”

全玲玲转首望乃妹一眼，又微微沉吟了一会，始徐缓的道

“当李老前辈末与令义父隐居绝缘洞前，她有着两位闺中膩友，一侠林三绝掌之一，摧山掌冉隐；另一位便是独轮震天修伟修老前群，修老前辈的衣针传人，江青子见过，即是银衫青埔万兆扬万奸叔。”

江青心中微震，已意识到这其中必包含有一段不可告人的隐秘。

然而 e 他没有插嘴，双目凝注着全玲玲，静待她线红说下去。

全玲玲那长长的睫毛低垂 e 平静的道

二无定飞环李老前辈，先结识修老前辈於前，二人情感甚笃，李老前辈并曾为修老前辈生下一女，之后，便发生了绝缘洞那一幕惨刺……”

江青冷哼一望，怒道

“那是她咎由自取，谁叫这李淡玉如此狠辣……”

全玲玲没有辩白，仅温柔的一笑，又道

“李老前辈死后，她留下的女儿，便由独轮震天修老前辈抚养成人，并为其择定吉日，下嫁於江青金家……但是，可怜夫妇二人，俱皆范命，结袜不及三年，又复生下一女孩后，便已双双染疾病而亡……独轮震天修老 i 盟群，那时已年逾八旬，闻讯之下，急赴江青，为女儿办妥身后，便满怀凄楚的拙着外孙女赶返归程，并含苦茹辛的扶育这位外孙女，这段日子，老少二

人，的确是相依为命。又过了两年，终于，他亦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乃谆谆托孤於其唯一弟子银衫青轮。”

江青此时若有所悟，微微沉思。

全玲玲庄容红道

“在当年，家祖与无定飞环李老前辈及独轮震天修老前辈，交最莫逆，在这老一辈的人全然去世后，家父便群程过访银衫青轮万叔叔，谓他将李老前辈的孙女送至庄中居留，万叔叔因他素来行踪无定，再者主，千 uq 四，吞却却因他素来行原无定，再者，武林以飞自来交往极深，因此，他使将这位苦命的女孩子送至烟霞山庄。这个女孩子，名叫金昭，今住已十九岁了，她每日切齿不忘的，便是要报复六十年前，绝缘洞那笔深仇……”

江青此刻已恍然大悟，为何银衫青轮万兆扬，会不硕与拜兄往日交谊，翻脸成仇的原因，他这时已对银衫青轮起了一丝隐隐的了解与同情。

全玲玲忧戚的道

“江青子，你现可以明白事情的原委了吧？所以，我只怕家父不肯这么轻易与你化解呢。”

江青亦剑眉深锁，面容黯淡……

忽而，他毅然道

“罢了，无论如何，在下亦只有先行田庄，去稳住长离一泉及蓝翼铁骑会诸人，不论令尊封在下如何，在下你不能为了此事，引起一场莫大争斗，在下义父这笔昔年恩怨，自当由在下鼎力搪当，决不能为此而演出太多流血争纷，更不能牵累在下拜兄等人……”

全玲玲搪心的道

“江青子，你准备如何呢？”

江青倔强的一笑道

“在下出险后，将依先时决定的心意去做，若万一不成，再出在下与那金昭当面解决此事……”

双飞仙子姐妹沉默了。全玲玲在明媚的以横中，闪耀着莹莹泪光“她衷心的希望江青勿再涉险，但是，她能劝解江青么？她能化解这场先人的仇恨么？她更能说出要江青独自逃生的话么？她不能，而且，她亦忍受不住那悠悠无期的则成之苦

於是，她别过头去，不茨那激动的泪水被江青瞧见。

这时，室中的二人都满仗小群，拭戎无言。

他们谁也没有胡口，但每个人的心中却是沉重与凄苦的。群汀终群是群亡，它是不可避免的，是硬性的，尖锐的，并且，谁也要面对着它，因为这硬性而尖锐的事亡必将到来。

偶怅揉合着矛盾，玉戚控杂着苦温，这是恩与仇的街突，恬与怨的料纫。

黑夜终将消逝，明日走台到来，而明日，是幸运尚是乖舛，又有谁含知道呢？

江青戒然无语，灰望灯花，他心中有着太多方烦恼与群的……

全玲玲瞧着妹妹，无助的叹息了一蛙。

xx

第二天。

丹寒棋中十分平静，但由全楚楚带回的消息证明，厘伍山庄内外及以

飞前后二鸟，皆已展开全面戒备，各处城云密布，人人、坦帕紧张，如临大敌。

不错，东海长离岛的威名，到底不是虚讹的，甚至连名皮一力的煌宦，也不敢丝毫轻视。

长离一梟未达目的，-回去之后，虽然没有明着向烟缸山庄挑城，但深庶的飞索专诸至止，已感到事态的炫望，下令全岛仿密戒备，他深恐长离一梟会猝然暗吏，不宣而哦。

在这紧张沉闷的气氛中，漫长的白天，已缓楼过去，黑夜，又来临了。却 X

烟霞山庄及以弗前后二鸟，随处可见人影肪愤 b 刀光闪烁，执刀荷枪的黑衣大漠，往来巡弋，沉喝号令之声，被起此落。

这窒息而紧迫的空气，即使令一个感克最迟钝的人，也会领悟到事态绝不简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的刺渤，到底是不好消受的啊~

时间在一分分的消逝，而人们在等待，在忐忑。

丹寒楼四周，仍然十分安诸，楼下，一个模样精妓，使女装束的少女，正倚门而立，看似眺望远处，但其以睛则不停的随处流转。

楼上的房间内，江青已穿戎舒齐，人云表仍莒闪耀着炫目的光彩，金色约三角形鳞片，在灯光下，更散射着慑人的精芒。

江青伸手一按背后，知道自己从未亲露的兵刃“金龙群”尚安然未动，暗哀内的“烈阳神珠”亦未遗失，他微微一笑，随手整理了一下衣衫。

青白色的灯光，映照着江青俊朗的神态，在火霎衣适度的陪衬下，越发现出玉面朱唇潇洒不凡，只是在那俊俏的面庞上，却仍然透出一丝病态的红群，那瘦削的身躯，亦有些辟弱与虚浮。

本来，他使没有全然痊愈啊白

全玲玲痴迷的凝注着心上人，目光中，透露看人多的试杏与依怒。

江青略为活动了一下四肢，剑眉微娥的向左腕一酋，又随即移目他视。

全玲玲随着江青轻微的动作，深沉而戎疚的道

“江青子，左腕痛么？唉二这却是我不好，我.....我.....”

江青豁然一笑，道

“无妨，全姑娘无须自又过深.....其穴，若不是这一剑之赐，江青兴姑娘也不会.....

也不含怎的，江青却里然不说，面庇微红。

全玲玲心中已感到一丝甜蜜与安慰，至少，这寅家已不似以前那样冷漠与淡然。

她羞怯的低群道

“江青子.....我.....我何时可三...。重见你？”

语蛙如一根游丝，是那么理细而不可捉摸，但是，江青却一字不漏的听入耳中。

房间内是这样静寂，矜寂得甚至连一根杞花针坠落地上的群息也能听到。

江青那澄朗的星目，一功不功的凝视着全玲玲，清亮的目光，仿佛要看清她身世的每一都份，透入她心虚的枝深处...

江青一遍又一遍的问着自己

“她真的爱我 7 她确切毫不保留的爱我 Y 这是真的。天啊 我为何在 三

年前與三年后的道遇，会有如此天渊之别呢？理蔑及卑视，痛苦与创旬，都远抛我而去了么？”

全玲玲被江青率直而炙热的目光瞧得炳羞欲滴，低头扭弄着女角，那一脸无媚生姿的娇柔之態，确实令人世爱。

江青亦低声道 邦

“全姑娘，只要此次事件遇去，在下倪幸不死，乃有再见之日”全玲玲栋然一农，正待开口。珠帘掀处，全楚楚已自外掠入。在明亮的灯光下，映着二人疾阵相对，含情娣视的情態，全楚楚不由心中一笑，忖道

“唉“自己真不识趣，又在这种气氛中闯入。”但是，她此刻待要退出，已来不及口全楚楚只有娇憨的一笑，道

“嘿二你们又在发什么征啊于时间差不多了”说着，她目光一笛英姿焕发的江青，叫道

“喔哟 江青子，您俱美“”

说到这里 b 全楚楚面孔一红，愧倪的转过身子，插嘴轻笑。

全玲玲白了妹妹一眼，急问道

“妹妹，外面情形如何？可有办法送江青子蹈岛么？”

全楚楚有意无意的砚了江青一眼，轻声道

“庄内及前后二岛皆已炫密戒备，一片刁斗森严，爹爹已整日坐镇“凌待氏]调度，连双掌受伤的耿叔叔亦衣不解带的四处巡视，现在虽然情况平静，但行动却极不方便。”

全玲玲心中焦虑异常，她惶然道

“那么，不是便无法可想了？”

江青眼看着全玲玲为自己那忧急之态，心中一阵激动，大声道

“全姑娘无庸焦急，如实在无法，在下尚可硬闯出去！”

全玲玲闻声大茂，急道

“不，不 你毒伤尚未复原，左胸亦不能多运动，如何能冒此大险？”

全楚楚轻扶乃姐肩头，低盘道

“姐姐，你不用着急，咱们可引带江青子自庄后那条密径下去，虽然难走一点，但那儿防卫比较松懈

全玲玲微一沉思，毅然道

“亦只有如此了，若万一被庄中人发觉，我们便帮着江青子硬闯，如闯不出丢，江青子的命运，即是我的命运……”

江青與全楚楚面色渤动，正待善言劝慰，全玲玲已自镖袋中摸出一方黑色长帕来。

她双手用力一撕，这块长帕已分成两片，全玲玲自己拿起一片，又将另一方近於妹子手中。

二人将手中黑色长帕蒙在脸上，又将满头青丝理紧“经过这一番打扮，贸然一见，却也不容易认出是谁来。

全玲玲与全楚楚二人，早已换好一身黑色紧身衣，这时全玲玲露在黑帕外的那双大眼，同江青一飘，悄声道

“江青子 e 咱们这就走”

江青微微领首，三人已轻轻出门“沿梯而下。

楼梯下，一个眉目清秀的丫环，已在等候，她一见二一人，忙趋身行近，同江青一望，又低声道

“二位小姐，适才大福来报，说庄后密经下的崖底，他已准备妥了一艘小木船。”

全玲玲轻轻点头，打醒坦

“春碧，真苦了你了，关照秋红她们，小心言行……”

那使女连声应诺，又道

“大小姐，尚请谨慎，外面可十分紧张……”

全玲玲嗯了一声，与江青、全楚楚二人，悄然出门，隐身於黑暗之中。

三人借着房舍的阴影，舆树木化石的掩护，极为小心闪缩而行，在避过了两拨巡行之人后，已来到一堵高墙之前。

全玲玲以指比层，身形已如穿花蝴蝶般掠向摘下一扇便门。

全楚楚回头向江青一笛，悄声道

“江青子，幸亏我和姐姐对庄中地势熟悉异常，否则可肝烦了。那大福办事也十分小心，料想不会出什么错，他之所以如此户力，倒并非为了我们，这小子对春碧那丫头可痴心得很呢。”

江青微微一笑，没有说话，尚这时兑得混身酸软，十分疲累，但是，他尽且忍住那急促的喘息，以免双飞仙子为他搪忧。

这时至玲玲在暗中轻轻向江青一括手，江青已与全楚楚迅速行近。

全玲玲待二人穿过便门后，又谨恨的关拢。三人已沿着一条陡斜而滑湿的小径，向前行去。

江青行动之间，已更兑吃力，急促的喘息之蛙，再也抑制不住。

全玲玲急急泄扶江青右臂，温柔的以玉手为其拭净额捺的汗渍。

二人缓慢而吃力的尽旦寻着岩石树木的阴影行走，江青步履十分沉重，蹒珊行来，已将入半身躯的重量，倚在全玲玲怀中。

行走间，已来至一片稀疏的树木之前，江青脚步一个跄跟，已踏在一片草丛之中口

他脚步始才踏下，“呼”的一声轻响，两片隐藏草中，带有锯齿的钢头陷阱，已茫然合拢，紧嵌在他脚踝之上口

江青骤免脚踝之处，一阵奇痛，好似两把尖锐的钢针，猛然刺下一般~

他闷哼一声，忍住那生似欲撕肌裂骨的彻心痛苦，黄豆大的汗珠，又顺颊流淌。

全玲玲麓催欲绝，悲泣一声，急急俯身跪下，双掌倾力，欲分开那两片隐藏在草丛中紧合的销齿口

但是，这两片紧合的钢齿，乃是烟霞山壮特制之物，以极粗韧的机簧按装於内，不识开启要窍，欲想启开，却是极为不易 h

全玲玲乔汗淋漓，气喘呼呼，玉手也勒出血来，却仍然无法开启口

江青咬牙强忍，身顛在簇签而抖，虽然他知道，这钢夹在平时断然伤不了自己，但在目前，他又奈何呢？

全楚楚亦急得双手连搓，惶然俯身钢助乃姐。

正在此间

一个粗哑的嗓音超自林中道

“什么人？双飞双岛”

全玲玲知道这是庄后伏守之人，以规定之暗号声询。

但是，她姐妹二人临行匆促，却忘了探询暗号之问答，而且，两岛各处，暗号全然不同，加以二人师出无名，也不便回答，否则，传至至止耳中，

那还了得？

全玲玲姐妹与江青三人，正急得满头大汗，惶然不知所措之际，一条黑影，已自一块高耸的岩后掩出，身形急扑向三人之处，口中并大叫道

“湖波邻刹。兄弟们，辛苦了，在下后庄巡行第三哨头目赵大幅”

杯中粗哑的口音哈哈一笑道

“原来是赵大哥，尚请自便。”

语声随即沉寂，那条黑影已来至全玲玲等三人身前。

暗影中，可以看出，这人身量高大，面皮微黑，生像十分纯厚。

他这时向全玲玲恭身一揖，口中急促而低沉的道

“大小姐，怎么回事，幸亏春碧不放心，要小的在此护候……”

全玲玲轻舒一口气，悄声问道

“大福吗？谢谢你。江青子被草中隐伏的“断骨夹卜所制，你可知晓开启法 b”

这赵大福闻言 NFb 急急俯下身来，伸手在那钢夹上左右拨弄，不到片刻又是“铮”的“声轻向，江青骤杞足踝一松，那两片聚合的钢齿，已自动移开。

江青身形一晃*又勉强 i 姓佃。

赵大幅站起身来，又低蛙道

“大小姐*下面即将到达斯崖，断崖下，小的已暗藏了一艘小船，尚请小、行藏，小的不能久离，就此告辞了。”

他说到这里，又同江青一望，以手一拱，身形已限入土鼻之中。

全玲玲扶着江青，在全楚楚引路之下，艰辛的向下付去。

不久之后，已到了一片突起的斯崖之上，湖波的激荡声，舍合着清凉的夜*在黑暗中微微涌迷，飘拂。三人缓缓坐在断崖一处浪密的石隙中，略为休憩了一刻，全玲玲低声道 “江青子，你支持得住吗？唉“我搪心极了。”

“无妨，在下尚可勉力支撑，倒是苦了你二位姑娘了。”全楚楚与沿姐同样知道，江青是故意安慰她俩，其实，他此擦身躯之屋弱，只忍受不了太多的劳动。全楚楚悄声道 “江青子，阁下别打肿脸充胖子好么？我看你只怕快要群过去了，还在这哀充好汉的硬挺。”，下+十-七二其挺。”

江青面色微红 e 肿胀的道

“二姑娘，我……唉 可是在下如不勉力支持，又能如何呢？这场一役即发的杀劫，绍不能眼睁睁的看看而不去调息啊”

全玲玲亦领首道

“江青子，你说得对，但是……你负伤未愈啊”

江青知道这是实情，只是 b 你叫他叉亿檬说呢 7

波活理平静而单调的响着，深秋的夜里，有着一丝瑟人的寒意。

三人一时俱未出声，仅以以干凝视着对方，凝视着深深的湖面。

但是

勃在三人的目光始才瞥及幽黯的湖面的刹那间，皆不由栋然一农，像冻结了似的，瞪视着前面。

原来，在那黑锄沉寂的湖面上，这时茫然闪燃起点点亮光，有若银河群星 h 闪烁生辉，以极快的速度，同以飞前后两岛飘至~

这无数闪烁生辉约亮光，为数何止千百，而且句以飞鸟闪来的形势，竟似是包围之态口

江青心头一震，连目凝望，只见那每点亮光之下，都好似有着一艘梭形小舟，舟上似乎尚有人影闪缩他在心中急速一想，已恍然悟道“二位姑娘，这好似东海长离岛的梭船”

全楚楚亦茂呼道

“不错，丹阳湖沿岸渔船已由家父下令，一律封闭且更有本岛三艘黑蛟船连番巡弋全湖，来人不但众多，更能瞒过黑蛟船炫密巡视，这除了深熟水面情态的东海长离岛之外，还会有什么人呢？”

江青全身一冷焦急道

“这如何是好？看情形，长离一巢已预备大开杀戒了唉他俱是为了我而如此大兴干戈么？”

全玲玲虽然紧张慌乱但仍能把持得住，语蛙微头的道

“这一定是东海长理马人只有他们熟悉水性，且随身措带皮艇梭船，不须凭藉本湖船支否则如此多人如何能在沿岸弟兄歧密巡视之下，滔近本岛照这些梭船行驶速度看来最多只要半盏茶时光，便能逼近岛上”

江青一时茂急交加，他深恐长离一巢别有所图却藉自己之事而掀起一场血战如此则他日后可要备受寅姥了。

正在三人束手无策的当儿吱飞前岛之上已茫然飞起三支血红的火焰信号随着这三道火焰信号的升起，烟霞山庄之内，亦煤起一溜三彩

全玲玲急促的道

“前岛已发出紧急讯号，庄中的火箭，乃是指令全岛准备迎峨二”

果然，轨在全玲玲的语姥始住之捺，紧促而急密的群声已患浪传来，但是，烟霞山庄方面，虽然聚张无比，却丝毫不颇慌乱群蛙急冉旗火纷飞中，竟然见不到任何一个人影

江青不由暗暗钦佩烟霞山庄平日训练部属之严，纪律之明，只此一端七已非一般武林草莽所能比拟~

这时，烟霞山庄之内，又八起一绿一黄两道火箭，急促的锣声已夏然停止，周遭又已恢复一片岑寂。

全玲玲十分不安的道“

“庄中发出信号，召回巡行湖中的黑蛟船截击来人，只怕已为时过晚。唉值此多事之秋，爹爹如何能内外兼顾呢”

江青深深了解全玲玲此时的心情，他暗叹一声，缓缓立起身来。

全玲玲麓问道

“江青子，你...你要做什么”

江青毅然道

“为了阻止这次血战，在下只有复回烟霞山庄，寻着令尊前往谒见长离一巢，坦诚叙明在下心意，或可抑止这即将发生的杀劫.....”

全玲玲左右为难，惶乱的道

“江青子，这不是等於自投罗网吗？爹爹他老人家一向刚腹自用，但是.....”

江青全身机伶伶的一颤，望着全楚楚暗影中的面孔，全楚楚那钝丽慧黠的面庞上，正浮现出一丝少见的凄然。

全玲玲急急问道

“妹妹，有何所见”

全楚楚一指断崖右侧，俯临的一片嵯峨不齐的礁石淡淡说道

“长离一桌果然厉害无比，他这声东群西之计，只怕连爹爹都无法逆料”

江青与全玲玲二人，顺着全楚楚的手指望夫，只见在那片险恶而滑湿的礁石上，正有数十条黑影如飞般上下鼠跃，身手之俐落迅速，绝不在武林一流高手之下口

而这时，湖面上移至约点点亮光，隔着支飞两岛，尚有百馀丈的距蛙。

环岛之战

江青一叹，暗忖道

“长离一桌真是奇材，只凭这心计之王，已不愧为海上称尊的人物”

全楚楚这时一曾江青，同乃姐道

“姐姐，我们是否应该阻止他们？并晋告庄中桩卡？”

全楚楚此言之中，含意颇深，因为，她知道长离岛之人，所以大举侵犯双飞岛，不论其企图何在，表面总是为了江青，亦就是说，长离岛是站在江青一面。但是，烟霞山庄乃是她姐妹二人自以生长之处，更是她们祖先心血所创及双亲终身所守的基业，祖上的威望，骨肉的亲情，到底与魂萦梦系祈求的挚心所属之人，孰深孰泄？

这是情感的矛盾，难以抉择的事啊

忽而，江青断然道

“二位姑娘可迅速普吉贵庄诸人，这是为了亲情，在下即刻去劝止长离岛方面来犯人马，这乃是为了消弭一场杀却，事不宜迟，咱们这就行动”

全玲玲正在犹豫，江青已身形如闪电般掠出，摇曳不稳的向断崖右侧跃去口

全玲玲悲戚的叫了一声

“江青子……”

全楚楚已一扶姐姐肩头，急惶的道

“姐姐，江青子说得对，我们不能擅迟疑了，这样，咱们已对得起江青子，也对得起爹娘”

全玲玲目蕴泪光，咬牙题首。

全楚楚猝然苟身，随着她身形的苗动，一溜红色火焰，已凌空飞起十馀丈之高口

此刻，江青勉强压制胸口血气的翻涌，跟抢奔出一段突四不平的山路，他抬头望着空中爆发的红色火焰，心头的沉重微微一轻，最少，他已协助了两个对自己有用的少女，不至於落个背叛父母之恶名~

他急促的喘息着向崖下望夫，只见那数十条自湖面潜入，奔掠甚急的黑影，亦好似被这突然升起的火箭讯号店得一窒，但是，随即又呼啸一声，如飞而至。

江青静静的挺立不动，被风拂动着他那身鲜钝夺目的人云表，神态在静默中，又有着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

他凝眸注视着崖底飞快逼近的炉熛黑影，心头在急骤的跳动。

忽然

一声盘沉喝起处，崖底的黑影中，已有五六条拔空而起，电掣般落在屋顶口

黑暗中，江青可以看出，这领先之人，赫然是一个身材矮胖的白面白发老者曰

这白面老人身形始落，抬头看见静止崖顶不动的江青，亦不由栋然一震，他正在疑惑烟霞山庄方面，怎会如此快速便有援兵赶到？老人身后的一名灰衣扎舌大漠 b 已冷叱一声，疾挥手中精光闪耀约两支“分邪水刺”，如狂风般扑向江青~

江青尚未及开口说话，扎舌大漠双臂振处，已快逾闪电也似，单脚条起，蹴向江青丹田要穴 w

此人出手凌厉狠辣，功力更是精纯无比 b

江青无奈之下，身形茫然暴转，狂贱舞处，已於顷刻之间还攻一十三掌~

这正是长离绝学 七旋斩~

扎舌大汉口中笃忆一声，身形已被逼退三毋~

白面老人亦在江青身形转动之际，发现了他身上所着的“火云衣”~

这白面老者条然大喝二声道

“南游住手，且待老夫问他二日 ”

那名叫南游的扎舌大汉，闻言之下，果然已停手退至一边。

江青虽然仅略一还击 b 但已免心头作闷，气喘急促，他急忙稳定心神，暗暗调息。

白面老者踏前一步，盘如洪钟般道

“尊驾高姓大名，可否见示？”

江青微微一笑，缓声道

“在下江青，阁下等可是长离岛属下？”

白面老人脸上神色忽然转为茂喜，他笑呵呵的道

“果然不出老夫所料，人云邪者江青侠即是尊驾，敝马岛主对尊驾器重异常，阴阳崖一别三氓，更是怒念不已 t 如此一来，倒免去吾等不少手脚。”

江青急道

“在下有一疑问，未知是否问得？”

白面老者笑道

“老夫海天星纪雷，江青侠有所赐询，但请示朗？”

江青支目一笛四周，轻理道

“长离一泉卫岛主是否亦已来此？戈岛此次大举进攻烟霞山庄，未知是否为了在下被困之事？”

海天星纪雷闻言一征，说道

“自然全是为了尊为之故，姥道兮想尚不知晓 7 敝马岛主对烟霞山庄全老儿狂傲跋扈之态，亦深感不满，正好藉此给他一次教训，亦教全老儿知道天下之大，非烟霞山庄可以横行 ”

江青有些焦忠的道

“纪大侠，衍老前群封在下如此眷顶，深令在下惋感，但是，为了在下一人之事，却累使贵岛各位如此劳师动众，在下至正不安 b 目前在下已经脱险 b 能否请纪大侠尽速禀报卫前辈，请其下令停止此次攻群于否则，如以方

一旦发生人命伤亡，则更令在下槐对各位美意了。”

海天星纪雷微一沉吟道

“江青侠此意甚佳，只是敝马岛主既已决定之计刑，自来不容更改，，此次虽然主因是为了江青侠遭困之故“但岛主另外亦想藉此给全老儿一次芒怵。如今江青侠既然脱险，乃最好不过 e 老夫将尽速传报岛主邪 ...片侣主仁菲肩主知悉，一切决定，尚待岛主矜令 e 老夫目下对江青侠提注，却是戊姥迫照，长离岛说台如山行动配合更不能自作主张。此点，想江青侠定能谅解老夫，这身不由主之苦衷 ”

海天星纪雷这一番话 说得江青呐呐不能再置一词，他焦忠之下，面色逐渐史得惨白。

纪雷这时向那身后的虹垃大漠道

“南游，你即率本旗厄下进鼓烟霞山庄后庄，但江青侠已经脱险，吾等可尽且少伤人命入庄与各路人马会合后，便即刻着手搜寻江青侠陷落庄内各友 e 老夫将与江青侠一会岛主后，即刻赶去 ”

扎群大漠打诺一望，已带领身后为数约有三十馀名的彪形大漠，纷纷纵身向高处扑去。

纪雷待众人身形逝去之后，已扬手向空中发出三枚圆球状的物件曰

这三枚回球状的物件飞升空中十五丈左右，已“蓬，蓬”连笙的煤开 b 闪射出一朵朵光透明的银芒来口

此刻，湖面上的点点浮光梭舟，亦已靠近岛岸 b 一片震天的杀喊之声，已茫而留起，在这深夜之中，显得凄厉恐怖无比~

於是 b 以飞两岛前后的四周，已在瞬息间凌空升起无数朵晶莹光亮的银球 b 有些更自烟霞山庄内升起，朵朵的银芒，在夜空中闪耀生光，有如无数颗明亮的旦星曰

这即是说，长离岛方面进攻之人，已全然滔入支飞岛及烟霞山庄之内，而且已展开了猛烈的攻群口

钰蛙又急促的 0 起，烟霞山庄方面的人旗信号亦不浙煤禾，共双闪埋，杀戒之蛙不绝於耳*一拐血哦，已经展开了 w

海天星纪雷向江青一笑道

“江青侠，尊驾目前想更能谅解老夫苦衷，尊驾亦曾亲见，本岛此次行动，各路人手俱已严密配合，如老夫一旦下令店下各人停止行动，则不啻自动将此次计划斑痰了一环，因此便可能促使整个战局陷於不利，况且即是老夫下令所厉停止攻群，而其他各路亦不会因而罢手，如此一来，非但未能如尊驾之意，反而将使敝岛蒙受重大伤亡，江青侠不知以老夫之言为然否？”

江青强颜一笑，未置可否，心中却忖道

“这老儿不该叫海天星，应该称为通天星才对 ”

这时，海天星纪雷又道

“江青侠，此次行动，敌明我暗，吾方胜利已可预言，你看，湖面的千百梭舟，其贾仅有不足百人在暗里操纵而已，梭舟之上，多为稻草之人，而再以琉璃罩灯凌乱对方视觉，澳其军心，我方主力，早已暗中滔登两岛各处，此全为敝马岛主之缜密策划，穴可谓天衣无缝了..... ”

江青暗中为烟霞山庄叹息，一面又对长离一桌如此奇才铄羨不已。

海天星纪雷更是神色兴奋得意，诚恳现出对其岛主之深敬仰慕。

江青对自己此次未能挽回这场杀劫，感到由衷的内疚与自责，倘二“口

不发，黯然垂首燕语。

忽然，黑暗中隐隐哲起一片吃喝之蛙，按着又是数声惨叫，两条人影，以茂世骇俗的身法，同二人立身之处掠到“

海天星纪雷沉蛙说道“江青侠，敝马岛主与孟旗主到了”江青领首不言，顷刻间，两条人影，已掠到二人身前日领先之人，儒衫飘拂，玉面朱唇，神态在流酒中带着冷峻，果然正是江青睽违已久的长离一泉卫西自卫西身后一人，年约六旬，身材瘦小，面孔干肱无肉，有如甜体，但是面色却异常苍白。江青知道，此人必是那白枯接孟化平了“长离一泉卫西，身形飘落於江青跟前，茂异而迷惑的向江青面孔上，细细打量着。江青沉盘开口道“在下江青 b 三年以还，未聆前辈教诲，穴是揣慕仰念之极”江青语声一出，长离一泉卫西已清朗的大笑起来，他急急向前两步，紧握着江青以手，略为湖功的道

“娃娃，果然是你，呵呵……老夫几乎不敢认识你了，你容貌何时改至约 7 娃娃，了不起，了不起 e 想不到三年未见，堡兄出洛得如此英俊，名声之大 b 竟已不逊於老夫了。”

卫西这渤动之状，不由使白贴攘孟化平及海天星纪雷深深店异了，他们自有记忆以来，倘从未见过长佬一泉如此真情洋溢过口

其穴，衙西远在三年前 b 於阴阳崖底之时，已对江青深深宫爱了，但是，他在当时，却为了“紫龙秘穴”奇玟之事 e 对江青施展了一点小说谋，而使江青在众多高手环伺之下，坠入削壁嵌洞之内，生死不明。卫西自那次事件以后，便一直耿耿於心，深疚不安 b 他一直为了自己生生晰送了一个大有可为的背牢十而时刻自责着。

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异的力地，当一个人为了眼前一件重大的利益时，他往往便会忽略了其他的爱悦，甚之，别人的生命前途；但是 h 当他一无所得后，佃对以前虚幻的利欲便会感到极其可笑与幼稚；而更会连带的回忆起那自己原来群心莒悦之事来。

衙西便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便着对江青深刻的只疚，但是，当他在三年之后，听到中原武林中传出的“火云邪者”江青之名时，他使大大的茂异了。卫西原来不相信这新近扬名江青的人云邪者，便是二一年前坠入崖洞的江青，因为，传扬中的人云邪者，不但容衬英俊无伦，武功更是高绝，这与三年前卫西在阴阳崖底所见的那个武功平席，容貌奇丑的江青，该有多大的分野呢？但是事后的证明，这近日崛起的人云邪者江青，非但承认是昔生邪神义子，而更时常以长睡绝学 七旋斩应敌曰

长离一泉闻讯之下，茂喜无已，他一面急速追人进入中土探寻详情，自己亦匆匆起程，随后赶至。

於是，经长离岛碗大的人力及威努探查之下，已证明了今日扬名武林的人云邪者江青，正是长离一泉昔年在阴阳崖底傳其绝技，又误崖洞，以致生死不明的那个丑孩子口

江青的一切行动，皆已在长离岛眼线注视之下，因此，他近日发生之事，卫西亦十分清楚，故便有长离一泉为江青遭困之事，公然出面拜庄索人的一幕。

长离一泉卫西，寻找江青之意，是十分纯厚而具贝群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何对江青会有如此深厚的喜爱？他视江青如自己的幼弟子侄，他对江青有着一股诚挚的情感了，这封长离一泉孤僻冷傲的性格来说，只能解梓

做一个“缘卜字曰

目前，他对江青昔日所得的宵物口已不存有丝毫企田，（自然，这些实物早已归别人所有，即使他偶而起得之想法，亦不过只是空中楼阁，罢了，这原是人之情常啊？）现在他所有的，可以认定是一腔浓如醇瑟的情感。

这时江青亦感动的道

“卫前辈，承蒙你老人家抬爱，在下穴於心有愧，前辈数度照拂在下，此恩尚未报还，却复更累前辈为在下困落烟霞山庄之事，再度奔劳。”

长离一泉卫西微笑着一摆手道

“少兄弟，你不要再提前事，唉，想起来倒令老夫汗颜无已，其亡，那次老夫若略尽棉力，便不会令你吃那么多苦头。”

卫西从“娃娃”的称呼，更为“少兄弟”，不但使白骼接孟化平与海天星纪富大惑意外，连江青也免得十分不好意思，因为，长离一泉到底是威震江青数十年的成名人物啊。

江青正呐呐不知所答，长离一泉又笑道

“少兄弟，你在烟霞山庄内吃了不少苦头吧？不要紧，这些小子全是以阴谋手段玩人的鬼域之辈，这并不算丢人，看老夫连本带利的讨还。”

江青已自长离一泉真群纯直的目光中，领悟了这一代泉雄由衷的情感，他十分激动的道

“卫前辈封在下如此爱护，在下将刻骨铭心永世难忘，但是，为了在下，却造成如此众大杀劫，深令在下不安。在下如今有一要求，便是请卫前辈即时谕令贾岛诸人停手，以免造成巨大死幻。”

长离一泉微征，随即呵呵笑道

“好兄弟，你心肠真是人善良了，给这些鼠辈一次教训，一来杀杀他们的狂傲，再则为你一出心中怨气不好么？哈哈，须知闯荡江青，第一是要提得起、放得下，切不可存有妇人之仁。”

江青正待答话，茫然一朵紫红色的形球，已如正月花炮般飞至空中。

长离一泉等人急急抬头望去，面上神色已微微一崮。

海天星纪富失声道

“不好，第三路进攻人马，已达有炫重阻碍，且恐有重大伤亡！”

纪雷话未已，又有一四紫红色的形球在空中爆裂。

长离一泉面色馥寒，有如歧霜，他层角之上，已浮起那惯儿的奇特而残酷的微笑。

白钻嵌孟化平及海天星纪雷一见长离一泉此状，便不由际若寒蝉，连大气也不敢透一口。

长离一泉冷冰冰的一笑道

“纪旗主立赴第二路厄下之处调度一切，师弟与老夫等直扑第三路进攻之处一查，看看烟霞山庄又有什么厉害人物出来发威。”

卫西一言甫已，海天星纪雷已答应一群，纵身自去。

卫西又向江青一招手，身形已领先艰起。

江青尚不放过最后努力，他张自咬牙硬撑，掠身而起，紧紧跟着二人身后，他已暗自决定，纵使不能阻止这场血城，也要尽力设法减少宅的伤亡至最低限度。邪

长离一泉身形轻斗得有如一片毫无重旦的棉絮，每次起落，皆达七文之遥，他身后的白拚接孟化平，亦仅隔三尺的紧紧跟随。

江青这时勉强提聚一口真气，身形摇曳的倾力奔掠，却亦能在短时间内，不致落后太远。

长离一泉奔去的方向，正是烟霞山庄的正门之处，三条人影在陡斜崎岖的坡路上，若流星掠空般条起条落，稍现即逝，有若三缕不可捉摸的轻烟。

远处隐约的杀城之声，掺合在狂呼厉吼的杂乱声中，兵刃的碰瑾声，混杂着凄怖的惨号组成一片令人震栋的乐曲。

此刻，三人已经望见烟霞山庄敞开的大门，门前火把通明，人影纵横，店叱厉喝之声，更加清楚。

长离一泉面上一片漠然之色，好似这眼前的凄烈激战，与他毫无些微开系似的。

三人身形有如电掣般掠过那高大的庄墙，已来至正门之侧。

长离一泉冷笑一盘，扬手间已将两名冲来的黑衣大漠展出寻丈之外“

江青倚在墙角，喘不成盘的急速呼吸着，他青创未愈的身扭，经过这一段浏烈的奔跑后，早已支持不住，但是，江青宁愿现在受苦，也不肯於此时示弱。

他一面沙哑咳嗽着，目光却向四周急急环扫，只见寒光闪闪，鲜血迸溅，身着灰黑雨色衣衫的武士们，正个个怒目切齿，形似疯狂般向对手猛烈攻群，这时，人性与妊智已不复存在，两方之人，目之所视，心之所思，全是一个“杀”字，血淋淋的“杀”字啊

庄门前那条乃迅的石阶，已倒卧着不少身着灰衣或黑女的尸体，残臂缺肢，血渍斑斑，死状好不凄梓长离一泉扬掌震毙两名敌人之后，已回首瞧见江青那衰颓脱力之状，他面色微微一冻，身形翩然掠回江青尽力压制胸腹间痛苦的灼热，望着长离一泉苦笑一声。长离一泉卫西关切的道“少兄弟，你可有不适么？怎的气色如此灰败？”江青哑盘道“不妨，在下仅是受了点毒伤，现在已大致恢复。”长离一泉急促的道“啊，你已受伤在身，为何不早对老夫言明？伤后之躯，焉能做那浏烈行动？”长离一泉正说到这里，斜刺里人影急闪，一个年约五旬的灰衣老者已掠身而到。这老者肩头鲜血如涌，面色惨白，他身形一到，已颤声向长离一泉道“岛主果然亲身而至，本路厉下伤亡已极为惨重”长离一泉绝不为周遭的激战所麓动，他微微一晒道“熊贝，钟定一些，对方有什么人出面堵截？本岛诸人损伤如何？”这抖熊贝的枯瘦老者，出掌击落了一枚暗中飞到面前的镖，喘息着道“本路人马按照计到，攻至烟霞山庄之正门后，对方已由银衫青纶万兆扬率领身手不弱之大汉百余人冲出截击，一场浏战之下，本路人马已伤亡小半，倪副旗主亦在银衫青轮掌中娟命了”

长离一泉面色条寒，目光炯然曾隔斗场，果然已发现在混乱的浏战人群中，有一个身着银袍的威猛大汉，正挥动手中一柄奇形轮状兵器，将长离岛诸人逼得招架不迭，步步溃退，而与他正面交手约两名灰衣壮士，亦互支右继，狼狙之极~

长离一泉冷然回首道

“师弟，你帅丢协迹木岛诸人，务须於蛙香时刻之内攻入正门，否则已经潜人的各路人马不能会合，便有误事之虑”

一直静立墙角阴影之处，默默无言的白钻体孟化平，这时微一领首，发出一阵有如夜泉般的刺耳长笑，身形已条而飞起，扑向正挥轮浏战的银衫青纶万兆扬而至~

那叫熊员的老者，亦向长离一桌微一躬身，复又冲入战圈~

江青暗自一叹，语声沙哑的道

“卫前辈，在下之意最好能设法停止残杀，以免死伤人命太多……”

卫西层角又浮起那一丝奇异的微笑，倘和声道

“少兄弟，老夫亦并不愿杀生过多，但是，你看目前的情势，能喝止任何一方住手么？我不杀人，只怕入必杀我。”

江青喀然无语，他也看得出来，如今以方之人，皆已丧失理智，即便卫西下令长离岛诸人停手，而烟霞山庄力面亦必不肯适时罢休，大有乘隙冲上的可能，如此一来，不是更等於促使长离岛诸人束手就擒么

杀伐是残酷的，而世间的一切事情，亦非如此简易与单纯啊~

这时，功力高绝的白甜体孟化平加入斗场，敌住银衫青埔之后，无异已为长离岛方面加入一支强大的生力军，身着灰本的长离岛壮士，个个精神抖挂，豪气突生，杀声农天的倾力反攻而上~

烟霞山庄诸人，自银衫青轮万兆扬被自钻体牵制之后，威势已自大减，在长离岛部众强力反攻之下，已纷纷溃退，死伤累累 w

长离一桌冷漠的一笑，低蛙道…

“小兄弟，老夫若动手收拾他们，穴易如反掌。嘿嘿，只是烟霞山庄这些角色，倘不配老夫亲自出手。”

江青艰辛的一笑，忽然极为庄重的道

“卫前站，请答允在下圭仁在在下份上，尽前辈之力，减少伤亡於最低限度。”

长离一桌长眉微找，随又一笑道

“少兄弟，烟霞山庄中，可有你怀念的事物？”

江青不料卫西能一眼看穿他的心事，不由面孔一热、呐呐不能作答。

卫西洒脱的笑道

“也罢，老夫便答应於你…”

随着长离一桌的话蛙，一阵梵天动地的呐戒起处，长磋马力面的人马已突破了厘霞山庄所设防线，蜂涌街入庄门之内。

银衫青徬狂吼连蛙，欲待堪身截群，却又被白林攘孟化平手中的一条奇形钻体鞭缠得无法分身，空自厉吼不停，大有楚璃王面对乌江青可奈何之概。

白林驻孟化平功力深奥怪异无伦，出手之间，招术之奇诡辛辣，更是千妥万化，令人防不胜防，他虽仅一条独臂，但在银衫青硝万兆扬心神不石之琪，却毫无不敌之状。

只见 6 影却飞，连街不线，披如长蛇，伸棉卷扫，两条人影电掣般左闪右掠，在尖锐如削的劲气中，相互做着殊死恶斗。

长离一桌衍西伸手一挽江青左臂，面含微笑的踏过遍地死尸，缓步向烟霞山庄大门行近，看也不看银衫青徬与自甜栖那傍厉的拼斗。

衍西行入正门之后，面孔上琶出一丝卑夷的嗤笑，理群道

“哼，昨夜老夫以礼相见，全老儿却不诚抬举，今夜么，便叫你知道长离一桌是不轻易客人鄙视的。两次进门，也叫至止知道两种不同的滋味。”

江青脑中一片混乱，默默的随着长离一桌往烟霞山庄之内行去。

这时，厘霞山庄之内，金辘夹群之蛙不绝，人影陀佣，往返迫杀，更有几处冒起熊熊的火苗，形势零品已极。

二人又急步径过了几簇 K 益弘的人群，已来至江青等人首次来过的那斩人窟之前。

大肝石约台阶上，已倒控着十枚具死状至惨的尸组，个个腹裂肠流，鲜血遍地，令人不忍目睹。

江青才登上石阶，已看见大巧内外早已杭成一片，无攻人正在拼力死斗着 b 店叱惨号之理时而回闻。

长离一桌挽着江青，身形闪功间，已逆过故次刀剑砍俄之危，据至大氏门前。

衍西冷傲之极的一笑，里掌挥扫间，已将一名烟伍山庄的头目皮飞叮外，满口鲜血的死於就地“

江青环目向叮中激城之人一望*不由脸色大狂，原来，在五名身手高强，神色冷酷的灰衣大漠环攻之下，披头散发，力敌不退的那人 A 竟是吱飞仙子之一 全楚楚~

在大底的另一个角落，虎口受伤未庶的入云神枪耿忠，亦赫然在海天星纪雷的狂猛掌势下，左闪右躲，首尾难应口

江青正待说话，人庄外人影一闪，两群长号起处，二名灰衣大漠已满嘴鲜血狂喷的倒毙地下。

长离一桌层角紧闭，目光一酋，已发仁这街入底中之人，竟是一个身材高大，腰围虎皮的披发怪人~

此人江青识得，正是那拉荒怪客*虎魄鲁木。

虎魄鲁木百伤未复 A 此刻面孔绒青*气喘如牛，满身血渍的扑向围攻全楚楚约五名长离岛人而去~

他身形始到，茫然群腿齐幌，有如百足巨蝶，踢扫疾劈而出“

五名灰衣大漠中，有两人厉喝一笙*手中砍山刀条展，已我向虎魄鲁木肩头胸前。

鲁木形似疯狂般凄厉一笑，左掌硬自封出 e 右掌却闪电般抓向对方。

血光突现，按着便是一蛙惨叫，一名灰衣大漠，已被鲁木饿掌将胸前抓成一个血洞，肠俯随流而出，但是他手中兵双，亦已寅穴劈在鲁木肩头之上“

另一个灰衣大汉的手中砍山刀，竟在虎魄鲁木挺臂一架之下，虔裂虎口*兵器脱手飞出*他不由深深为对方这不要命的扣法所茂依，全身一头，急然后退 w

但是，虎魄鲁木却狂笑一声，不管肩头热血如涌，双腿条起，已连踢出一脚曰

那名灰衣大漠退避不及，吃他在小腹胸口连连蹴中三腮，身躯凌空飞起，又惨号半声，捧落地上，较然不动。

这时，全楚楚散发披面，尖厉一叫，手中“龙翔剑”幻成一道寨忙，顷间刺出九剑，一名灰衣大汉心神一疏，已吃她透胸一剑穿过~

馀下的两名灰衣大汉，不由目皆皆裂，狂吼一声，已拼力猛攻而上口

这些事情发生极快，仅在刹那之间，而虎魄鲁木，又已怒嗅不停的向大之内，其他长离岛诸人扑去。适才那围攻全楚楚约五名灰衣大漠，身手极为不弱，乃是长离岛“緘血旗”注旗弟子，号称“白沙黑五友”，他们合攻双飞仙子全楚楚，眼看已快得胜，却不料虎魄鲁木突如其来以致使“白沙黑五友”横死三人，更令整个局面失利 w

这时，虎魄鲁木宛似虎入羊群，一睡冲杀，已将长离岛一面杀死七人 w
鲁木满身浴血，厉笑不息，又街至入云神枪耿忠身旁，合力攻群海天星纪雷

海天星纪富功力深沉无比，为人更是镇定逾恒，他这时毫不慌张，沉着应战掌势起如层层波沟，劲力横溢，连丝不绝，瞬息间已与耿、鲁二人，斗在一处。勺长离一泉冷茁的卓立底角，望着虎魄替木那迹近疯狂的神态，双碎中杀机顿曰江青有忘为全楚楚解口，却又一时不知如何启口，他焦急的在脑中思忖着办法，目光却不时斗向斗场

长离一泉冷然道

“少兄弟，那腰田虎皮的按子，今日便是他群终正寝之时。嘿嘿 他连兑老夫钢下尤人，老夫要他一命，已是人便宜了 ”

江青急急说道

“前站，这人…… ”

长离一泉不待江青将话说完，身形已有如空中流星，茂然射曳而出，几乎不及人们的眨眼之间，已闪到虎魄鲁木身前。

虎魄鲁木犹自狂笑一蛙，展出“娱妞掌”法，疾若狂茂般攻向身前的长离一泉。

长离一泉甫杀之桓的一笑，身形侧闪，冷然道

“技子，你到了地府黄泉，也应该记住，是我长离一泉取了你的狗命 ”

虎魄鲁木怒骂一蛙，又待舌身扑上口

长离一泉茫然厉喝一声，身形有如大海旋涡般，呼市娼巧，旋动中，连出十七腿二十一群，呈气排涌，窒人呼吸，有若万出巨浪，漫天而到口

这正是长离一泉的不何之秘 七旋斩口

虎尺谷木但二亡山旦形，有若天摧地俑 b 挟着山崩海亡的威另涌到，找不出一丝空掠，群不到任何一 ；4 上~Fm 四 mL 至，R4 杜一羽空枋，群不到任何一寸没有劲力充斥的空间~

鲁木狂号连声，口鼻被劲风逼窒得微渗血丝，他迎出的以掌，已在刹那那间“劈啦”折断曰

长离一泉卫西贯足全身买力於掌腿之中，出手之下，决不留情，鲁木腕骨一折，他已厉笑一声，来波去”、“海流循环”、“再起忽落”七旋斩中凌厉绝招，已连伍使出口

於是，惨叫理混合着骨骼的碎裂声召起，虎魄鲁木头倾及胸前的骨骼已全被长离一泉震成粉碎，血肉模糊的跌出两丈之外口

入云神枪睹状之下，不由肝肠寸断，痛不欲生 e 但他目前在海天星纪富的攻却之下，亦是自身难保，岌岌可危口

就在他心神一分之擦，海天星纪雷已沉喝一群，右掌“错脉手”扣向耿忠肩骨，左掌并拢“削波斩”劈向对方胁下，双腿急出，连环腿扫向耿忠不盛口

耿忠骤兑劲风自四面八方蔓来，欲待躲闪，却已不及口

他以目怒突欲出，喉头一阵暗 4，手中一对沉重银枪，已壬而幻化成千条银扛 b 刺向海天星纪雷口

风劲、光寒，身闪、血溅，入云神枪耿忠一群闷抖，肋骨被纪富生生劈斯三根，身短更被踢栩五一

但是，他临危使出的那招“寒虹卷云”，亦在海天星纪雷大腿之上，刊

破一道二一寸血枯 w

长离一桌早已掠回江青身旁，他深恐自己痛爱的这位年轻人会有失误。

这时，他淡漠的向海天星纪雷一酋，沉群道

“纪旗主，留此人一命 你自己包扎伤势后，即往庄后察视 ”

海天星纪富宏群笑道

“迫令，木旗主切勿碍群，追就侦矜前去二 ”

说罢，纪富微一招手，已群领叮中十馀名灰衣大漠，向外掠出 w

此刻，买宏的大二之内，仅有两技人仍在拼斗，一技是为放约有七八人的烟饪山庄人马，正与矽目相等的长离岛“下在汹哦，另一技，便是哇禾仙子全楚楚力敌“白沙黑五友”仅存约二人~

江青望着全楚楚那凄唐之状，如她目前已是“强弩之末”了，着她那气喘琳琳的形礁，及逐渐退投的身手，题已不能再支持多久。

江青一面为全楚楚推玉，心中却更感念其姐全玲玲的安危，他这时已顶不得可能勾引起云瑾一几的不快，钢牙一咬，便张口欲言。

血雨柔情

正在江青欲出口为全楚楚解围之际，与全楚楚交手的“白沙黑五友”二人，已蓦而狂吼一声，刀光突盛，若匹练般卷向敌人全身要害！

全楚楚惨笑一声，“龙翔剑”疾迎而上，左掌亦猛挥而出！

但是，那“白沙黑五友”仅存的两人，好似已将生命豁出去了，其中之一竟毫不躲闪，任那锋利无匹的宝剑洞穿肩头，但是，另外那名灰衣大汉却在避过全楚楚一掌后，刀光如雪的削向全楚楚背后！

江青见状之下，悲喝一声，已倾力向前奔去，於千钧一发中，以左手硬抓向那劈向全楚楚背脊的沉重砍山刀！

他手掌与那锋利的刀刃接触时，已被深深割裂至骨，饶是如此，这柄沉重的砍山刀后部刀口，亦已在全楚楚的背后划破了一条浅浅的血口！

另一名已经受伤的灰衣大汉睹状之下，想也不想，咬牙硬撑，奋力挥刀斩向江青腰际！

江青若平时，这砍山刀便是劈在他身上，亦无法伤他分毫，但是他此刻毒伤未愈，加以连夜奔劳，根本无法运气抗拒！

寒光一闪，那锋利的刀刃，已沾着江青火云衣之上！

正在此时——人形倏幌，有如电光石火，两名灰衣大汉的手中兵刃已被人劈手夺去，那人手掌急扬，“劈啪”连声的聒了二人两记耳光！

这两名灰衣大汉勃然大怒，目光瞥处，却吓得一哆嗦，不敢出言。

原来，这掠身而到之人，正是长离一桌卫西！

两名灰衣大汉，正自满头雾水，摸不透自己岛主为何忽然帮助敌人起来，长离一桌已大骂道 “瞎了眼的狗才，怎么连火云邪者江老弟也砍了起来？你们都不想活了？”

二人急急向江青一望，满面惶恐的颤声道 “启禀岛主，小的情急之下，不知乃是江大侠突临，万死之罪，尚乞岛主饶恕！”

长离一桌目光一瞥江青左掌深可见骨的创口，冷冷一笑道：“念在你对本岛薄有苦劳，死罪可恕，活罪难免，待老夫回去后处置你等！”

这二人正满面惊惧，江青已虚弱的道：“卫前辈，这二位兄台并非有意，尚请看於在下薄面，莫予深究！”

长离一桌怜惜的向江青一笑，转首道：“也罢！既然江老弟出面说情，老夫便饶他二人一次，你们还不快些叩谢江大侠饶命之恩么？”

两名灰衣大汉，任身上鲜血直流，已跪在地下向江青叩谢起来。

江青衰颓的踉跄而上，急急将二人扶起，口中连道不敢。

长离一桌毫无情感的道：“好了，你二人将身上伤势包扎妥当，可先行退出庄外休息。”

两人恭谨的答应一声，已转身自去。

江青这时顾不得手上伤势，急急俯下身去，将已脱力昏倒的全楚楚抱於怀中。

长离一桌微微一笑道：“小兄弟，难怪你一直为烟霞山庄说好话，呵呵，老夫几乎忘了，全立还有两个美丽的女儿……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不错，不错。”

江青苍白的面孔上，浮起一丝红晕，他窘迫的道：“前辈切莫误会，双飞仙子曾有恩於在下，在下身受毒伤之后，若非二位姑娘冒险相救，只怕在下早已命丧黄泉了！”

长离一桌啊了一声，道：“原来如此，那吾等可要好生照拂於她……这样吧，且先将这位姑娘安置於大厅之内，由老夫指定人手在此守护，你可随老夫往四周一观，也可趁便解决一切问题！”

江青知道，长离一桌所指的问题，乃是指他与飞索专诸全立之间的恩怨而言，更包含有失陷“再世牢”中的拜兄弟等人之事。

他微微颌首，已将全楚楚安放在一张宽大的太师椅之上。

长离一桌又亲手为江青左手伤势敷药包扎，而这时，大厅内的战事已完全平息。长离岛方面尚有四名灰衣大汉，正在休息喘气……

长离一桌回首一望，沉声道：“尔等四人无庸再出去参战，可於此处守护这位姑娘，不准任何人稍有侵犯，若有失闪，便拿你们的性命来见老夫！”

四名长离岛属下恭应一声，立即散立四周，如临大敌般戒备起来。

长离一桌向江青含笑一瞥，说道：“小兄弟，这样你可以放心了吧？吾等快些出去，莫忘了，尚有更多事情等待我们了断！”

江青疲惫而尴尬的一笑，已随看长离一桌往厅外行去。

这时，庄前状况已大部平息，仅有零星的战斗仍在散落的进行，但是，烟霞山庄后庄却战况激烈，杀喊震天，与前庄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

长离一桌挽看江青向庄后急急行去，一边正色道：“小兄弟，若非你一再为烟霞山庄说情，老夫早已施放出火攻信号了。哼！老夫原来计划，是要烧他个寸草不留的！”

江青暗叫侥幸，心中亦同时感到，长离一桌果真是冷面辣心的一代枭雄！

想着，他已哑声开口道：“卫前辈，此次进袭烟霞山庄，可是临时计划的么？怎的有如此众多人手？”

长离一桌傲然笑道：“老夫早已看不惯烟霞山庄在武林中的跋扈之态，久思给他们一次教训，自从接到门下传报，说老弟你及同伴五人陷落烟霞山

庄的消息后，老夫便调岛上各旗弟子四百人，分十二批潜至丹阳湖沿岸待令，再出老夫明着拜庄索人，若全老儿蛮横不允，老夫便给他来一次血洗双飞岛，结果，全老儿竟然真个自寻晦气了。”

江青一面聆听卫西说话，目光却四处环扫，注视看正在分堆格斗的双方人马。

长离一泉目不斜视，偕江青转过一排房舍，踏上一片修剪整齐的草坪之上。

这时，草坪上人影纵横，厉叱悲号时起，约有数十人正捉对儿死拚，战况异常激烈，在周遭不停不绝的激战中，一条有若九天矫龙般的蓝色寒虹，正在伸缩不停的电掣翻飞，六名长离岛属下，在一位面孔森冷的高手率领中，正紧紧向那道凌厉的蓝虹猛攻不停，饶是如此，这七名灰衣健者，犹自攻少守多，势态不佳。

长离一泉冷冷一瞥，微带讶然的语气道 “小兄弟，那使刀之人，可是关东大豪百步弯弓傅泉？”

江青颌首道 “不错，正是他。”

长离一泉赞叹的道 “这老儿一身功力果然高明，围攻他的我方七人，乃是本岛“扬波旗”旗下“六鼎者”及副旗主冷阎罗巫西，看情形，好像还对付不了他。”

江青深深为长离一泉这镇定及沉雄的气度所惊慑，他奇怪长离一泉竟能在自己属下与敌人激战之际，非但不愤怒激动，却仍能做如此谈笑自若的指点分析。

身为泉雄之才的人物，总是有其超越常人的地方啊！

忽然

长离一泉脸色一寒，急促的向江青道 “小兄弟，在十丈之外，那幻暗的假山荷池旁，好似有一个女子正被吾方属下围攻，你快些过去将她救下，呵呵，说不定那妮子正是全老儿的大闺女哩！”

长离一泉说着话，目光却凝重的注视着右前方黑沉沉的一片屋脊，并迅速自怀中摸出一块闪耀的银牌，交於江青手中。

江青接过银牌，随眼一瞥，已看见在这方三寸宽窄的闪烁牌面上，精工雕镂着一付“双鲤含珠”之图，那对翩翩若生的双鲤之上，却刻看四个篆字 “东海长离”！

他正自愕然，呐呐说道 “卫前辈，你不与在下同去么？”

长离一泉此刻暗中提聚真气，沉声道 “小兄弟，即速前往，迟恐不及，那方“鲤珠牌”乃代表老夫令谕，可调度本岛任何一人，老夫虽愿陪你前去，可怕飞索专诸全立却想於此刻蠢动一番哩！”

江青心中一凛，急急环目四扫，果然已发现右前一片黑沉沉的屋脊之上，正如飞掠到一条人影！

长离一泉朗声一笑，道 “快去，吾等稍停再见！”

“见”字出口，长离一泉身形已飘然移至七丈之外！

江青亦不再犹豫，勉强提起一口真气，急急向十丈之外，一堆黝黑的假山纵去！

他身形始才掠出五丈，两名黑衣大漠已自斜刺里扑到，一见是他，彷彿被毒蛇咬上一口似的，蓦然大叫道 “啊，来人啊，火云邪者江青在此。”

江青大喝一声，出手便是半招“佛光初现”！

他此刻掌势威力，虽已不及平素三分之一，但这浩大精博的佛门秘技，却仍是面前这两名武功平庸的大汉所抵挡不住的。

只见漫天掌影挟着无匹劲风，有若移山倒海般涌卷而出，两名黑衣大汉，已惨叫半声，尸横就地！

二人身上的鲜血，亦喷得江青一头一脸！

但是，他们这声惊呼，却引使一条黑影向江青急扑而到，才一照面，便已抖手劈出六掌！

掌风强烈，更带有一丝炙热的气！

江青无暇多想，钢牙紧挫，亦急迎出六掌！

“劈啪”声响中，来人已狂吼着摔倒地上，江青亦喉头腥甜，喷出一大口鲜血！

他因妄动真力，又将旧创引发，此刻但觉眼前金星迸射，五脏翻腾，四肢更是一阵阵发着冷颤。

摔倒地上的人，双手十指痛苦的抓挖着地面，全身亦微微痉挛，随着他抓着泥土而逐渐加深的指沟，身躯已缓缓挺立！

急速闪幌的红色火把光耀照耀下，江青已看清此人，赫然竟是那苗疆怪杰--虎魂鲁枯！

虎魂鲁枯日前受伤未愈，此刻又抱恙出战，在一连串的凄厉血战中，他已身受外伤数次，此际早已气虚神浮，孱弱已极！

但是，他却在听到呼喊江青的名字后，强振精力，奋力扑到，他永远也不能谅解，江青当众将他震伤之事！

生於苗族的虎魂鲁枯，心性之刚烈暴躁，到底仍是不易改去的！虽然，他此生的多半年月，是与汉人生活在一起。

鲁枯此刻新伤旧创，已突然引发，但他仍然咬牙硬撑，一步步向江青逼近。

凄红的火光，映看他抽搐怨毒的面孔，头发披散，满面血渍，胸前的古钢饰物，与目光中刻苦的阴怨闪闪生辉，形态恐怖骇人之极！

江青急促的喘息着道：“鲁枯，你……你不要做傻事，在下并不欲杀你，但是，你切莫逼我，快停步，快停步……”

虎魂鲁枯嘶吼而厉烈的狂笑一声，腰际油光绚烂的虎皮在火光微微一闪，他又已疯狂般向江青劈出九掌！

江青身躯沉重迟滞，已无法闪避！

他双目尽赤，狂呼一声，连受创甚剧的左掌亦同时猛推而出！

於是，在连珠炮的轰然震荡中，江青又一次的喷出两口热血，而虎魂鲁枯那瘦小的身体却凌空飞出，重重跌落地下！

他在地上痛苦的翻滚了几次，手臂向空高张，全身亦在急剧的抽搐……

終於，随看虎魂鲁枯怒睁而呆滞的双睛，他那双枯瘦的手臂，已缓慢而无力的颓然坠落……

江青虚弱的呼出一口长气，毫不理会头脸之上的血渍，蹒跚而艰辛的往前面行去，他脑中只记忆着在假山荷池边受困的那位少女，四周惨烈的凶杀，悲楚的狂号，已宛如与他毫不发生关系。

江青双瞳布满红丝，目光是凄厉与焦急的，随着他沉重缓慢的脚步，缚在左掌的绷带，因伤口的重裂，而已被鲜血浸透，血，正一滴滴的落在地下。

江青本能的避过两起激斗的人群，已来至那片耸立的假山之前，假山旁果然有看一波已经凋零的荷池，枯萎的枝梗，尚在夜风中摇曳。

这“残荷寒水”，原是一付幽雅静致的图画啊！但是，因为荷池之侧，几条人影的翻掠撕杀，却将这清雅的景致破坏无遗！

江青急急凝目望去，只见三名灰衣大汉，正在倾力攻击着一位腰身窈窕的少女，那少女长发散乱，细喘吁吁，肩胛之上，鲜血淋漓，在隐约的光亮下，几乎可以看清她肩胛受伤处那血肉翻卷的肌肤！

这少女对江青来说，是熟悉已极的，她不是别人，果然正是那温柔可人的全玲玲！

那三名灰衣大汉，功力十分深厚，手中一色使的短柄阔斧，厉叱连声，轮翻攻上，招式如狂风暴雨，凌厉辛辣无比！

在三名灰衣大汉之旁，尚负手卓立着一个形态奇异的灰衣人。

此人身形高大魁梧，腰粗膀阔。发长及肩，以一金环相箍，满颌浓髯，却编成一条条的小辫，再衬着环目巨口，端的威猛无伦！

他右手正倒提着一柄前端带有锋利尖锥的短斧，短斧把柄之处，却连有一条银色细链，此人环目之内，精光隐射。灰色素衫上血渍斑斑*但他却如一座小山也似，镇定逾恒的注视着场中激斗！

江青微一定神，踉跄奔前，口中哑声叫道 “各位且请住手，尚待在下一言！”

那魁梧大汉目光一斜，声如洪钟般大笑道 “好个兔崽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投进来，本旗主倒要看看，烟霞山庄到底有多少杀不完的杂碎！”

说话中，他左掌已倏然挥出一团罡烈劲，有如排山巨浪般，呼啸着卷向江青！

裂胆惊魂

这呼啸而来的劲力是如此狂猛而凌厉，几乎不容人有一丝闪避的余地！

江青连受巨创，所以尚能支撑不倒，乃凭藉着一股坚毅意念的支持，他此刻已没有力量抵制这一股甚至可取他生命的劲力！

在这危急之极的瞬间，江青双掌本能的向前推拒，而他於到达此处后，便已执在手中的那方“鲤珠牌”，亦在他双掌提起之时，闪耀出一溜银芒！”

那威猛大汉目光瞥处，不由全身一震，倏然大喝一声，身形暴转，发出的那股凌厉劲气，已在间不容发中，险极的擦着江青身傍掠过！

“哗啦啦”一阵巨响连起，烟沙迷漫四周，江青身后的那座假山，已吃这狂猛的劲力，震塌一角！

江青也踉跄抢进两步，口中嘶哑的在咳嗽，那灰衣大汉已掠至江青身前，宏声道 “阁下何人？为何持有本岛之主“鲤珠金牌”？尚请明示！”

江青喘息了一阵，哑声道 “在下江青，贵岛“鲤珠金牌”乃是卫前辈赐借。”

灰衣大漠面容一饼凛，向前急行两步，恭身道“老夫陆海，人称绝斧客，掌本岛“烈火旗”之职，适才不知乃江大侠驾临，冒犯之处，万所恕宥。”

江青虚弱的一笑，还礼道“久仰陆旗主大名，区区小辈，何足挂怀……”

江青知道，长离岛旗下各旗旗主，地位十分崇高，不是武功超绝之辈，决然无法担任，这绝斧客陆海身手之佳，已足可列为江湖顶尖高手之流，他对江青如此恭谨，倒使江青好生过意不去。

绝斧客陆海又沉声道“江大侠若有调度，尚祈指示，本旗主敬候谕令！”

须知长离岛平素律令极严，上下之分，一丝不苟，那“鲤珠金牌”，乃是代表岛主长离一臬的信物，凡持牌之人，便等於长离一臬亲临一样。

江青握紧手中沉重的银牌，急道“陆旗主，尊驾等目前围攻之人，乃是对在下有过大恩的双飞仙子全玲玲，尚祈陆旗主下令网开一面！”

绝斧客陆海答应一声，回头喝道“尔等住手，奉令不得难为这位姑娘！”

那三名出手沉雄凌厉的灰衣大漠，闻言之下，已齐齐虚幌一招，涌身退出。

双飞仙子全玲玲，此际早已喘不成声，粉面惨白如纸，她以手中“凤舞”剑支柱於地，目光却惊异万分的瞥向退后三人。

她实在想不出，对方在围攻之下，早已稳占上风，为何却又忽然停手不攻了呢？

於是，当全玲玲那黯淡无神的眸子转到左边之后，她已失声惊呼了起来。

原来，她已看见正立於陆海身侧，神态虚弱，满脸血污的江青！

而江青身上那色彩夺目的“火云衣”，又是全玲玲心目中所熟悉而悬念的影子啊！

全玲玲颤抖着叫道“江公子，啊！江公子，你……你无恙么？”

江青心神一阵激动，头脑又起了急剧的晕眩，身躯摇幌之下，几乎摔跌地下！

绝斧客陆海惊噫一声，急伸出两条强而有力的手臂，将江青软弱的身躯扶住。

全玲玲睹状之下，泪水夺眶而出，她尖叫道“江……你怎么了？”

语声未停，她已悲痛万分的扑身而到，紧紧扶住江青肩头。

於是，她又发觉江青左手严重的伤势，已为鲜血浸透那原本雪白的裹伤布。

全玲玲嚶嚶的辍泣着，以衣袖拭擦江青面孔土混成一片的血与汗。

绝斧客陆海不由看得愣怔了，他满头雾水的想道“奇怪，这双飞仙子全玲玲的父亲，不是痛恨江大侠入骨么？但他女儿却为何又如此？看情形，这其中的关系，并不单纯……”

想看，他已回头喝道“你们三个人还在发什么呆？赶快接应焦副旗主去！”

那三名灰衣大汉轰喏一声，已迅速的向前掠逝。

这时，全玲玲含泪向陆海道“这位英雄，请扶江公子到那假山石下

休憩一阵好么？”

全玲玲面上泪痕未干，云鬓零乱，说起话来，更是楚楚怜人。

绝斧客陆海闯荡江湖数十年，自来便过的是刀山剑林，血雨腥风的生活，几曾认识过温柔滋味？

但他此刻却不知怎的，竟对全玲玲生出了一股由衷的怜惜之情，将头连点，已扶着江青行到假山之下，为他安置坐好。

江青双眸微睁，哑声道“陆旗主，尊驾有事当请自便，在下尚可支撑一时！”

绝斧客陆海摇头道“江大侠，岛主平昔一再提及阁下，并对阁下推崇备至，江大侠目前便是没有持“鲤珠金牌”，本旗主见到江大侠此等情形，亦不应离开！”

陆海说罢，不待江青答话，已大步行至塌落山石之侧，目光炯然的守护起来。

全玲玲望看这位是友亦敌的长离豪士，不由心中百般滋味交集，她知道，烟霞山庄在今夜，可是损伤惨重了。

江青无力的望看全玲玲那憔悴的侧面，低声道“全姑娘，你的伤势要紧么？唉！在下晚到一步，却累使你受了许多磨难！”

全玲玲回过头，强颜一笑，撕下一支衣袖，将自己肩胛处伤口包好，轻声道“我不要紧，公子，若非你冒险来援，只怕……只怕我今生再也见不着你了！”

说看，全玲玲那双美丽的眼睛内，又蕴满了盈盈的泪水。

江青右手握看全玲玲那冰冷而微抖的柔夷，惭愧的道“全姑娘，都怪在下无能，待我见着卫前辈，禀明一切时，时间上已来不及了！”

全玲玲凄凉的一笑，道“江公子，这并不能怪你，我事后亦十分清楚，当我们到达那断崖之际，长离岛的人，早已暗中登陆，即便那时长离一桌下令停止行动，在时间上，亦已无法通知他们分为数处潜入岛中之人……”

江青喃喃自语道“唉！这是谁的错，谁的错啊！”

全玲玲温柔的倚近江青，低声道“江公子，你不要难过，事到如今，还能再说什么呢？至少，在阻止这场杀劫上，我们都已尽了力，我们也不愧对自己的良心……”

江青迷茫的瞧看四周奔掠拼斗的人影，其内听看刺心的兵刃互击声及厉叱惨号声，他忽然低沉的道“全姑娘，在下险些忘记告诉你，令妹亦受了伤，但已脱险无妨了！”

全玲玲心头一震，急问道“妹妹的伤可重？她与我自那断崖回庄，便分开了。”

江青呼出一口气，哑声道“二姑娘仅在背部中了一刀。但经在下抢救后，已蒙卫前辈允诺不予追究，更遣人护守於傍……”

随即，江青便将前庄大厅之内的那场血战经过，及入云神枪耿忠重伤遭擒，虎魄、虎魂兄弟毙死之事，断续的讲述了一遍。

他叹息着道“虎魄、虎魂二位兄弟，对令尊确是忠心不二，在下一直劝那虎魂鲁枯不要逼人太甚，但他却毫不理睬，在下万分无奈，才……唉！这对令尊来说，又对在下加深了一层仇恨了！”

全玲玲忧戚的道“交手之下，谁又能心存仁慈？其实，家父也太过执拗，只怕这次事件以后，家父决然不会与长离岛干休，天下武林，今后将

无宁日了！”

江青又沉重的叹息了一声，颓然无言。

全玲玲又悄声道 “江公子，庄中再世牢内，闻说，战况十分剧烈。听庄友传报，冲入再世牢中的长离岛人，约有五六十人之多，由那黑煞手仇云及另一个叫什么六指屠夫魏光的人率领，他们主要目的，大约是想救出与你同来的三位拜兄及那两位姑娘！”

全玲玲说到那两位姑娘时，语声里竟有些勉强而带酸涩的成份。

江青心中微微嗟叹，故意岔道 “全姑娘，他们得手了么？贵庄之内，是谁在负责防守呢？”

全玲玲忧虑的道 “是家母与九梭绝命冯叔叔，据我看，防守不住的成份较多，家母武功虽高，冯叔叔却是旧创未愈。唉！但愿事情不要过於恶劣，家母如万一有了意外，我活在此世尚有什么意义呢？”

江青安慰她道 “全姑娘，我们也不要太悲观，不会像你想像中那般不可收拾的……”

全玲玲眼圈一红，泣然道 “双飞前岛亦在吃紧，连心双老两位易叔叔，及铁笔四雄等俱已奉家父之令前往增援，看情形，亦是无法挽回劫运了！他们有些尚是带伤作战……”

江青默然无言，而这时，你又叫他能说什么呢？

正於此际

守护於前的绝斧客陆海忽然暴叱一声，单臂一探，已将三支袭来铁镖震落，他望着黑影之处“呸”了一声，喃喃骂道 “若不是看在你家小姐份上，狗娘养的你这混账还逃得掉？”

他正说到这里，目光一瞥，忽然一怔，随即，陆海低呼一声，回首叫道 “江公子，岛主已与全老儿——啊！已与全立朝上相了，看情形，即有动手的可能，吾等可要过去一瞧？”

江青与全玲玲闻言之下，不由倏感一震，因为，他二人十分清楚，这武林中两位名倾一方的高手较技，便等於是性命的赌斗啊！

全玲玲惊惶的道 “江公子，这……这怎么办呢？”

江青咬牙站起，沉声道 “不要怕，必要时，在下便是拼了一死，也要分开他们！”

要知道，江青乃当年武林邪尊的衣钵传人，武功之高，绝不在长离一泉及飞索专诸全立之下，但是，他目前却身受内外创伤甚巨，若以他现下的情形来说，便远非长离一泉或飞索专诸之敌，是而，他如妄想要於万一之时，插身长离一泉及飞索专诸激斗之中，却不啻是一件玩命之事！

全玲玲一面挟着江青艰辛的行走，一边盈盈欲涕道 “江——你不能太过激动，为了我，是不值得如此的。”

江青没有说话，顷刻间，二人已至假山之外。

这时，草坪上的战事已停，数十名灰衣大汉，正虎视眈眈的环立四周，场中，无数条火把光辉的照耀下，长离一泉卫西冷然卓立不动，飞索专诸全立却正在满面怒容的说着话。

看情形，二人已僵持了好一刻了，显然，他们都有所顾忌，尚没有正式交手。

江青这时略一沉吟，回头向绝斧客陆海道 “陆旗主，烦请尊驾遣人即赴烟霞山庄再世牢，请进袭再世牢的各位壮士，对烟霞山庄庄主夫人等务

必网开一面！”

绝斧客陆海闻言之下，不由微感一怔，他随即又用力颌首，召过一名灰衣大汉，嘱数句，那灰衣大汉惊愕的向陆海一望，有些犹豫，陆海双目一瞪，那名灰衣大汉始急急掠身而去。

本来，持有长离岛“鲤珠金牌”者，便等於岛主亲临，施发任何号令，也等於是岛主亲自说出一般无异，因为，岛主能交此牌於他人，亦足证长离一泉对此人的信赖与器重！

江青本不愿如此“挟天子以令诸侯”，但为全玲玲对他的“恩”与“情”，他亦只有从权一次了。

全玲玲望看江青，感激的道：“江公子，你对我太好了，我……我该怎么谢你呢？”

江青一扬手中银光闪闪的“鲤珠金牌”道：“不用谢我，该谢的，是这块金牌，不是它，在下那有如此大的威风……”

江青又向全玲玲怜爱的一瞥，道：“而且，为了你，在下亦不愿令堂发生意外啊！”

全玲玲知道，江青此言之意，乃是对她适才那句“家母若有万一，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之话而发。

她心中甜丝丝的望看江青嫣然一笑，这一笑中，包含了多少感激与欣慰啊！

她心仪之人，到底不是铁石心肠呢！

於是，二人在绝斧客陆海亦步亦趋的护卫下，缓缓向前行去。

三人越过遍地横倒的尸身，在一株树木暗影之下站定。

场中，正传来飞索专诸愤怒的语声：“卫西，阁下此等行径，与绿林盗匪有何区别？今夜这许多悲惨的事实，无数条血淋淋的人命，皆由你一手造成，卫西，老夫决然不会忘怀这次深刻的仇恨……”

长离一泉卫西冷清清的一笑，道：“全大庄主，尊驾记得也好，忘怀亦罢，本岛主绝不既成的事实懊悔。老实说，烟霞山庄倚恃武林双飞过了气的威名，在江湖上横行得够了，本岛主给尊驾一次小小的教训，也让各位烟霞山庄的朋友清楚，日后在江湖上闯，须要凭藉自己的真实本领，拿看两个死人的名声唬人是靠不住的！”

飞索专诸俊朗的面庞已全然变了颜色，他生硬的笑了一声，转目向四周环伺的数十名灰衣大汉缓缓一瞥，语理怨毒的道：“卫西，老夫与你势不两立，今夜不是你，便是我！”

长离一泉唇角又浮上那寓意奇特的微笑，他长袖一抛，冷然道：“悉凭尊便！”

飞索专诸全立仰天长吸一口气，双目注定长离一泉，缓缓逼近。

长离一泉，仍旧含着那丝洒脱的浅笑，卓然而立。

飞索专诸双目瞳孔大张，煞气透达发梢，随看他步伐的移动，周遭的空气亦逐渐沉重起来……

倏然

飞索专诸全立身形奇异的一偏，左掌微微闪动，已在人们呼吸间的顷刻，向长离一泉拍出十九掌，十九股凌厉的锐风，疾袭向对方全身十九大穴！

就在长离一泉侧身回闪的刹那间，全立右掌迅速伸缩，於是，他那成名江湖的“引龙索”已握在手中，索端的银色齿环，已与那十九股尖锐如削

的劲风同时袭出！

长离一桌神色微变，身形有如狂涛般呼声旋转，一圈强烈的气流，已自他侧身四周卷起，冲回激荡中，他已猛厉无匹的还攻二十一掌！

飞索专诸倏觉手中引龙索一震，飞出银环已与那发出的劲风同时消逝於无形！

长离一桌闷叱一声，右掌五指箕张，疾然伸缩间，已将全立面孔七窍笼罩於指风之内！

他左掌却闪幻无定的印向全立右侧空间！

长离一桌这诡异而虚幻的招式，看似平淡无奇，其实却已在无形中，将全立面部要害及四周退路全然封闭！

飞索专诸全立大喝一声，手中引龙索一翻一抖，索端银环与索尾钢锥，已如两颗流星也似，袭向长离一桌颈部丹田两大部位，其去势之快，几乎尚在人们的意识之前。

长离一桌清冷的一笑，身形倏而有如狂风般不停旋动，阵阵的厉烈劲气，混着如飞而出的掌山腿影，开山劈石般向全立猛攻而至！

飞索专诸全立亦不甘示弱的立还颜色，引龙索如一条遨游九天的神龙，银环闪闪宛似一道纵横夜空中的流光，钢锥如啸，又似怪蛇伸缩；他空看的左掌更舞起漫天掌影，有若蛛网般交织而出，身手妙绝，确是骇人听闻。

两条长衫飘飞的人影，在这宽敞的草坪上往来奔掠，做着每在须臾之间，千变万化的交击。几乎令人看不清楚，那是长离一桌，那是飞索专诸！

长离一桌已将他震慑武林的奇技“七旋斩”，发挥到威力的最大极限，他身形每在旋转间，俱是快捷无伦的掌腿齐出，狠辣已极的专寻敌人要害重穴，仿若要将他所能运用出的每一分攻击力量，完全贯注到敌人身上！

飞索专诸全立这时亦陷入半疯狂的状态，他咬牙切齿，双日红丝满布，手中“引龙索”挥如卷云闪电，运掌出腿，劲力四溢，如削的锐风，在空气中呼啸激荡。

这是一场江湖罕睹的绝世高手之斗啊！

夜风在轻拂着，人们的喘息声也渐次急促与紧迫，树影下的全玲玲早已惊得面色惨白，混身轻颤，紧倚着江青，双眸已因恐惧而圆瞪。

江青疲乏的靠在树上，但是，他的精神却极为亢奋，眼前这一场令人心惊胆战的拼斗，对一个武力精湛的人来说，又何尝不是等於一次实际的体验呢？

长离一桌与飞索专诸那瞬息万变的身手，妙绝人寰的招式，虽然惊险剧烈，但是，其中的奥妙与精要，却是耐人深思的。

江青在凝神注视中，已觉出身傍的人那冰冷而颤抖的身躯，正无力的倚靠着他，江青知道，在这厉烈的拼斗中，自己将是全玲玲唯一的慰藉与寄托，而他心中也极愿能对这娇弱的王人伸出援手，因为，与人以性命相搏者，正是她的父亲，骨肉连心，更是人之常情。

於是，江青伸出手去，紧揽着全玲玲肩头，江青知道，这样做，也许在心理上会给她一种安慰。

场中的长离一桌，募茫然狂笑一声，出手如雷鸣电闪，狂风暴雨般连攻七招，身形如巨浪起伏中，“立波为柱”“波来波去”“海流环环”“涛起如山”一口气又猛然施出四招，攻势之凌厉狠辣，宛似挟堤洪水，凶恶慑人已极！

飞索专诸全立面孔扭曲，目射凶光，左幌右闪，引龙索回卷，环飞锥舞，左掌亦带起一股凝聚狂飙，呼轰劈截。

二人在电光石火间，又间不容发的互拆了三十馀招。

长离一臬所用的招式，江青是极为熟悉的，但这威力无匹的七旋斩，在长离一臬手中使出，其威力之大，犹更在江青之上。

这时草坪上修剪整齐的花草，已有部份在劲气激荡中纷纷连根拔起，迎风飞舞，空气旋流，罡气窒息，充斥三丈之外，战况已愈见惨厉！

长离岛环立四周的众人，个个面色紧张，手中兵器握得极牢，每人的目光，全随着激斗中的二人身形闪烁而不停的转动。

此刻，这场各具一方的霸主之斗，已互相拆解了三百多招。

绝斧客陆海沉默的立於江青身傍，左手毫无意识的捻看颌下结成小辫的虬髯，由他环目中透出的光彩，可以看出这位身手俱绝的绝斧客，也为场中的剧战所惊震。

时光缓缓的消逝，寒露亦逐渐加重，但是，闻不见更鼓，听不到鸡啼，此刻所有的，仅是，厉烈的罡猛劲气，身形急速纵横的移动。

飞索专诸全立，已将他祖传的精要绝学“煞虹九连环”反复运用了七遍，却仍然占不着一丝上风。

他这时已深深的焦虑了，冷汗沿看背脊流淌，但是，他仍然咬牙怒目，倾出数十年的沉厚修为，拼力施为。

长离一臬那飘忽的身形，如一个没有实质的幽灵，尽在全立身侧隐现起伏，出招之毒辣阴诡，每招都饱含深沉肃杀之气。

飞索专诸倏然石破天惊的暴喝一声，引龙索已如一条灵蛇般缠绕颈际，随着他颈项的摆转，索上的银环尖锥，竟仍然毫不停息的掣动闪射。这时全立空出双掌，在顷刻之间，已从各种不同角度，同长离一臬拍出二十三掌！

出手之快，宛如二十三掌合为一次劈出，简直分不出前后。

长离一臬冷笑一声，已在瞬息之间，提聚了他四十年修为的混元真气，不闪不动，掌势自胸前缓缓推出！

一片汹涌如涛的掌风，彷若一张雄浑深沉的网幕，呼轰迎卷而上，与全立的袭至的劲气相仍触！

“轰”然巨响中，又跟看起了一串密如爆珠的响声与震动，四溢的劲风，竟将一旁观战的两名长离岛属下震跌出五尺以外。

长离一臬在侧身避过乘隙飞来的一环一锥后，身形已在狂笑声中霍然回转，他这次的回旋，威力之钜，彷似大海倒流，足使风云变色！

长离一臬在急骤的回旋中，已正反七次的将七旋斩全部的威力发挥无遗，他在这有如电光石火的须臾之间，竟将七旋斩中所有的招式全然使绝！

在他早已分不清掌腿何出的快速招式中，七旋斩最为凌厉的绝着“旋心动魄”，已倏如巨浪排天汹涌而出！

长离一臬此时状态，真像是多臂金刚一般，掌风腿影，配合着万千劲气，端的裂胆惊魂，威猛慑人！

於是，飞索专诸全立手中引龙索微一闪掣之下，已闷哼一声，呛跟退出六步，他身上所穿的儒衫，亦条条破碎，风随飘舞！

长离一臬狂笑连连，宏声道“双飞绝学，不过乃尔。全立，今日便是你飞升极乐的日子！”

长离一臬说看话，已大步向飞索专诸全立逼近。

而这时，四周掠阵的长离岛属下，已赫然看到他们岛主的胁下，正裂开一条五寸长短的创口，鲜血正自这创口内汨汨溢出！

原来，长离一泉适才倾其平生之力，施出他多年苦思而得的“七旋合斩”之时，功力高如飞索专诸亦已抵挡不住，他在对方那滔滔而至，有若海潮暴涌的连环招式下，已无力再闪躲；但是，飞索专诸一身精湛的艺术亦确非等闲，就在他急切贯注真力於全身抵抗之际，手中的“引龙索”已在一招“银针贯山”的绝着下，神鬼莫测的戮出，长离一泉不料敌人在临败之前，犹会作此狠毒的困兽之斗！他在猝不及防之下，虽然闪过胸前要害，胁下却被全立引龙索的尾部尖锥划破！

幸而如此，长离一泉那威势足可开山裂石的“七旋合斩”，才在他微窒之下减色不少，否则，飞索专诸此刻岂有命在！

长离一泉面色铁青，目光炯然注视在喘息急促的全立脸上，双掌已如鹰爪般微微曲起。

他冷削之极的道：“全立，你曾听闻过本岛主的“曲爪”功么？目前，便请尊驾一尝！”

飞索耳诸此刻胸口闷滞，五脏翻涌，全身有如刀削针刺，痛苦已极，他十分清楚，自己已在敌人浑厚无匹的“混元真气”之下受伤！

而且，全立知道，若自己稍微提运真力，那勉强提聚的一口先天之气，便会凝合不住，更可促血气溃散倒流，全身抽搐而亡！

他面色在惨白中带着暗灰，肌肉在微微痉挛，牙齿已将下唇咬出丝丝鲜血，全立正痛苦的徘徊在“死”与“辱”的边缘上！

他目前的处境，在他身为一方霸主的身份来说，是多么悲悯与凄况！

但是，全立在这种情形之下，除了自绝或被戮之外，还能再做什么呢？

长离一泉缓缓逼近了，他唇角的那抹微笑，此刻是如此阴沉与残酷，令人有着一股不寒而栗的感觉！

他深沉的道：“全立，本岛主是堂堂正正的与你公然交手，阁下便是魂归幽冥，亦应心安理得，再无任何口实可藉！”

说看，他那弯曲的双掌，已徐徐提起，猛然向飞索专诸的天灵插下！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一声尖锐的惊呼，接着一个沙哑而低弱的嗓音已突然响起道：“卫前辈，掌下留情！”

长离一泉卫西心头一凛，霍然转身。

他那惊异的目光瞥处，已发现了说话之人，正是那身负重伤的火云邪者江青！

江青斜倚在树干之上，怀中尚抱着一个昏绝的少女，正满面急惶的注视着长离一泉与飞索专诸！

原来，就在飞索专诸全立受伤颓退之际，全玲玲眼见老父惨烈之状，已全身悚栗而抖，继见敌人的双掌向老父插下时，更受不住这突兀而凄厉的打击，在外伤内忧之下，惊呼一声，猝然昏倒！

江青一面分神照拂这位娇弱的姑娘，一面却焦虑而急切的出言阻止那即将发生的惨剧！

随着环立四周的数十名灰衣大汉那尖锐目光的注视，长离一泉已呵呵笑道：“小兄弟，须知放虎归山，将来遗患无穷么？”

长离一泉此刻神态之间，已转成和蔼慈祥无比，与江青说话，更是透

出一股亲切真挚的意味，听得周遭环立数十名长离岛人，个个心头纳闷无比，因为，他们在跟随长离一泉以来，尚是首次看见岛主如此亲切的对人说话！

这好似严寒的霜雪之天，突然升起一轮温暖和煦的太阳一般，不是透着有些奇异，难得一见么？

江青疲惫的一笑，道

“卫前辈，尚请俯念在下处境，并念冤家宜解不宜结之旨，多予成全。在下苦衷，前辈想已知悉。”

长离一泉心中一晒，忖道 “唉，这位小兄弟，真是情种啊！”

想着，他已微微颌首，沉声道 “也罢，为了你，那怕日后再多些麻烦，也是值得的！”

江青面上掠过一阵欣慰的神色，他孱弱的笑道 “多谢前辈，在下有生之日，必不忘怀前辈如此爱护成全之恩！”

长离一泉和煦的一笑，正待说话 沉沉的夜空中，一阵凄厉如鬼号般的长笑，已自远处以骇人闻的快速，摇曳而至！其声音之惨厉悠长，实令人毛发悚然，心惊胆战。

长离一泉神色微变，将手一挥，已凝神向笑声来处望去。

四周的长离岛壮士，亦迅速的散立戒备，行动俐落已极。

这时，那凄厉刺耳的笑声更近，一条黑影，已彷彿凌空虚渡般掠至！

